



福

16



海洋，土地，生命 (中篇).....蕭羣 (四)

早·春.....歌牧 (一八)

殘害.....枋君 (二六)

淒涼的允諾.....謝紫 (三六)

昨夜今宵 (桃樂賽派克原着).....姚美成 (四五)

貓的展覽會 (童話).....鍾子芒 (四八)

維奧拉.....紹先 (五一)

三三三



中華民國十七年三月廿五日出版

小說專號

報復

若鴻 (八七)

罪孽

(莫泊桑原著)

莊治 (九八)

情敵

燮彬 (一〇〇)

露惹莎

(中篇)

劉以鬯 (一〇二)

幸福圈外的故事

匯光 (一一三)

白渡橋上

胡惠峯 (一一九)

重逢

含草 (一二四)

編輯後記

汪波 (一二三)

地土，洋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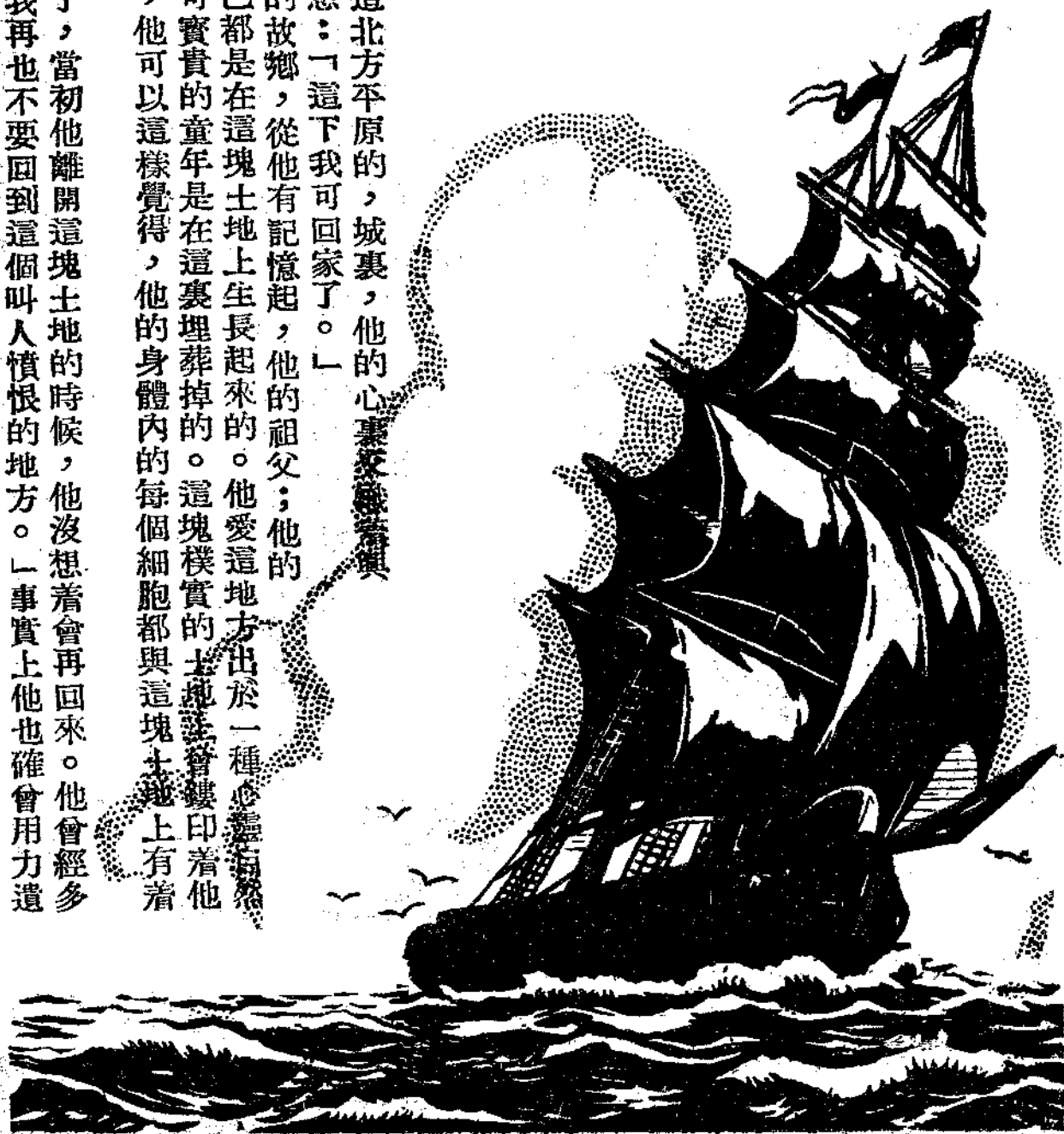
特約中篇

一

金貴回到這北方平原的，城裏，他的心裏交織着興奮與歡愉，他想：「這下我可回家了。」

這裏是他的故鄉，從他有記憶起，他的祖父；他的父親以及他自己都是在這塊土地上生長起來的。他愛這地方出於一種心靈自然的傾心，他的可寶貴的童年是在這裏埋葬掉的。這塊樸實的土地，曾鑲印着他的歡樂與哀愁，他可以這樣覺得，他的身體內的每個細胞都與這塊土地上有着緊密的交流。

有十多年了，當初他離開這塊土地的時候，他沒想着會再回來。他曾經多次發誓：「我再也不要回到這個叫人憤恨的地方。」事實上他也確曾用力遣



！ 命 生

蕭 羣

忘過它。十多年來，他跑過好多城鎮，他將生命交與海洋，從一個碼頭到另一個碼頭，從南到北，又從東向西。每次當他的航船快駛進他故鄉的邊緣時，他橫了下心，將船駝掉過來吧，於是又朝着更遠的方向去了。來來，又有什麼讓他回去呢？他的故鄉沒一個親人，他從小生下來就沒有父親，他的母親是在羞辱與貧窮下死亡的。除此以外還有什麼更能讓他想念的呢？是那些土頭土腦他的家鄉的同胞們，還是那些聳立在他家門前一座一座小土丘，「不要想這些了，想這些會叫人頭昏的。」這樣他家鄉的影子在他的腦子裏越來越沖淡，到後來終至於祇留一塊空白：

十多年來，他從來沒變換過這念頭。但最近這些日子來，他却被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襲擾着。家鄉的影子纏繞着他，即連那些早已埋逝的記憶都又再度從他腦筋裏活躍起來了。那些過往的日子對他是個夢，那個夢越隔得遠就越叫他懷戀。一個真的，家鄉那些人都不知怎

麼了？那個專愛給小孩講故事的董三爺現在怕鬍子更白了點吧。還有那個從小就愛拖兩泡鼻涕的蔣小狗子怕也早成了家。那些人物，醜惡的；善良的叫他懷戀，叫他感着親切。如其我再見着他們，這一定會叫他們感着萬分驚奇的。他們會想，「金貴，從前的金小鐵霜又回來了。」

而且他更想着家鄉的冬天，一到春天，滿山遍野是飛揚的黃沙。冬天的日子裏，高粱田裏則覆着一望無垠的雪花，那是多麼平和安謐的畫面呢。現在是秋天，莊稼人做完一整天活計，傍晚踏着夕陽騎在牲口上唱：

「三十三個蕎麥呀，
九十九道稜呀，
小妹妹要觀花呀，
跟着哥哥行。」

那些數不完的思念在他的腦筋裏一天天變得更頑強時，終於有一天，當他的航船快駛進這渤海灣的港口時，他幾乎下着決心：

「我一定得回家去看看。」

他將這決心告訴他下面的水手時，他們幾乎都同時吃驚地問：

「什麼？船長，你打算回家？」



「對了，我打算回家，我要看看我年輕時生長的地方都變成什麼樣了。」

「好像你從前並沒有提起過家的話。」

「我確是沒有提起過。我當初離開時，我就沒想着再回去。然而人的歲數大一點的時候，往往同小孩子想法不盡一樣的。」

「可是船長，我們這條船是不能在這兒久留的，而且你總該想着那批貨色！」

金貴多少是有點激怒了，他的語調有力而又乾脆：

「我的決定是沒法變更的，而且我要你們中間的一些人也一塊同我一塊兒看看我的家鄉。」

李大頭坐在船欄上下垂着眼睛，很不以為然地說：

「我可不願去你家那破地方，你是要我上你那兒聞聞牛糞味，或是去喝黃灰呀？」

金貴的回話却是命令的：

「你不願去嗎？我偏要你陪着我。而且胡三；蔡全發；你們兩個也得去走走。我這下有點委曲你們了，碼頭上的妖精權且少攪活點吧！」

李大頭聳聳肩膀，吐一口唾沫：

「得，就聽你說吧：誰叫你是船長呢，你讓我犧牲這兒的妖精倒無所謂，鳳仙那個騷婆子讓她罵就罵去吧：

祇是我希望你那兒的小脚娘們屁股長得大些。」

蔡全發聽了祇是搖頭，他的歲數或許大點，他很懂得這些年青人寂寞裏的排遣。然而，對於這些太無忌憚的野話總多少聽不慣，他說：

「瞧你嘴裏就說不出好話來，人家船長好心讓你上他家做客，而就惹出你這麼多屁話來。」

李大頭將手交叉着有意朝蔡全發面前邁上一步：

「我瞧你倒好像聖人似地，祇是我的夫子呀，你從前那些荒唐事我就像沒聽見過似地。」

蔡全發就怕人家說出他從前的家底來，每次人一提起他；就會臉紅，而且說着說着舌頭就不住打灣兒：

「那是從前呀……從前……誰也免不了的……」

「那不就得了，告訴你吧：到你這麼大歲數時，我還說不定會做和尚呢！」

金貴聽他們無謂的爭吵聽得膩了，於是挺不耐煩的

「我看你們一刻不鬥嘴大概舌頭就發癢，這還有什麼多廢話的。我讓你們上我家鄉看看，願意去也是去，不願意也得去，我希望你們能知道我的脾氣。」

胡三打圓場：

「就這麼說吧，船長要我們去就去，反正腳不會生釘在那裏，看看一個生地方也好，我這些年儘在南邊鬼混，人家說北邊的高梁酒味道又醇又烈，而且老實說，

我倒願意看看這邊鄉下都是什麼樣呢。」

事情就是這麼決定的，這天吃完晌飯，金貴召集所有的船員到甲板上講話：

「這次我打算帶幾個兄弟回家鄉看看，少則十天，多則半月，船上的事一切聽馬大副的吩咐，好好服從他，要是誰不聽話，咱們回來算賬，我的拳頭不饒人！」

他停了一停又接着說：

咱們幹這行的第一得小心，好在這次貨色在田家窪子都卸完了，剩下的照樣報關繳稅。那批稅上的人是不會查出的，這裏的事城上的聞四爺會得代為照料。咱們吃的是殺頭的飯，要是被查出，咱們誰都沒命。我並不是吓唬你們，誰叫咱們幹這冒險的勾當呢！總之一切還是謹慎點好。我還勸你們一樣，我不反對你們賭錢；喝酒；玩女人；可得有個分寸。咱們一年到頭在海上飄蕩生活裏本該添點新鮮，就是話歸到頭還是別誤事。」

金貴將馬大副叫到一旁，拍着他的肩膀：

「這次事情就託付給你了，好好管待他們，該打的祇管打。我這次頂不放心兩個人，那個蠻牛太愛使性子，專愛同人打架。還有那個封小弟總愛哭，來也是，才十四五歲的年紀，就讓人幹這個。這該怨誰呢，還不是因為窮嗎？……」

馬大副說：

「船長，你儘管回去吧！這兒的事有我照應沒個錯，好好回家玩些天。說起家鄉，我也有七八年沒回去過呢。我那個癱了的娘不知現在還活不活着，她的命也太苦了。前些年我們家鄉有人相信說她每天祇是唸佛，眼睛都快瞎了。她成天盼望着兒子，她那會想到她兒子這麼沒出息呢。還有我那個小妹妹，我離開家的時候還才梳兩條小辮子，現在也許嫁了人了吧。像咱們這些成年在外飄蕩的人，等一上點歲數時，就會想起家的。」

他們兩個沒再講話，金貴待了一會到船艙裏收拾東

西去了。馬大副則望着碼頭上忙碌的脚夫出神。

剩下的那些船員嘖咕着。燒火的老楊說：

「家，家，家……我就不曉得家有個什麼好。倒像都剩個多少金子銀子似地。」

田二副壓着嗓子：

「我瞧最近船長好像變了許多似地，他從前不是這麼的。從前他喝酒，總是比別人多喝。賭起錢來也像賭家私似地。至於女人，那是更不用提了。咱們跑過的碼頭就沒有有一個地方的姑娘不知道他金貴的。可是最近却都不同了，他要我們也學起好來了。」

蔡全發裝做非常了解地說：

「這其實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人還能一輩子鬼混嗎？就譬如說我，年青時也荒唐過，可現在等歲數大點嗎？想法就不一樣了。我老想如在我現在有個家，譬如說有個小孩，那末我會快活多的。再說人活一百年也是一死，人死了怎麼呢？在陽間作孽多了，死了也會被處罰的！」

李大頭瞧他翻了個白眼：

「又來了，你們聽見嗎？蔡全發現在不是從前的蔡全發了，我同你說吧，你死了全得昇天的。祇是我呀，我還不想做聖人。我活一天，就得活個痛快……」

蔡全發的話又繞不過灣來：

「你看……你……你這真是……人家不過是一番好話，……」

「誰叫爾會咀呢！」

聽着的人都笑了。祇是封小弟低着頭，他看着河水的波紋一個接一個，在九月的陽光下閃着鱗光。

「我們好像越走越遠了，我好像記得我們家的河水是發着綠色的，而這裏却是黃色的。」

封小弟的喁喁獨白給人心頭勾起一大把沉重的線索，他們停止了笑，用着憐憫的眼色望着那瘦稜的孩子。

蔡全發用他那長滿鬚鬚的臉，湊到封小弟的身上：「小弟，你又想家了。」

封小弟故意倔強地昂起頭：「全發伯，我沒有想，你不是講過嗎？我已經是個大人了，而大人是不應該再想家的。」

「那才像個男漢，可是小弟，你別瞞我，從你的眼睛裏，我看你好像又流過淚。」

「是嗎？那末我笑個吧！」

封小弟故意在他乾癟的臉上擠出一絲笑，但那笑却是那麼勉強的。

蔡全發逼緊眼光望着他：

「告訴我，你又想了些什麼？」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個夢，我好像又躺在家鄉的山巔上。你曉得我們那兒可不像這兒。我給你說，山連天，天連山，那像這兒禿毛毛地什麼也看不見呀。我記得，我躺在綠油油的山坡上，我的周圍儘是一球球的野毛菊，紅的；紫的……忽然一下子，天變下來了，又是雷又是雨，於是一下我給吓醒……」

封小弟稚氣的說話叫人想笑，可誰也沒笑出聲來，

蔡全發說：

「以後少胡思亂想吧，否則惡夢總會纏着你的。我們那裏有句老話叫『心平氣和』我一直就是抱這種主張，所以每天總是睡得又甜又香，一倒下就得睡到明天天亮。」

封小弟並不以為然：

「我可並不願學你那樣，我情願夜來有個夢，有時做個好夢真比什麼都痛快。我離家越來越遠，有時倒是做夢好像又可以回到那些想念的地方。」

「想些什麼呢，反正有一天我們的船會駛過你家的。到時候我們都上你家去玩兒去。」

「全發伯，你說的是真話嗎？你曉得咱們下次開船到那裏？」

「多半是南邊吧，小弟，聽我說，好好耐着心等，準有一天會開到你家的。」

老楊一屁股翻身站起來，朝封小弟向蔡全發嗚嗚嘴：

「聽他的呢？他曉得什麼呀，下回開船上那兒我還不知道呢，他又在哄你。」

蔡全發不再說話，封小弟仍舊將他的視線牽到船身下潺潺的河流。

船上一變得沉寂，而岸上脚伙們的吆喝聲就越發變得響亮起來了。

金貴想着這些事，一切都像偶然發生。一切可又像盤算許久似地，他們這條祥麟船少了他們一定會冷落多

的。馬二副是個有魄力有胆量的人，就是缺少點心計。他現在準是我聞四爺喝酒去了。蠻牛會攪些什麼呢，爲一顆煙頭也能同人打得頭破血流。燒火的老楊到這碼頭上沒有別的事，他準是去同他那老姘頭鬼混去了。這船上除了兩三個機工外，剩下的怕祇有封小弟。失去了大伙的伴隨，小小的心靈裏是會更寂寞的。每次當他們的航船快靠一個碼頭時，所有的人都會高聲歡呼。祇有他封小弟是例外。在海洋上航駛的時候，別人會關懷他，愛護他。但一上了岸，他們都把他忘了。而且他好像再也記不起有他這麼個人似地。金貴不會忘記而臨走時，封小弟同蔡全發說：

「全發伯，你們都走哪。」

那聲音是多麼顯得乞憐無助。但他們除了給他一個同情的眼色外，他們又能做些什麼呢。就譬如說，連平時最喜愛封小弟的蔡全發除了說：「小弟，乖着點，我回來爲你帶兩串糖葫蘆回來。」他又說些什麼呢？

金貴的家鄉離這沿海的碼頭僅祇一百來里路。在打仗前的時候，有汽車直達，也有小火輪，頂多一天的路程，但現在趕快也得兩天了。金貴他們四個先乘汽車到牛各莊。公路看樣子大概從未修過，又窄又壞，到處是一堆堆的碎石子。車子是敝蓬，又破又髒。行駛出來有如滾圓球，身子一起一伏。一路上的灰塵則儘量地擲下來，弄得滿臉滿身都灰濛濛一片，却似從泥堆裏爬出來。公路的兩旁是一望無垠的高梁田，綠油油地，一陣風吹過則漾起一層層浪花。雖然是一樣這地方特有的青

紗帳起季節，但在金貴看起來却有一種荒蕪之感。好像這廣漠的平原在昨天仍是光輝萬丈，而今天一下子變得黯淡起來了。

但即使這樣的破汽車也不是總有福氣坐的。當天車到牛各莊已經完全黑透了。這小鎮市全不象牠作爲一個水陸鎖鑰的樣子。看起來是又寒酸又荒涼，黑越地地好像這地方從來不曾熱鬧過一般。他們四處摸索，好容易才尋着一家小客棧。店主人龍鍾如鬼魅，說是時候太晚了，既無酒又無肉，祇能拿出點硬麵餅聊以充饑。北方的氣候冷得快，雖然是仲秋的節氣，白天太陽也照樣蒸人。但一入夜，炕沿鐵骨透涼，叫人躺在上面輾轉反側，猶如置身冰窖裏。

李大頭對於這種遭受顯然不耐。一路上嘖嘖咕咕！「我說這就是你的家啊，我們不是來到陰曹地府？我老實說，我活這麼大年紀，就從沒有到過這種地方。」

蔡全發一向不贊成李大頭這種說話態度。但爲了避免抬槓，祇是解釋着說：

「等到了船長的家就好了，這年頭出門上路比不得從前，兵荒馬亂的。而且這地方即使再窮再破，但話說回來總是自己家鄉的。船長，你說是不是？」

船長沒答腔，要是在平時，對於李大頭這種噲噲勁準得揍他一拳。但現在他沒功夫管那些，他現在沉浸在一種回憶裏。他的心底實在有着太多的思緒。

胡三在這場合一向懶得開口。用他自己的話：「有

功夫還是養神的好。」他也真有兩下子，呼——呼——呼！
「呼地居然打起鼾來了，他的胖胖下垂的嘴巴有節奏地時離時下。李大頭看看他，皺着眉頭，暗地裏罵：「簡直是死豬。」

第二天他們換上火車，路是越來越壞。拉車的騾子像似有病似地，四隻蹄子慢騰騰地一蹶一跳。趕車的揮着鞭子，呵呵呵地喊着。曳長的鞭子在空中作着清脆的響聲，但却從沒落到牲口的脊背上。

金貴狠不得一下子就回到他的家鄉，他的心靈越接近目的地就越發激動，也就越發感着不可忍耐，似乎連一分鐘都好像又長又遠永遠過不完似地：

金貴說：

「趕車的，你不能快點啊！」

趕車的老頭擰着被唾液及灰塵沾濕的鬍鬚歉然地說：

「先生，這年頭比不得從前呀，我幹這行買賣有好幾十年了。從前路好走，騾子都是又高又大，餵得飽飽的，跑起來又穩又快。可現在就不同了，牲口都被當兵的老爺們拉了去了。你看這路糟成什麼樣子，不用說你嫌慢，我也真有點過意不去呢。」

趕車的接着將手裏握着的鞭子揮動得越發勒快起來了，坐在大車上的人們都似乎都失去了說話的興趣，即連李大頭的咀咒也變得沉默起來了。他想：「反正是這麼了，說也是白說。」

趕車的迷濛着一雙細眼睛，掉過頭來瞅着金貴，他

說：

「先生，這趟是回家呀。」

「唔。」

「先生看樣子有些年頭沒回來了吧？」

「有個十二三年吧。」

「十二三年了。」趕車的緩慢地重覆着這幾個字。

他接着說：「這真够算得上一段長日子呢，我想想看，那會恐怕也沒打仗呢吧。」

「那會趕情太平着呢，有好幾回說是東洋鬼子要來了，但始終沒事。」

「那會大概還用銅板吧！」

「是呢，那會一塊老洋換三吊錢，八個銅板可以就

沽二兩酒。」

「那可是好年辰呢，你瞧現在的票子，管個屁呀，

厚厚一大疊還置不了半個燒餅。」

「家鄉大概窮了好些吧？」

「豈止窮了好些，簡直就是窮呢。你就瞧從前幹我們這行的，說是苦是苦，但還能剩點錢喝點酒吃吃肉末燒餅什麼地，現在一家老小啃窩頭吃雜合麵也不成了。先生，你還記得城裏觀音坊的四牌樓吧，一把火統統燒掉了。人家說四牌樓是城裏的精靈，你想連這都毀了，家鄉還能够不窮？」

一過下午，路上的灰沙是越發濃厚起來了。在淡淡的秋陽下像一堆黃霧似地。但現在兩旁的人家逐漸多起來了，一個接一個的棗樹園子，田畦上的野狗也狺狺叫

起來了。這一切來到是那麽突然，那末在不經意之中。所以當趕車的用着悠長的聲音喊：「家鄉到了。」他們在車上的四個都好象做了一個又遙遠又不着邊際的夢。

一一

金貴將自己沉浸在古老的回憶裏。

白河的水從遼遠的地方流過來，匯合着從別處經過的水源聚集着然後流到渤海灣裏。在這無數水道包圍的廣漠的平原裏，矗立着一座城，那裏就是金貴的故鄉。據說它遠在遼金的時期，就開始建立起來。一些從四面八方聚攏來的遊牧民族因為貿易交易的便利，漸漸在這裏落了戶。以後到了元朝據說經過一次兵災，這地方的人多半不是被殺了就流亡到他處。這地方上的老一輩人從他們更古老的祖先裏留下的傳聞敘述着當年的浩劫仍是繪神繪影，講得頭頭是道。據說蒙古旗兵到達這裏，年紀大的將鬚鬚澆上菜油點起火，年青的女人則都讓光着屁股在冰塊上賽跑。他們講着就像講一個遼遠國度的故事，讓小孩子乾楞着眼吐着舌頭，但也是據說。不久這地方又恢復原先的樣子，流亡的人慢慢回來以後，這地方似乎較先前更熱鬧了。這座城市的城牆也是當時建造的，本地人經過一次史無空前的兵災，學着一個教訓。說是城牆可以防流寇也可以防異族。而這地方據有歲數的人說：「確是，自從城牆給建立起來後，就再沒有鬧過反，而且一直就太平好幾百年。」

金貴的家在這城市裏西邊一個偏僻的角落裏，從他

有記憶起，他們就一直住在那裏。一座小四合院子，黃土牆；花格紙糊窗子，塗着紅漆的大門裏儘對着正屋有一面屏牆。那上面貼着一個大「福」字，每逢過年時照例請私塾的先生用紅紙換寫一個新的。這一年當中經過風吹雨淋，到末了總是紅紙發白了，字跡也模糊了。這小四合院裏照着當地的習慣有個小小用磚頭砌成的院子，背着屏牆有一個葡萄架，一到夏天就結着一球球的菓實，並且綠蔭遮蓋，無形中成爲人們吃飯後乘涼話家常的地方。院子裏也植着幾顆棗樹，葡萄季節過去以後，代替的是無數長得紅紅的酸棗，在孩子們的心裏，對菓實早就寄着厚厚的希望。葡萄或酸棗還發青時，就早盤算着去採摘了。乘着大人冷不防備時，於是偷偷地爬上樹幹，也有過多少次跌腫了膝蓋或是撕開衣襟。大人們狠狠地痛罵一頓，或者挨一頓打，但隔了一天仍是偷着機會去試運氣。在院子裏靠四房的廊簷下面也擺着一列花盆同兩三個小缸。在好年辰的時候，經常地養些金魚或是由花匠送來幾樣盆景。在孩子寂寞的天地裏，這該算得上一種不可缺少的點綴，或者它會讓人想起這世界是那麽美麗地被裝飾着。

止因爲這地方是住居在城廂的一個偏僻角落裏，所以平時一直顯得很靜，或者它像是一個鄉村的邊緣上。這地方無論有何迎神賽會，從不會到這兒，成年到頭像給人忘得一乾二淨。敞開金貴家的大門，正對着是個黃土墩，長長的一條，有一人多高，然而在這平原長大的孩子看來，却想像成萬丈高峯。這黃土墩上到了天氣暖

的時候，也零落地爬起野菊同紫葦。但平時却成爲附近居民堆擲垃圾的地方。這小土墩經常地是孩子們聚會的地方，他們在上面翻筋斗，觀望風雲。金貴小時候有大半光陰是在這上面消磨掉的。至今如有人說起當年的金小鐵霸準還會撓起大拇指嘖嘖稱奇。說起金貴這個綽號的由來，該是一部小英雄的傳奇。金貴管他門口的黃土墩叫五台山。據說那上面有五塊石板。所以一時想起就那麼稱呼。孩子們從那裏聽來五台山是英雄豪傑聚集的場所，於是想着在這山寨上也建立起一份霸業。遠近的小孩聞風之下，有不服氣的，想較量個長短，於是打得頭破血流。當初如楊癩皮，歪頭，田螺都是這地方孩子羣的首領。他們一個個長得像小牛犢子，也有比金貴大上好歲的。他們會多少次設法要使金貴跨台，但這小鐵霸生就的一副石頭心腸，鋼鐵身子，雖被人打得鼻孔出血，嘴裏吐白沫，但至死不服輸，用黃泥抹抹臉依然挺起身子說：「小雜種，你要是有種，就別使暗着子。咱們手是手，拳是拳，一個對一個……」那些孩子被說得紅起臉，但爲了重江湖上的規矩，於是祇能一個對一個，比起拳頭。幾月以後，金貴的手法越練越熟，胆子也越來越大。到後來別人都放下那份傻想頭，一致地說：

「金貴，有你的。」

金貴算這樣贏得「金小鐵霸」的稱呼，照他當時自己說，這份霸業是不容易掙得的。別人有恭維他的，他會解開衣袖，擡起胳膊說：

「你就瞧，這左一塊右一塊疤拉，都是用血換來的，我可不知道什麼叫輸，摔倒了爬起來，肉撕爛了，抓一把土將血給塗了，從生下來就不作興喊個痛字。」

從此這一方金貴無形中成了孩子的領袖。不但那些脆弱一向百依百順的小可憐蟲們把他看做英雄，即使那些從前他的敵手像楊癩皮，田螺們也祇得甘拜下風，他們受他命令；指使，服從他口服心服，有人問起，他門會說：「誰叫他的拳頭長得結實？」

金小鐵霸的聲名傳開去，連遠近的大人們也有意無意聽到他的名字了。他們曉得西城的黃土墩上有個金貴，人雖小可強悍如老虎，愛管閒事，還專愛打抱不平。據說有時有賣零食的從他的土墩下走過，一高興，他會叫他手下的小嘍囉們一湧而上。於是担子翻了，零食一齊搶光。做小生意的躺在地上，身上挨左一拳，右一脚，末了祇有自認霉氣。告訴警察不用說看不見個鬼影，即使有，那些小鬼頭也早就一哄而散，結果也祇有無可奈何，不了了之。

大人們有曉得金貴的，說他好的，說他結實；強悍。但罵他的則把他比喻成一個小流氓，一個小土棍，他們會說：

「金家會出個好人？就瞧他那短命的老子，他將來要不是強盜土匪才怪！」

到後來甚至於人們吓唬孩子也會提到他：

「你要是再鬼號呀，待會讓金小鐵霸將你的耳朵撕去呀！」

確是沒有什麼藥劑比這再靈驗的，小孩子們當真地不哭了；他們會把金小鐵霸想成什麼呢。一個青臉獠牙的魔鬼；一個無惡不作的閻王。金小鐵霸走到那裏，背後就有人指手劃腳偷偷耳語。那些自命很體面的紳士甚至吐口唾沫，好像這一下子帶來的晦氣都給沖散了似地。

金小鐵霸對自己的家世很模糊，他懶得打聽，好像也沒有願意知道的興趣。他所曉得的，似乎他比較懂得點人事時就已經沒有了爹。好像有過一個姐姐，但據說某年出麻疹死了，關於他們，他祇能從牆壁上掛着的像片，偷偷作一番想像。他的父親在照片上穿着一身戎裝，肩膀上有兩排繡鬚懸下來，一撮小八字鬍子，手叉着腰，看上去很英武。他想像他爹在世時一定很威嚴，看上去舉個二百來斤重大概沒有問題。對於他爹過早的亡故有時不免覺得遺憾。他相信其如還活在世上，那末他目前練得的手法或許會更堅實點的。

他的母親，一個挽着髻裹着小脚的婦人。雖然已卅開外，但看上去皮膚仍很白皙。眼眉上幾道淡淡的皺紋給添上幾份穩重，如其不是這些年境遇艱苦的話，她應當更年青許多的。她在別人面前總是沉然寡言，暗澹的臉，難得透露一絲笑容。過多的憂鬱，過多的感傷，似乎一切言語都是多餘。如其不是爲着金貴，即連她活着也是浪費。對於金貴她有着太多的希望；也有着她多的幻想。一抓着機會，她總是叨叨不休地向金貴說：

「貴生，你可得學好呀，否則讓人看笑話呀！」

她於是又將重覆了不知多少次的話語背誦一遍：

「你的父親是個體面人，他要是活着，咱們也不會這麼受苦了。想當初他帶兵做統帥的時候，咱們不也是八人轎抬着，前後左右多少人侍候呀。他就是好勝太切，那年在湖南同南軍打仗，要不是他急於奏功，他也不會亂軍中被槍眼打着了。」

她過後還會提起他的姐姐，指着掛着的像片：

「你看，她長得不難看吧。小時候寶貝着呢，人家却說長得像我，大眼睛，圓酒渦。要是她現在活着，正是十八歲的大姑娘呢。也能幫咱們做點什麼事兒的呀。我總說，準是我前世欠了她一點什麼，不早不晚，剛等辛辛苦苦撫養大了，就一下撒手走了。這短命的，要不是咱窮沒錢治呢，她的病也不會就誤下去的。」

末了呢，末了總是免不了鼻子一酸，兩眼紅起來。說來說去總是：

「貴生，得學好，別叫了看笑話。」

說這一切有什麼用呢，金貴有個單純的想法，反正人死了不能再活。即使從前曾經闊過，但現在依然得啃窩頭呀，什麼叫被人看笑話？難不成那些穿得挺體面的紳士就是天下好人，他可不信這個。也祇覺得，生下來得活，而且得活得痛快。

金貴的媽看他兒子真是件心事，她希望將來金貴頂好能文質彬彬，像這地方上一般體面場上的，做個買賣式者幹個衙門差使什麼似地。如她的理想揉摸出來。但這孩子實在不像話，越揉越不像，幹點子事叫人又氣又

恨。金貴的媽一想到這個就不免要眼紅，但即使哭，也沒有人瞧見呀。這孩子的心腸就是石頭打成的，任你左說右說，一點不給放在心上。說多了甚至搬起屁股走了。金貴的媽想着自己的命真够苦，有時她甚至覺得別人說他們的壞話是對的。「或者真是他爹前世沒有修好吧？」

「有人同她說：『管教管教你的孩子吧，不然他真會造反呢。』」

她怎麼同人回答呢，人家會知道她做母親的用多大心地嗎！孩子不爭氣又有什麼法呢！譬如說，她們家這些年境遇不好，但仍是省吃儉用，積點錢讓兒子上學。這年頭止望能出人頭地怎能不唸點書呢，但人家一番心血，她兒子又成個什麼樣呢？她越是想自己的兒子好，他兒子越是不好好幹，自趨於下流。

「生就的下賤坯，不是喝墨水的料。」

她後來祇能這樣想了，她做母親的可對得起他。每天早上將他打扮得乾乾淨淨，但一轉眼不是鼻子上抹了一片灰就是衣服上撕個大口子。就是很小的時候，你拾他耳朵或者打他一頓，但就像肉不是生在他的身上，一點不理會。這孩子似乎那麼倔強地在想：

「我讓你打去吧，反正誰的手打痛了誰曉得。」

天曉得他是怎樣去上學的？早上太陽爬得老高總是懶得不肯起來。催急了於是頭痛了，骨頭痛了。要是直地病了也罷，但一轉眼睡醒了，一蹣人影又不見了。在學校的時候怎麼樣呢，上課他打瞌睡，但下課鈴一敲却

又比誰都有精神。遇到背書或是默寫功課，就祇有看他搔頭皮的份。但即使你將頭髮扯斷，書上的字眼也不會從你嘴裏或是手裏冒出來呀。讀書沒有金貴的份，但玩兒什麼的却最有興趣。據他自己說，他對於體育最拿手。一到上這門課的時候，他跑得比誰都快也跳得比誰都高或學校裏有什麼運動會或是對外比賽的時候，他照例是選手。學校裏的先生一向對他頭痛，但遇到這當兒却得說一聲：「就虧是他，給學校爭回點面子。」他在縣城小學運動會得過好幾次第一，他臥房牆上掛着的幾面錦旗是他惟一的收穫。一有朋友到他家裏，他總帶領參觀一番，談起來津津有味。對他母親，他不曉得提過多少次：

「你看見那些旗子嗎？這都是全城的大人物送的。」

我給你說，這叫錦標，全城就這麼一個。」

他的母親照例對他苦笑，她雖然不識字，但她懂得這些錦標不過是會跳會蹦。而她希望的，却不是要兒子出這種風頭。

平常一放學，金貴總要到很晚很晚才回家。問起他總是說學校裏有事，再不然就是：「你那裏知道？現在的學堂不是從前的私塾呀。」誰也不曉得他上那兒去，但想得到的，他不是又同那些野孩子鬼混去了。他自己也應當算做野孩子，生就的下賤，專愛同那些拾爛銅賣爛鐵的污七八糟的孩子攀交道。待會人家告上門來了：

「我的太太，你們家的小鐵竈又闖下禍了。」

他闖了什麼禍呢？這也是可以想得出的。不是打了

人就準是又把誰的賣雜貨攤子給踢翻了。她的母親又能做些什麼？同人說一千句好話，表示一千個道歉，或者賠償別人的損失。這就好像臉給別人打腫了，聽別人多少諷刺，多少嘲笑，而仍得陪着笑臉說：

「你千萬別介意，這孩子就是野，我回來準把他的腿打斷。」

待會金貴回來了，像什麼事沒發生過，那麼逍遙自在的。你要是說了他，總是別人沒有理，照他的話：

「他要是沒碰我，我會匿他？我不過給他點教訓，讓他知道知道我的利害。」

他的母親到最後祇有朝他嘆氣的份。你要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起來了，金貴會繃繃眉：

「你看你又來了，這算什麼呢，千不該萬不該算我不是吧，下會不幹不也就算了。」

他說得很甜，他時甚至說：

「媽，你好好忍着，祇要我長大，我會為你爭氣。我們不要再理那些人，有了錢，我們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

做媽的確是不少次為那些稚氣的言詞溫暖過，但那些話有什麼意義呢，明天金貴完全把他的諾言給忘了，他根本記不起他媽因他所受的苦痛。他仍舊一樣逃學，一樣闖禍，一樣叫他媽生氣；流淚。

金貴的班上有一個小女孩叫林秀貞，長得很嬌小，薄薄兩片小嘴唇，長長的辮子總是梳得油亮亮地，愛笑也愛哭，生就的軟弱樣子；時常被欺侮，沒有辦法

時，就咧開嘴唇哇哇哭起來。金貴起初對她完全沒注意，或者根本就沒有多餘心思管這些閒事。遇到林秀貞大哭特哭的時候，他非常嫌惡，像嫌惡他母親一樣。他心裏想：

「這小妮子真沒出息，生就的會哭，哭呀哭呀，娘老子都該把命哭短了。」

但有過一次，林秀貞的手裏拿着一個皮球，一蹦一跳地玩得挺高興。但忽然那個卓維章要玩，林秀貞不給，卓維章就搶，林秀貞用死勁抵抗。但最後依然摔倒了，皮球滑到卓維章的手裏。這事情可想而知，林秀貞咧開嘴哭了。這一切金貴完全看在眼里裏，第一次他看得那麼清楚，他好像才明白：

「原來林秀貞是這麼被欺侮的。」

他看看林秀貞哭得那麼傷心，兩隻額鬍子都掛滿了眼淚，再看看卓維章那副得意扯高氣揚的樣子，金貴有點火了。

他一下子跳過去，拍，就對準卓維章一個嘴巴，卓維章掩手不及，踉蹌地跌下去，但馬上爬起來，兩個人就扭做一團，卓維章的個兒比金貴高，一向在學校裏也算是一個出色人物，正所謂勢均力敵，你一拳我一腳，金貴幾次被絆倒，又掙扎着翻起來。四圍看熱鬧的人越來越，有的大聲喊：

「金貴，用勁呀，給卓維章一點利害呀。」

金貴就更加帶勁，拳頭一下子也似乎變得更加强韌起來。他們一來一去總打了十來回，最後卓維章被按到地

上，金貴捏住他的頸子：

「你服不服輸，我看你還欺侮人不欺？」

卓維章想掙扎着爬起來，但實在不行，他祇有說：

「今兒算你贏，你真有兩下子。」

這事情發生後，學校的訓育主任把他們兩個叫了去

都訓斥一頓，每人記了一小過。金貴根本沒有去分辯，

他心想：「你愛記過就記過去吧，反正我把他打輸了。」

他從訓育主任辦公室走去的時候，好些人圍着他，

有人舉起大拇指說：

「金貴，你將才那兩下真是利落，你不多打他幾下

呀！」

金貴向別人咧開嘴笑笑，用一種英雄的態度謙虛着

「那裏，那裏，我將才不過教訓他一頓，我爲的讓

他曉得還欺侮人家不。」

學校裏記他小過的事，似乎完全與他不相干一樣。

等別人都散開後，他才發覺原來林秀貞就站在他旁

邊，她的臉上掛着笑，用一種非常感激的口吻說：

「你真太好了，你打卓維章拳頭真叫够結實，而且

打得是地方。」

金貴望望她，心裏好笑：

「反正一會哭也是你，一會笑也是你，究竟是小妮

子。」

而且他心裏想：

「你現在到樂，你那裏知道老子已經記了一過。」

那女孩子畏懼地而又害羞地接着說：

「我怎樣謝你呢，你要這皮球嗎？你拿去玩好了。」

說着就將皮球塞到金貴的懷裏。

金貴要慌不迭地阻攔，鄙夷地：

「快不要這樣，你把我看成什麼呀，我，我打卓維

章不過看不慣，而且，而且皮球這玩意你們玩玩還帶勁

，我會玩那個？」

說着金貴抖抖身上的灰走了。

林秀貞，被遺落在背後，低垂着頭，腫脹地握着那

隻皮球。她的臉紅盪盪地就像挨誰打了一悶棍一般。

金貴走了幾步，翻轉身瞧瞧，林秀貞像木偶似地站

在那裏。他定神看了她一眼，那女孩子一頭黑頭髮，嬌

小的面龐，細細的身腰，金貴同她同學很久，但似乎到

今天才第一次發現她幹情是這樣子。

似乎很自然地，金貴同林秀貞慢慢變得接近起來。

林秀貞在班上是個傑出者，她攷書總在前幾名，永遠穿

着很整齊。據說父親是個布店的老板，但看樣子又絲毫

無矜持之氣。學校的先生們誇她爲「模範生。」她一切

都好，就是太軟弱，而且喜歡哭。

照金貴的脾氣，他最看不起那些功課較好而又自以

爲了不起的人。金貴有一個想法：「那些書本上的玩意

算得了什麼？啃一輩子不過多騙騙自己。」他唸書不好

是因爲不願意唸，也就是不願意上當。他時常說：「攷

第一算得了什麼呀？祇要老子高興，還不是一樣。」
 林秀貞同金貴在教室裏的座位正是斜對面，一遇到放書的時候，林秀貞看見金貴那種搔頭皮的尷尬樣子，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她真想幫忙他，但她不敢。而且看金貴，他那種倔強樣子，似乎攷不出就攷不出，毫不在乎。

林秀貞對金貴起初是懼怕，但自從那次因她而與卓維章打架後，她對他很感激。而且從他的粗魯與豪放上看到一些優點，學校裏的學生很少說金貴的好話的。他們說他下流，家裏窮，讀書不上勁。但林秀貞的看法兩樣，關於金貴的家世她知道得不太清楚陣但說起讀書，她認為金貴確是很聰明，祇要他稍為用功點，比誰都會強的。

林秀貞同金貴的住處距學校同一個方向，所以有時放學他們時常同走一陣。在金貴看來，他同她越來越熟識後，他發現這小妮子很有趣。而且為着怕她在路上被人欺侮，他似乎應當送她一段，儼然以保護者自居的樣子。

他們一路會談些什麼呢？金貴的話總是滔滔不絕。他不是說他昨天從樹上爬過人家的屋頂摘了桃子或者就是將誰與誰打了一頓。林秀貞照例不開口。她有時聽了吓得心跳。但又想着聽，她並不知道金貴所做的是應該或是不應該。他祇是覺得，他很胆大，而且直爽。

林秀貞也有時勸他：
 「金貴，你為什麼不唸點書呢，省了攷起來那麼着

急。」

金貴不愛聽這些，他的回話簡捷而乾脆：

「唸書？我又不想攷第一，而且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想上學呢。」

林秀貞再沒有說下去，他們以後避免談這問題。金貴對這些事從不注意，他依然得意地描述他的驚人的傑作。而林秀貞永遠在一旁沉默地聽着。

時候長了，林秀貞却有意無意地避開他，金貴不曉得為什麼，他跑到那裏，林秀貞永遠遠遠地站開。「也罷，她準是討厭我罷！」金貴却像一下子變得寂寞許多似地，至少他發覺聽他描述得意傑作的又少了一個對象，而且他似乎覺得這天地是變得小多了。

金貴沒去追問這原因，他就是這麼倔強。「別人不理我，我也不會湊上去的。」他打架，在他的五台山上稱霸王，一切像從前一樣，祇是覺得少了點什麼。而那點什麼却是用什麼也補償不來的。

半年以後，金貴為着一件小事將他的級任先生打了，這事情的結果是他被開除學籍。
 金貴離開了學校，而且從那以後他沒再唸過書。

(未完)



早春

歌 牧

梁太太雖然也會為女兒們的事操過一點心，但是她一直沒有遇到現在所碰到的這樣叫人就心的事了，她知道自已再也沒有什麼辦法來打開這份僵局，現在她唯一的希望是她的丈夫梁先生馬上從上海回到香港來。這不但是她那麼在想，現在連這屋子裏的一家人都在那樣想，只是梁先生什麼時候才能到家，梁先生的電報裏並沒有說明白，不過來是決定回來的。

凱玲聽她母親說爸爸要回來了，她高興得幾乎整天不肯離開門前的園子，雖然是早春的太陽，但是那種暖烘烘的感覺是叫人愛不了的，看顧凱玲的朱媽這時候是第三次向她恫嚇了，說再不回到屋子裏去就要去告訴凱瑛姐姐了，也正好是這個時候，門外的汽車嚮了。凱玲想這一定是爸爸回來了，勤動着她兩條小腿從草地上一直奔向大門邊去。

從大門進來的不是爸爸，倒是意想不到的凱麗大姐和大姐夫。她們是廈門來的，大姐夫提了一隻手提箱，凱麗大姐是空着手的，凱玲就這樣一逕的跑上去，正好撲上大姐的腳跟。

「嗨，你連路都走不來，要跑得這樣急匆匆的，」於是凱麗大姐笑了，一手抱她從地上抱起來。

「凱玲，你猜大姐夫帶了什麼東西來送你了。」

「糖。」

「不是，你再猜，猜不到就不給你了。」

「朱古力。」

「朱古力還不一樣是糖，不是，你再猜一次，」大姐笑着說，凱玲嚷着「糖」，她的一隻小手

弄着她大姐的頭髮。

「啊，你要把我頭髮弄散來呢！你這樣重了，我也抱不動，快下來。」

「凱麗大姐，糖。」

她們蹦蹦的就進了屋子，屋子原是那麽靜，就像一個人都不在家似的，凱麗把客廳的紗門推開了，原來四妹凱裘和她的李樹花在這裏。

「別吵了，聽到了沒有；你現成有李先生和凱

裘姐在這裏不向他們要糖吃，你倒纏老我不放了。」

「李先生又不開糖舖子，誰賞你吃糖。」凱裘

「李先生又不開糖舖子，誰賞你吃糖。」凱裘



站起來說，「呵，大姐夫，想不到你也陪大姐來了。」
「你們料不到是不是？」他把帽子掛在衣架上，
「一年不見你，你長得這樣漂亮來，凱麗，你說是不是？」

「本來就有這麼漂亮的，你不信問李先生好了。」

凱麗和李樹花一下子給他們夫婦倆激得臉都紅了。

「你們還這麼高興來，她要是聽到你們這樣高興，才會氣死呢，二姐還在樓上哭呢？」

其實凱麗並沒有忘記她此來的目的，她實在比隨便什麼人都着急她二妹的事，她一進來就這樣嘻笑，只是希望別人不一眼就看穿她的心事，母親給她的信裏雖然說得很詳盡，但是她總覺得不會只有這麼一點原因的，此刻她一聽凱麗一提，她心裏似乎頓然感到沉重起來，鬚鬚剛在她這樣嬉喜是應該感到非常慚愧似的。

「所以我接到媽的信就趕來了，媽在家嗎？」

「剛出去，跟她的一對寶貝兒出去穿春裝樣子了。」

「二妹呢？」

「在媽房間裏。」

「我就去看她，天定，你就在這兒跟裘妹談。」

她正轉身間，凱玲又吵起來：「凱麗大姐，糖

「我說過沒有的，」於是她又對天定說：「你把我給凱玲敬的那件花舞衣拿出來共住吧！」

凱麗推開母親房間的門的時候，她的二妹凱虹正坐在窗邊，倚着窗帘在那裏望着舒卷的春雲，她已經不像前兩日那樣只是哭了，她知道父親要來了，她的事父親是會給她解決的。但是這也並不能使她的心像這天際的雲那樣舒朗，她的心依舊是雨後的一片烏雲，經風一吹就會苦苦鬱鬱的飄落起來，她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並沒有得到一個喜樂，其實她回來也不是爲着要得到一個喜樂，只是她覺得她不能在那裏再耽下去。她回到她家裏來，只有她母親一個人才完全懂得她的事，明白她的處境，除了凱玲太幼小不懂事外，她還有四個妹妹，凱妮，凱裘，凱瑛和凱蒂，但是一個也不懂得她的心。你「你就跟他離了婚好了，」這是凱妮跟她說的。雖然她已經幾次三番鬧着跟伯鬪說：「你就痛痛快快跟我離婚好了。」但是當她聽了凱妮這樣說，她簡直傷心得大哭起來，沒有一個姐妹能够了解她，因此她只希望父親和姐姐來，她知道凱麗會懂得她，同情她，安慰她。

現在她已聽到她姐姐把門推開，她知道她是向她走近來了，這幾天來她是多麼希望她會靜悄悄的



走進她屋子來，但是此刻她聽到她是來了，她反而感到一份害怕，她知道所有的話都要重新開始，重新翻掘出她差不多已經埋葬好了的痛苦的心，她又來掘開她的墳墓了。

凱麗站在她的面前，她一望見她妹妹這副憂戚和消瘦了的臉，心裏就感到沉重起來，竟把自己也帶進到這苦鬱的氣氛裏來了。

「接到媽的信，我就跟天定一起來了。」

她說，一邊輕輕的挨近她，把她的手握到自己的手裏來，她差不多許多年沒有這樣親熱地捻着她妹妹的手，「臨走前我又接到伯闔的信。」

「大姐，」凱麗突然伏到她姐姐的肩上，「請你還是別跟我說，我是一切都完了的。」

「伯闔的信裏談，他並不見得不比你更難過，他說如果你願意，他到香港來接你回去。」

凱麗聽說伯闔要來接她回去，她的心裏交織着複雜的感情，突然一絲絲的斷了，就伏在她姐姐的身上抽泣起來。

「那就好極了。大姐懂得你，大姐也是結過婚的人，只是大姐性子太柔軟了，一切都忍得住，只要伯闔的心是好的，你還要去管他們別的。」

是的，凱麗這幾天來就想，要是伯闔依舊待她那麼好，一切都甘受得了的，於是她抬起頭來望着她姐姐的臉，她望着她一臉的紅潤就鬚鬚感到只有自己是老了。

「你老是悶在家裏也不好，我在廳裏真熱鬧，下去吧！姐夫還把你丟的汕頭花邊帶來了。」

凱麗知道一切都是已經有了希望的，她也不再去找心她妹妹的事。現在她只一心想伯闔到香港來，她也是非常渴望見他的，「我就寫信去叫他來好不好？」

富離開現在兩年前，一切情形都跟現在並不一樣，他們一家剛從重慶搬到這裏來。一切都是非常寂寞的，梁家一家全是女性，梁太太一連的生下七個女兒，這就可以想像這一家的寂寞了，在她們回到香港來的時候，他父親早已到了香港，給她們把房子和要用的東西籌集起來，她們一家母女八個一路上都會感到不方便的，於是凱麗就慫恿母親把伯闔也帶在一起走，生得路上寂寞，其實她父親早就有這個意思。梁先生是非常歡喜伯闔的，而且也知道這凱麗和伯闔的事。在最初兩三個日裏，伯闔就一逕的跟她們住在一起，依照梁先生的計劃，回到香港打算替他大女兒趕婚事，然後讓她們住在香港，也有人照顧，他自己是要四出奔跑的。梁先生雖然沒有正式表示，可是伯闔是個聰明人，他是頂頂清楚的，伯闔跟她們住在一起時，也一逕的拉攏她們大大小小六姐妹，大家也是那麼希望她們有這樣一位大姐夫，只有凱麗是另外的，因為她知道自己比她大姐長得漂亮，她覺得伯闔是不應該跟大姐



結婚的，她雖不想把伯蘭從她姐姐那裏奪過來，但是她是一逕不甘願看到伯蘭跟凱麗結婚，就是那時候她也是老是跟着伯蘭，但是這却也沒有惹她姐姐一點兒妒忌。

惹凱麗妒忌的却是一封從重慶寄來的信，那是伯蘭的另一位女朋友寄來的，並且附了一幀照片，那位小姐實在長得並不漂亮，尤其是那對眼睛小得像一對鼠眼，關於這個女人，伯蘭就從來沒有跟她提起過，她自然要追問個到底，伯蘭只是支吾的回答她，這可把她氣得一臉雪白，跑到自己屋子裏哭了，她氣伯蘭就氣到那樣，一股作氣的突然跟何天定訂起婚來，何天定雖是她的表哥，小時候也會同過一段生活，但是她們幾乎說不上有什麼感情，伯蘭就在那個時候離開了香港回到廣州去，他在梁家的幾個月鬍鬚是一段惡夢，他回到廣州差不多跟梁家絕了緣，凱麗結婚那天晚上，他忽然重又回到香港，並且參加了那場大婚禮。他差不多竟是默默的坐在廳角落，直到他離開那屋子時碰到了凱虹。

「我看你老是躲在角落裏，我實在替你心裏難過。」

有凱麗的妹妹替我難過那就好了。」他說，「不過，我看你也並不十分高興呢？」

這是實在的，她對於天定表哥更是一點兒好感也沒有，只是他竟跟大姐結婚了，她心裏着實有點兒不好過，她也不懂得這不好過是什麼原因，就是

不好過就是了。

「我替你難過，所以我是應該放得太高興的樣子的。」

「那末我這次來香港就大失所望了，我倒十分想看看自己一個人難過究竟是什麼味道。」

「苦得很是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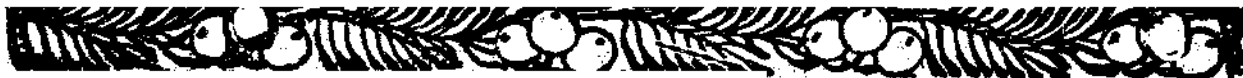
苦倒也有點兒。」

他望着凱虹的臉，他明明知道凱虹是比凱麗要美麗得多的。但是他望着她，倒想在她的美麗的臉上尋找出那幾點跟平凡的凱麗的相像處來。

「我知道我所想的決不會錯，所以我帶了糖來給你，煞煞你一嘴巴的苦味。」

就在那個晚上，凱虹和伯蘭之間成了一個默契，這也是沒有什麼希奇的，伯蘭之所以需要凱虹，並不是她比凱麗天真，活潑，任情，好動，以及她的美麗，他需要凱虹，是因為她有着凱麗許多相同之點，尤其是她的一點對醉人的眼睛，它可以使他叫回一切的記憶來，而凱虹只所以要這樣急沖沖的要這個默契，這是她自己攪不清的，她只知道凱麗仍愛着他，她要和他結婚，好叫她姐姐難過一輩子，只要她姐姐難過一輩子，那就是她莫大的愉快似的。至於結婚以後將會發生什麼事，她是一點都不會想到過。

當凱麗和凱虹兩人走下客廳來的時候，留在客



廳裏的天定和凱裘正賽完一盤棋，「大姐夫，我看你是將死了的。」李樹花說了就臉紅起來，並不是他這樣說了叫素不相熟的天定受了窘，倒是爲着他去。竟喚起天定爲「大姐夫」來，直好比自己作了他的聯襟似的，但是其餘兩人倒沒有覺得，只是凱裘乘着高興就叫起來：「好，大姐夫請客。」

凱裘立刻望見凱麗伴着凱虹進來，又看見凱虹梳理過了，知道她心情已經好了些，也就搶着叫起來：

「大姐夫今晚請客到Biggs去看戲。」

「天定，你看我說得對不對，你跟我來，準是給她們敲定竹槓了。」凱麗說間，李樹花就站起來向凱虹點頭，凱虹頓然感到又回到從前那種熱鬧的生活裏來，她微微向李樹花點點頭，就向天定說：「你們來了，我高興到什麼也似的。」

「所以我說請客，我是特地趕到香港來請你的，我是鄙吝鬼，她們敲我竹槓是敲不到的。」

「你們話倒說得好聽，誰叫大姐夫輸了我一着。」

「所以我不賴帳，說過請客，我就請客的。」正在這時候梁太太領着她兩位雙胞胎凱瑛凱蒂來，她們臉上的那係由於剛才服裝店帶來的喜悅依舊洋溢，她們在門邊聽見廳裏的熱鬧就知道有客人來了，又聽到說「請客」更是高興到什麼似的。

「誰請客？」凱蒂一闖進來就問。

「大姐夫請客。」

「我提議Biggs去。」凱蒂叫。

「用不着你提議，我們早就決議過了。」

於是大家都哈哈的大笑起來，梁太太看見這個情形真是高興極了，單只是凱虹也坐在當中咧着口笑，這是出她意外的，但是她却故意裝着正經的腔子說：「我耳朵都給你們叫聾了。」

一切叫噓的聲音都沒有平靜下來，只有最小的凱玲望見了凱瑛兩隻亮炯炯的眼睛靜了下來，因爲凱玲正在玩弄着天定的西裝鈕，幾乎要把它弄下來了。

第二天傍晚，當大家正在那裏用餐時，萬伯蘭突然來了，那時大家正在談着關於明天的節目，談得非常高興，萬伯蘭走進廳堂的時候大家一齊不約而同的靜下來，就連凱玲那吵着要那朵香菇的聲音也停了下來，這時候凱虹低下了頭，她在極短一瞬間觸到了他的眼光，大姐凱麗正好搶着母親前面對他說：「你接到我的信沒有？」

「沒有」，他急急向梁太太叫了聲梁伯母（她一向這樣叫，幾乎改不過來），然後望見天定：「你也來了，學校放假了？」於是他又跑到凱玲前面，摸摸她一臉紅潤的頰，又提着一盒糖果：「猜，什麼東西。」

「糖，是糖！」



『對了，來，雙手抱起來。』
於是梁太太說：『快來吃飯吧！』
『我剛才吃過的。』伯闔說。

凱虹聽見他這樣說，心裏一陣子不好過，覺得他竟對自己母親都這樣說話，不過她又不便說，凱麗就把她那係心理一眼照了出來：『你吃過沒吃過都要坐下來，媽是預備好一頓話要跟你說的。』

『伯母真有話要跟我說嗎？』他故意裝着傻問，他極相一下子又不讓那不愉快的話題拉回來。

『不過我也得讓你息一息，』梁太太說着朝過臉去望一望凱虹。

『那末讓我先說吧：凱蒂，梁伯伯叫你們一家都到廣州去玩。』

『真的？』凱蒂幾乎跳起來問。

『梁伯伯今天中午從上海飛到廣州，就叫我來叫你們，』他說完就掉個頭去看凱虹，他原想跟她說一句話，看着她老是低着頭也就不說話了。

『你說是不是哪，我就說衣服要快一點的，媽，你還是叫毛根快去催一催，』凱瑛埋怨着她母親說。

梁太太聽了伯闔的話突的鬆了口氣：『我早就料到他會這樣的，』其實她說雖然這樣說，就是在日間她還就心她丈夫是會來呢。

『還有一件事我要告訴你們，你們是怎樣也猜不到的。』伯闔還沒有說完，凱蒂就接着說：

『我知道，我老早就知道。』

『倒底你消息靈通了，那由你來說吧！』

『爸把我們的鋼琴帶來了。』

『原來連你也不知道，那家一家人都到了廣州。』

。

『維堅也來了？』

『你就只知道一個維堅，維雄他們一起都來了。』

。

『哪，是不是，媽，都是你不好，你還不叫毛根去催一催。』凱瑛重又埋怨起來。

『又不是叫你去做新娘子去，』梁太太說，就轉過臉對伯闔：『你也不必逗她們玩了，你還是快去洗洗臉，回頭我還有話跟你說。』

其實那天晚上梁太太有點事上隔壁黃家去，她因為有點股票怕一下子再漲不上去，託黃太太給她脫手，這樣就把要跟伯闔說的話的時間佔了去，臨出門時就對凱麗說：『你得好好教訓他一頓，』就逕自走了。

天定和這些姐妹們一齊聊天的時候，凱麗和伯闔就在後面的園子裏說話，凱虹看着她們出去，起始覺得只要伯闔走開就好了，後來覺得他跟凱麗一對兒出去倒給她十分使她難堪的，這種難堪一下也就消失了。

在園子裏他們兩個人當中，話差不多全是凱麗說的。雖然不是一套教訓，卻實在也可以說是一篇



勸詞了。凱麗滔滔的解說凱虹的種種性格。又拿自己的性格來比。伯蘭就儘是望着她，鬚鬚那個那段夢裏的日子重又回來了，他也看得出她並沒有忘掉他，於是他就想：如果那時候你不急沖沖的跟天定訂婚，那可多好。

他們正在熱烈找尋回憶的時候，凱麗突然從心裏驚醒過來：「伯蘭，我們不能老是就立這裏，你也該找凱虹跟她談談了。」我要打個電話給凱妮，她還不知道爸到了廣州呢？」

結果這一家並沒有全家都去廣州，凱妮凱裘和凱玲都留下了。凱妮之所以對去廣州不感興趣，是因爲不願意看凱虹這種哭傷的臉去見她的公公婆婆。這簡直是鄙卑，在她想起來凱虹是應該跟伯蘭離婚的，否則也應該組織小家庭，免得他們來吵，而她對伯蘭說：「學校裏就要考了。我得好好的讀一讀英文。」關於凱裘不去廣州的原因這是誰也看得出來，是爲着李樹花。她對功課不功課是全不關心的，因此只好說：「家裏總不好沒有人顧。」只有凱玲是一肚子不高興的，不過這要到吃中飯時她才看得出來，知道屋子的人走空了。

她們一夥七個人走進伯蘭的家時，鬚鬚是趕什麼熱鬧似的。只有凱虹是例外，她的心跳得很異樣，她開始懊悔不該這個時候回來的，但是一進屋子後的她才安下心來，因爲那家一家人都在那裏，她們馬上哄進這一大堆人的熱鬧裏面去。

梁太太自然是應酬不了，問寒暖囉，問什麼時候到囉，讚這個那個長得叫人認不出來了等話，接着那太太的尖聲音鑽上來：「嗨，梁太太，你們這對寶貝比我這對寶貝還長得快哪，凱玲呢，梁太太你怎麼不把她也帶來呢？」

這樣之後伯蘭的母親李太太說：「親家，你記性真差呢，把凱裘凱妮都忘了帶呢，李先生還替她攀親呢？」

總之這樣一團喜溢吵了好半天，才聽到梁先生他們那一邊的聲音。

「老那，你這就呆想了，這事我包你發得來的。」梁先生說，咧開他的嘴笑着。

「我看這多少帶點冒險性的。」那先生思索一番，噴出一口青煙說。

「這你可傻了，你去顧慮他這一點小麻煩，」地方首長在這裏，「梁先生說，對李先生一笑，「親家，你當然可以把他們說過來的。」

凱虹的事就給梁先生這份「事業」掩過去了。李先生也只好點點頭。

「得了，得了，」梁先生擡起頭，「我倒忘記我一位寶貝女兒了。」

「等你記得，她們不知早就躍到那裏去了。」凱麗說，回頭對那太太一望。

那太太會心一笑說：「他們就跟您梁先生一樣，交起朋友來，就一股勁的。」



『不過那太太，孩子女兒的事，你跟我太太商量。』

於是惹得一堂都大笑起來，梁太太眼瞪瞪的盯了她丈夫一眼，梁先生就笑迷迷接上講一句：『太太，我說的不是話的，現在文明得很，萬一他們私奔起來，那太太就追你討兒子的。』

在廣州整整住了一個禮拜，梁先生的那份事業已經籌備好了，天定給留下作副經理，因此天定和凱麗先走了一天。梁太太看着這樣一團和氣，跟她的親家連一句怨言都不提了，一切都是非常順利的，凱瑛和凱蒂把整個廣州都跑過了，玩了珠江鐵橋，玩了花地（那家大兒子在嶺南讀書，她們去看他，又到那裏玩。）荔枝灣，紅花崗黃花崗，越秀山，五層樓以及白雲山都玩了。最後決定去佛山玩。這兩對寶貝兒簡直發瘋了一樣，尤其是那個維雄，亂跳亂跑，把脚都快跌斷了，他的佛山是去不成了，這真叫凱瑛掃興，竟裝病說自己也不去了，凱蒂是惟恐這一來大家都去不成，老老實實對凱瑛說：『你不去就是，你不要拖牢我們也去不成。』這樣她們吵了一交。結果還是去成功的，因為梁先生，李先生和那先生都去。坐在火車裏凱蒂就老老實實告訴維堅：『維雄不去佛山，凱瑛也裝起病來不去。』

『真的裝病嗎？我一定回去跟維雄說。』
『她想維雄真想死了呢！』

『真的嗎？』

『她簡直跟他要好得很呢，她老是釘牢他不放。』

『凱蒂，你是在氣凱瑛是不是？』

『我爲什麼要氣她，她跟維雄要好，跟我有什麼關係。』

『凱蒂，我也說跟你沒有關係的。』維堅說：

『她是不是也氣我？』

『誰？』

『我說凱瑛。』

『嗨，她爲什麼要氣你？』

『我也就是那麼想。』維堅露出極其得意的臉。

但是她們總究回到香港來了。這次廣州之行什麼都非常順利，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好處，唯一的不幸就是凱瑛和凱蒂間發生了一層隔膜，一點點的事兒她們就要鬧起來，使人最不愉快的是凱瑛的信要比凱蒂寄來得慢。這使凱瑛最受不了的。於是霉氣的就是凱玲，這一來凱瑛就可以找許多麻煩對付凱玲了。其實，凱瑛和凱蒂之間，並沒有什麼利害衝突的。

鬼

月

施濟美著

來函預約八折優待。



殘害

防君

根富給他的師娘打倒在店門口，滾了一身灰土。起初是師父同師娘吵嘴，一會，夫妻倆指手劃腳地罵，看樣子要相打了，可是，就是老花樣，夫妻倆倒沒有動手，却打起根富來。

師父是個矮子，瘦伶伶的，蹲在地上剪馬口鐵的時候，人就顯得格外小——同十二歲的根富差不多大。冬天夏天頭上總是戴了那頂褪色的滿是水漬同灰塵的黃色大帽，一同顧客紅面赤頸講價錢他就覺得煩燥，拿下帽子來扇風；頭禿的又滑又光。同時，兩隻沾灰灰的眼睛

，烏溜溜地睜得老大。

相反，師娘却是生得粗鼓鼓的，單是兩條臂膀，就比師父的大腿肥大。個兒也比師父高半個頭，頭髮燙得像根富鄉下的黃蜂窠。師娘一看見師父就扳起面孔，「鬥起眼」越加細小，兩額骨上青起來，爬出的上獠牙齒順便咬進下唇，輕輕罵師父：「猴猴精！」

師父一聽見，當然又紅面赤頸了，但是他沒有說，只是靜一會，才低低的咕嚕：「我不是怕你，我是省點口擊，免得響亮人家耳朵。」

師娘連小老關的奶也不餵了，把布衫的脅下鈕子一扣，抱着小老關向師父趕過去，拉住師父的耳朵，扭轉



起來，師父把手中的一把大剪刀一丟，兩手護着耳朵，苦了臉站起身，一邊連聲說：

「嘍嘍嘍，你這樣子亂來？給，給人家看見像什麼？嘍嘍嘍……」

這麼，師娘才放手，把小老闖塞給根富抱，擺着屁股到隔壁弄堂裏打麻將牌去。

師娘一天到晚是沒有笑的，只有在打麻將牌的時候，才開笑。

有一次，小老闖哭死了，哄來哄去哄不好，師父叫根富抱到師娘地方去，給小老闖吃口奶，根富抱了小老闖走進隔壁弄堂裏的三號。那是夏天的下午，天氣也正熱，師娘穿件汗衫馬夾，一條白布短褲子，赤了兩臂兩腿，同二個女人一個男人在客堂間裏打麻將，那個男的也是汗衫馬夾短褲子，雪亮的西髮頭，鬍子刮得鐵青；跳手舞腳地，大聲在吵，師娘扭着他臂上的皮肉，一面脫了皮拖鞋赤腳去踢他的大腿，呱呱地笑着說：

「死人，爲啥把一隻五筒扣住，我聽將聽了四五百年，你到不怕傷陰陽？死人……」

就在第二天的午後，師父同師娘吵了起來。吃好午飯，師娘把小老闖照例要塞給根富，可是師父喝下些酒，胆子就大，紅眼睛一突，兩手托腰，大聲喝根富：

「小赤佬，不許替她抱！把爐子生生旺，地掃得乾淨些！」

根富睜着眼睛看兩人的面孔，他誰都不敢違背，可是一時也不知道聽誰的話好，呆住了。那知師父在他的

後頸上一巴掌：

「小赤佬，叫你生爐子聽見哦？你做婊子去，你還替她抱小鬼？」

根富這才摸着頸後走到靠門口的爐子邊，拿起破蒲扇生起爐子來，還回轉頭來看師娘，他想師娘不要來打他。師娘沒有向他走來，只是咬了下唇，抱了小老闖，向師父趕過去：「我做婊子？我做婊子？你有啥憑據？猴猴精！你這死猴猴精！」

師父順手抓起一把鎚子，把黃色大帽向桌上一丟，連光頭皮也氣得血紅，氣鼓鼓地說：

「你當我不曉得？你搭人家胡調，這一條馬路統傳遍了，我還有啥面子？我陸阿法就是說話吃虧不起，嘿嘍！嘿嘍！」他喘着氣：「我今日要一榔頭打死你——你要是走出去！」

師娘只走了二步就停住，胸口漲得高高的，忽然一回頭把兩隻「鬥起眼」盯住根富，趕過來：

「小赤佬，替我把小鬼抱去！我同猴猴精拼命！」

根富心理不願意抱小老闖，因爲這小鬼老把口涎鼻涕擦了根富一肩膀，有時候咕嚕一聲在根富衣衫上拉了泡稀屎，根富又沒有工夫洗衣服，也沒有衣服好換；真是恨極了的。但一看見師娘針似的眼光刺上他的臉，就嚇得渾身發冷，把扇子放在爐子旁邊，慢慢地站起身打算把小老闖接過來；這時候，忽然師父大聲喝他：

「小赤佬，不許抱！」

根富站在那裏不動了。師娘可衝到他面前：

「你不抱是哦？小赤佬！」

「師父，師父說……」根富垂着兩手，翻起無神的眼

對她說：「不許……」

話還沒有說完，耳朵已給師娘扭得火辣辣的。師娘還是咬住下唇，青了顫骨悶聲不響地扭，接着扭他微腫的臉。

「小赤佬，你敢衝撞我！天也要翻了！你……」

根富叫着痛，掛下眼淚，捧住師娘扭他的手，兩隻腳亂跳。師娘說一聲，扭一把，一直扭到根富的胸口，根富痛透了，大叫起來：

「喔唷，喔唷，師娘你放放手，痛死了！……」

根富拚命向門口逃去，可是給師娘帶布衫扭住，一時逃不脫身。

根富低下頭在她的臂上狠命咬一口，她「嘎」一叫，手鬆開來，根富在門檻上拔一下就向門外奔去。

他在門口回轉身，想看師娘有沒有追出來，那知沒頭沒臉恰巧撞在師娘的胸口上，在她白布衫上印了一塊烏黑的汗漬。當他還想逃的時候，却給師娘連又帶推，兜胸口一把；於是他倒衝幾步，腳一軟，眼一花，仰天跌倒去。

上街沿給太陽曬得火燙的，他想爬起來，可是師娘一手抱了小老闆，惡狠狠用脚踢他，又馬上脫下皮拖鞋，打他巴掌：「你咬，你咬，你咬……打死你，要你命……你還罵我！」

「嘎！嘎！」他在火燙的地上滾着，弄了一身灰土

，連頭髮也發黃。「救命嘔！救命嘔！」

二

他在滾動中看見好多雙腳在身邊站住，有穿黑布鞋的，有穿白皮鞋的，有穿拖鞋的，有赤脚的，有穿草鞋的，後來腳越來越密，緊緊把他圍住。

不知什麼時候，他身上不痛了，他還是叫嚷着，身子在地上跳撞，忽然，誰把他扶起來。於是，他用手背抹着眼淚，昏昏量量的站在人堆中哭。

「爲啥這樣打法？」一個穿洋紗衫褲的漢子，拖着木拖鞋，責問師娘：「打學生意也有個規矩！你打死人不怕抵命？」

忽然，師父從師娘背後鑽出來，手中的鎚子不知什麼時候丟了，抱着小老闆在手裏，黃色大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戴在禿頭上，他面孔向那個人，一隻手指着根富說：「朋友，這小赤佬不聽老闆娘話，還要罵老闆娘，你到評評理看……」

「你們大家看看」師娘指着自已手上的牙齒痕：「他還咬我……」

根富立刻大聲分辯起來，可是圍在他周圍的人們却嘩吵着，把他的聲音壓下去：

「這樣壞的小鬼，該打該打！」

根富突着眼睛，一手拉住穿洋紗衫褲的手臂，指住師娘大聲說：「她先扭我肉，她要扭死我！」

可是，立刻有許多人的喝罵，像大山坍塌似的，將

他的叫聲壓沒，有的甚至目光凶凶的拿手指敲他頭。他嚇得呆住了，忽然哇的又哭起來，拚命的向人堆中亂撞，好像像鳥兒撞籠。可是沒有人放出一條縫給他，密密地像想把他關死在裏面一樣。

那個穿洋紗衫褲的人，這時也怪他起來：

「就是師娘打你，這總有的，她總是你師娘，你怎麼可以咬，可以罵？」他搖搖頭：「笑，原來你這小赤佬不是好東西！」

這麼多的臭人，這麼多的難聞的汗酸，根富覺得氣也透不出。

他尖聲一叫，用力向那個穿白短褲白皮鞋的炒貨店老闆一頭撞去，四隻眼嚇一跳：「噲！」連忙向旁邊一讓，根富就鑽進那個空檔，很快把外面一個女人推開，竄出人堆，赤腳踏着火燙的馬路，在毒太陽下向前面奔去。

三

媽媽剛巧蹲在自來水跟前，替老闆家洗一脚盆衣裳，白布衫被汗粘在背脊上。根富突然衝進後門來，骯髒的衣衫給汗水濕透了，面孔漲得血紅，把媽媽嚇了一跳。她把一雙滿是肥皂沫的手，一把抱住根富：

「根富根富！有啥事了？」

根富喘着氣把沾滿灰土的頭埋在媽媽的懷裏，大聲哭起來。

「說呀，根富！說給媽媽聽！你說呀……」

「師娘打我！她扭我肉……」
「扭在那裏？扭在那裏！」媽媽急得面孔也紅了，連忙拉起他的手：「給媽媽看，指給媽媽看！把他烏黑的手臂翻看着。」

根富指着着面孔，又把布衫脫下來，裸出瘦骨骨的胸背，指給媽媽看：「這裏，她扭的，這裏也是。這裏她腳踢的，還拿槌子打……」說着又抽咽起來。

媽媽抖着下巴，眼圈一紅，淚點流在嘴唇上，用手輕輕摸着根富身上的那些發腫的青塊與紫塊，同一些露着血痕。帶了哭聲說：

「怎麼打得這樣凶！我娘兒倆以後就死在一塊吧！給人家打死，還不如在一塊餓死！」

媽媽洗好手，絞把手巾替根富揩臉，又輕輕的替他揩身子，他皮肉上的腫脹揩去，那些傷痕，忽然又大起來，又多起來。媽媽又哭了：

「我怎麼捨得怎麼捨得！只怪你爹死得早，丟下我娘兒倆受苦受難！」說着一把抱住他的頭，用面孔去貼他的額角：「送給人家去打死，還不是在一塊餓死！」

四

烏雲慢慢在空中聚起來，像要下雨的樣子。

根富，蹲在後門口看牆跟兩隊螞蟻打仗，忽然娘舅同一個大塊頭走了過來。娘舅是個駝背，穿着套黑布短衫褲划船一樣；後面那個圓滾滾像隻東瓜一樣的大塊頭，穿件白的翻領子的短袖布衫，一條白短褲，一隻手

稀把芭蕉扇，響着很重的鼻息看樣子走得很起勁，根富一看見這二個人就討厭，娘舅老是用鴨叫似的聲音教訓他，那個大塊頭就是過去拉着他向師父同師娘叩三個頭的傢伙，還說：「小把戲壞，儘管打！」怪不得根富給師娘打得這麼凶。根富掉轉臉，想不理他們，可是娘舅已站在他面前，用鴨叫似聲音罵他起來：

「不掙氣的小鬼，十二歲人只懂得爬地；要你學生意你到逃走了！該死東西，你媽呢？」

媽媽蓬着髻子，一身汗臭從屋子裏走到後門口根富站到媽媽的身邊去媽媽拉了他的手。

「你的好兒子，噯噯連我面子都玷污了！」娘舅個着背又像鴨子似的叫起來：「學生意怎麼好偷店裏鈔票？師娘打了幾下，他就向你地方一逃！胆子不小呀！」

「我沒有偷！」根富急忙，睜大眼向媽媽說：「他們是騙子！沒有偷！」

大塊頭用扇子柄指着根富，小眼睛圓起來：

「你沒有偷，師娘平白的怎麼會打你，爲人不做虧心事，你爲啥要逃？」他說到這裏停了停，忽然把兩手一攤：「連我介紹人的面子也失光了！剛才他老闖來問我保人算賬；要我賠損失！」他把扇子柄敲敲娘舅的肩

脚：「你說：我是一番好心，看根富可憐，才替你們謀一個飯碗，現在反害起我來！你說，你說……」

媽媽好久不響，這時低下頭看根富，好像在問根富：「你偷了沒有？」根富抓住媽媽的手，大聲叫起來。

「不要聽他的話！媽媽媽媽，聽我的話，我沒有

偷！」

「做啥哇啦啦哇？」突然一個穿香雲紗旗袍的女人渾身是香肥皂氣味，在媽媽的背後凶巴巴的說：「啥事體？王媽，替少爺倒洗浴水去！」

媽媽回身奔進屋子裏面去，娘舅笑着向這女人點頭，叫她：「老闖娘！」又把根富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訴她，大塊頭也不時拿扇子裝着手勢插幾句嘴。這個女人皺起細細的眉毛，一開口二粒金門牙就閃光，她說：

「看樣子也像個小賊骨頭！一定要好好打過！否則，時，人一大，胆也大，當強盜當綁票，什麼都會做！這才害他哩！」

媽媽不知在什麼時候，又站到後門口來，這時，用濕淋淋的手掀起根富的布衫，一邊向這女人說：

「師母，你看，打得這個樣子！恐怕傷了肉！」

「哼，」女人頭一扭，向屋裏走去：「疼孩子也疼在心裏，這樣越把孩子教壞了！」她走了幾步，回轉身來，金牙一亮：「王媽，今朝夜裏不許留他在這裏，七手八脚的，少了東西怪啥人？你要留，連你也替我滾！」這才拖了兒子，慢吞吞地走進去。

媽媽木然的站着，慢慢伸出手去抓根富的路膊。

大塊頭又用扇子打着手勢，催媽媽到店裏去把這件事了結，否則——

「否則我好心犯惡報，你就害了我！」

「我爲啥要害你！」媽媽的眼淚滴在根富的臉上：「你們替我出個主意吧！我，我這裏又留他不得！替我

出個主意吧！」

大家沉默了一會。

「我看我看」娘舅搔搔頭皮，又像鴨子似的叫起來：「還是再向他老闆去懇懇情，損失的錢，算給他還，同時，再把根富收在店裏吧！」

「我沒有這肩胛！」大塊頭搖着扇子別轉臉去。

大家沉默了一會，忽然媽媽說：

「根富總是年紀小，不懂事！總饒他是第一次！你們也算替小孩找條生路！向師父師娘地方懇懇情！」

娘舅也幫媽媽向大塊頭講了一番好話，還說了以後孩子不好儘管請師父師娘「做規矩」。損失的鈔票到月底，由媽媽賠還。大塊頭這才答應了。不過，他把扇子柄指指，叮囑媽媽：「鈔票不可以撒爛污！」

「你放心！」媽媽拉起衣襟擦擦眼淚：「我這世願他，下世做豬做狗也要還的！」

富媽媽把根富的手交給娘舅的時候，根富哭起來：「我不去！我不去！」他用力掙扎：「我要給師娘打死的！」

但是娘舅同媽媽却都把他拉住，向大弄堂走去。根富跳撞着身子：

「我要給師娘打死的！媽媽，我不去！我不去！」

「聽媽媽話，根富，你跟娘舅到店裏去，明天媽媽替你做一套新衣裳，買一雙新鞋子！」

「我不去！我不去！」
大塊頭搖搖頭，用扇子拍拍屁股，打算不管這件事

，娘舅也用鴨子叫的聲音怪媽媽太驕養根富，放了根富的胳膊，也要打算不管這件事。

媽媽說，還是讓她自己把根富送到店裏去吧，於是，她急急奔進屋裏去向老闆娘請了假，就奔出屋來，一隻手拉了根富的胳膊，一隻手在他背後推：

「根富根富！聽媽媽的話！媽媽陪你到店裏去！噯，你也要懂得媽媽的苦難，今年你也有十二歲了！」

這麼拉拉推推到了弄堂口。

「媽媽！媽媽！」根富傷心得很，他搖着媽媽的手叫：「我不去！我要給師娘打死的！我不去！」

「你要聽話！噯噯你還要撞？」媽媽聲音凶起來了：「你這小冤家！你這討債鬼！你不去去？」

她一巴掌「拍」到他頭上，咬了牙齒罵他。這時，有水點滴在根富的手上，不知是媽媽的眼淚，還是雨。

可是，天倒真下起雨來了，一眼看出去，前面模模糊糊的。大塊頭把扇子遮了頭頂，扇子悉立立的響。

五

四個人濕漉漉的進了店堂。

師娘擱起一支脚，朝着壁，側面的坐在竹椅子上，額骨上塗了二塊血紅的胭脂，露出一隻葫蘆瓜一般的奶子，塞在小老闆的嘴裏，她啃啃下唇，白了四人一眼，一句不響。

「老闆娘！老闆娘！」媽笑着叫她，一邊拿手帕揩淋濕了的臉孔：「你總要貴手擡高些，你總要……」

師父正蹲在爐子邊，拿鉗子夾了塊桃紅色的生鐵，在錫塊上磨，一看見來了人，就招呼人家坐，一邊向大塊頭發牢騷：

「我這個人待學生意再好沒有了！這些面子我總講究的！但是，但是說起來總是我師父兇，打了學生意！不過，你是明白人……」

師娘想了想，換攔了一支脚，尖聲說：「就是做師父打學生意，也犯不了法！滿天下去評道理好了！」

「做學生意那個不是被師父打出身的？」師父接上來說：「我陸阿法不被師父打，能夠有今日開店當老闆？師父打學生意還不是要他好！」

「老闆娘！老闆娘！」媽媽裝着笑：「你總饒他是第一次！你：你：」她回頭去，一把拉了根富過來：「快點向師娘叩頭！」

根富不肯，媽媽又打了他，一面把用力向地上揪去：「跪下來，向師娘賠罪！」

師娘身子不動，只是一面餵孩子，一面掉過臉去：「你快替我領去吧！你寶貝兒子要給我打死的！」

於是，娘舅用鴨子叫似的聲音來向師娘講好話，大塊頭拿扇子裝手勢，向師父懇情。根富也被媽媽推在地上，冤枉地向師父與師娘叩響頭。這麼鬧了一會，師父同師娘的口氣才鬆下來，終於答應再把根富留在店裏。

於是，媽媽同娘舅又千恩萬謝了一番。大塊頭同娘舅乘雨小，走了，剛跨出店門，師父把

他們叫回來：「嚶嚶嚶，這錢怎麼說？」他也說不出是什麼名目的錢。

媽媽在叮囑根富，這時接上來說：「老闆，錢在月底我也來弄清！我賴你，下世做豬做狗也要來還你的！」

於大塊頭拿扇子拍拍屁股同娘舅離開了店。媽媽也打算回東家地方去，向師娘同師父告辭。

「媽媽！」根富一把拉住媽媽的手：「帶我去！」可是，媽媽罵了他。揚起手裝出要打他的樣子自管目忽忽忙忙地出了店門。忽然，又走回來，眼睛帶着哭聲說：「師娘！師娘！求求你，你，你，小孩子總不懂」，

「你：嚶，小孩子身子也弱，嚶嚶，求求你照顧照顧！」

師娘坐在竹椅上，替小老闆換尿布，一聲不響。媽媽在店堂中旋旋身，像找尋什麼失落了的东西，呆一會，才出了店門。

門外媽媽的背影消失在灰糊糊的雨裏。天漸漸地暗攏來了。

六

店堂裏電燈一亮，師娘的話也就來了。她把尿布丟在地上，叫根富去洗，根富靠了壁，垂頭站着。

「死鬼，你不去洗？你——」她抱了小老闆趕過去，「你生了病？」她就在他身上扭起來：「我要你長就長，要你短就短，打死了也不抵命！是你們自己求奶奶

拜爺爺把你塞進店來的！我有米，怕沒有學生意吃？」
根富撫着身上的痛，含了眼淚要去拾地上的尿布，
可是師父却要他先去把菜搬出來，把飯盛好。他去看師
娘的臉色。

「那末先去開飯！」師娘突了眼向他一吼。

他趕緊把飯菜擺在桌上。師娘把小老闆給他抱，同
老闆二人先吃。

等根富吃飯，他只划了小半碗，喝口黃豆芽就肚子
燙飽。可是師娘却白他一眼，鼻子哼一聲：

「不知道買什麼閒食吃飽了！否則會吃不下飯？」

「我沒有吃閒食！」

「你看他嘴老不老？」她的手指戳點根富的嘴唇：

「你看他嘴老不老？死人，小赤佬，把人抱去！」

根富抱過小老闆；師娘很快就撐頂雨傘走出店門打
麻將牌去了。

門外，下着大雨，風也很大，幾盞浸在水氣裏的路
燈像媽媽哭腫的眼睛。

師父代他抱了小老闆，叫他去上排門，根富搨扇比
他高一人的朱紅色門板在店門口打烊，他忍住氣，咬
着牙齒，蹣跚着脚步，渾身因過度用力發着痛，整個身
子斜得像要被門板壓倒一樣。那知兜頭裏臉一陣風雨，
像師娘的巴掌一般打上來，他頭一暈，脚上不知滑呢，
還是門板太重了，眼前一黑，就連人帶門板倒在門檻上
。——幸虧側着身子倒下去的，只壓傷了左手。

「嚶呵！」他尖聲叫一下，就翻身伏在淌水的地上

呻吟，他在模糊中，似乎聽見師父在罵他「死人」，接
着他就什麼不知道了。等他醒過來，人已躺在店堂裏的
桌子下面，四周墨墨黑的，有一些蚊子的哼聲，房裏師
父拍着小老闆蚊子唔唔地響着。炭灰同鐵水的氣息，
不時伸進鼻孔來，他覺得從沒有這麼難聞過，於是對這
店堂憎恨起來。

門外，風在吼叫，簷水在滴立搭拉的響；「花花花
，花花花」鉛水管在叫……

他頭漲開似的難受，全身的皮肉發燙，口中十分乾
燥，這種情形，前幾年，他在鄉下家裏的時候也碰到過
——有一次，他同小芽子一起去釣田雞，忽然在泥洞裏
伸出一個烏溜溜的蛇頭來，針似的眼光刺上他的臉，他
嚇了一跳，丟掉竹竿，飛似的逃頭媽媽的地方去，哭了
一番，媽媽把他抱得睡熟了。晚上，天也下着雨，淅淅
瀝瀝的打着木窗，媽媽在灶跟前替他召魂，低低地拖了
長聲叫：「根富，回來哪！土地公公把根富魂靈領回
家哪！根富，回家哪！」媽媽低低地拖了長聲叫：
他全身發痛，心在亂跳，眼皮漲得難過；在十分痛
苦中他昏睡過去。

忽然，店門共共的響一陣，他驚醒過來，「誰在敲
門？」他眼睛在暗中睜得老大的。

「死人，死人！小赤佬！」門外的人在罵。

這是師娘的聲音，她打好麻將牌回來了。

根富立刻慌慌張張的跳起來，左手的痛也忘記了，
頭在桌子檯上碰了二下也不顧，趕忙在暗中去開門，冷

風猛地吹進店來，店中有一些紙張悉索索的飄動聲，同時，好冷的雨絲壓住了根富的呼吸……

「死鬼！」忽然一巴掌打在他的面孔上，師娘像雷雨似的罵進來：「你死了！我出去不是關照過你？你攤屍攤得開心，害我敲了半天門，人淋得像河裏撩起來一樣！小赤老，死人……」

一邊伸手在根富的身上扭，根富屋簷也內手甬尋尋下身去。

可是師父在房裏罵了：

「你這臭婊子，你屍余到這時候，你索性死在外邊吧！小撒鬼了爛污，也沒有人來替他換尿布，……」

師娘馬上放了掉根富在暗中向房裏趕去，一邊也罵

：「我難道×生在額角上，隨便給人家×？你這死甲魚！」

根富關了店門，鑽進桌子下面去睡，他渾身失力地跌倒在蓆子上的時候，師父同師娘正在房裏鬧。起先師父還有點兒聲音，後來就沒有了，只有師娘噁着嗓子在吵。過一會，只聽師父低聲的說：

「你總得顧到我的面子。我對人家說你小人脾氣，不避什麼嫌疑，事實上我陸阿法是替我自家遮遮醜！你現在這麼同男人去胡鬧，噁噁，你想，這我不是只好上吊給你看？」

接着，小老闆尖銳地哭起來，只聽見師父也連聲尖銳地叫：

「噁噁噁，你這樣亂來？給，給人家看見了像什麼？噁噁噁……」

當根富朦朧過去的時候，可又被師娘叫醒。

「根富根富！」師娘在房裏叫：「你來不及攤屍啦？替我弄盆冷水來，我要洗腳！」

根富全身沒力，軟得很，搖搖頭，又倒在蓆上。可是一聽得師娘走近來的脚步聲，就胸口別別的亂跳，出了一些汗，猛地側着身撐起來，一邊連聲說：「我來了！師娘，我來了！」

七

等到師娘睡好，馬路上轆轤地推過垃圾車，根富才鑽進桌子下面，昏昏量量的撲倒在蓆子上。

垃圾車轆轤地遠去了，風雨仍舊在外面怒吵着，店門給打得嘩嘩響。像誰在急急地敲門，還有些聽不清的絨聲。

「我就這麼死在這裏？」他想：「我，我逃走吧！逃到媽媽地方去！」

可是，他又想到下午媽媽把他送回店來的事情。他恨起媽媽來。

頸上癢癢的，有隻什麼蟲在爬。他翻個身，左手又突然發痛。

「我爲什麼要在這鬼地方？」他一口咬牢汗臭的枕頭：「師娘這臭婊子我殺掉她！他奶奶的，先把她兩隻

手割下來，看她下次再扭不扭人！」

疲乏透了，雖然發火，可是身子動也不動，一會，他就昏迷過去。：忽然，師娘露出惡毒的眼，在暗中向他走來，上瓣白利利的牙齒咬住下唇。他吃了驚，趕忙跳起身……

碰！——頭撞在桌子擋上。他向四周張望，沒有師娘的影蹤，靜靜的，只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剛才他是做夢！可也把人嚇死了。

他坐在蓆子上，呆了一會。四周墨墨黑的，多看一會，眼睛就發花，彷彿師娘露出白利利的上瓣牙齒，慢慢地向他地方逼近過來。他心又別別的亂跳了。

風雨在門外咆吼，像一個人在嚎哭，在怒罵。

他向四周索看，似乎有一些鬼影在浮動，又像是娘舅，又像是師娘……

「逃到媽媽地方去！」什麼人又切切嚙嚙在他的耳邊說：「無論如何總比在店裏好！」

他立刻爬出桌子底下，揉揉眼皮，摸着去開門。可是碰到了一隻小凳子，人嚇得趕緊站起那知腳踝又撞在這凳子上。他撫摸一會腳踝，才去卸門上的橫檔。

因為木頭浸了雨水，就漲得緊，用力一頂，橫檔就咕咕吱吱叫。

輕輕把橫檔放在地上，拉開了門。門外湧進冷的風雨，惡毒地射濺他一身。他倒退兩步。

「小赤老！」誰突然在黑暗中虎的撲住他的身，一把扭住他的耳朵：「你想偷了東西逃走是哦？」

那是師娘！

店堂中電燈剝的一聲開亮了，師父禿了頭，穿件汗衫，露着細細的小腿，走過來：

「小赤老！小賊骨頭！」師父氣呼呼的罵。

師娘穿一件短布衫，一條短褲，連鞋子也沒有拖。她一隻手粗暴地在他的衣衫上撫摸。根富以為又要扭他，趕忙推開師娘的手，向後退一步，可是師父趕過來，反背捏住他的兩手，他左手痛得人直跳，師娘在這時候把他渾身搜摸起來。

「我是聽見馬桶車來了……」他撒謊說。

師娘針似的眼光刺上他的臉：

「哼哼你掉我槍花？小赤老你掉我槍花？」她咬牢下唇，在他發燙的身上扭起來。他跳撞着手，大聲嚷哭：「放不放？」他怒叫起來：「放！放！」忽然用力一脚，朝後踢在師父的身上，師父手一放，他就拉起師娘的手猛的一口咬。

「臭婊子！」他罵一句，向門外衛生。

可是一回頭，只見師娘張牙舞爪向他撲來，雨眼像蛇一樣毒。他嚇慌了，想跳出店堂的門檻，向風雨吹括的街上逃去，可是後頸上着了師娘一巴掌，人就像被斫斷的小樹似的，向前撲倒去，他給師娘打倒在店門口，浸在風雨與泥水裏。……

淒涼的允諾

謝紫

在客室前面的迴廊裏，嘸嘸和芸意正坐在沙發上，天已經黑了，電燈可還沒有關，這是嘸嘸的意思，她不願讓芸意看到她臉上惶惑的神情，同時也因為習慣了——她到芸意家來，差不多總是坐在這兒談話的，在這兒可以看到天上的星光，她極喜歡這地方，說是如同在一個空闊黑暗的教堂裏。

「啊，真沒見過這末固執的孩子，無怪他要說你矯情了，」芸意輕輕的呼了一口氣，把嘸嘸的手捏在自己的手裏，表現出一種姊姊的憐愛。

芸意是這兒的女主人，是嘸嘸舊日的同學，並且是——「他」的表姐。

「也許你還是替弟妹們擔心，這擔心是多餘的，家楠當然會負責教養你的弟妹，他不是一再跟你說過了？」

她的眼睛看着嘸嘸，但嘸嘸的眼睛却望着天上的星：

「他是說過，但我總覺得母親把這責任交給我，我不該把它推給旁人，並且也不願把它當作一個許身的條件，可是這一點上，我終於屈服了，不，

芸意，我，不是擔心這個。」
「那麼你不信任他？然而我呢？連我也不信任？」

「不，我決沒有想到不信任，他，或是你。」
「你也沒有想到過他會對你提出這樣要求？」
「我應該想到的，但一種不合理的幻覺把我的理性蒙蔽了。」

「那你現在是用理性來拒絕他的？」
「假如我能用感情來報答他！」

芸意用手輕攏着她的肩部說：「不要難過，嘸嘸，我認爲你太固執了，雖然一個年青的女孩子總是這樣的——左也不滿意，右也不滿意……」

「請不要這樣說，我不是對他有什麼不滿意。」

「那麼還有什麼旁的理由呢？嘸嘸，你現在的路終不是最好的路，一個可能的幸福展現在你面前了，它向你追逐，向你奉獻，你不覺得過份的拒絕是一種殘忍嗎？」

「對我自己的殘忍更甚於對他呢！」

「啊，你的行爲太不可解了！嘸嘸。」
「假如……在兩年以前——嘸嘸沒有說下去，
沉默的低下了頭。」

「兩年？兩年有什麼變化呢？」
「我無法向你解釋，芸意，我爲這件事真苦死
了！」

「但他爲你也苦死了，你知道他把你當作一個
仙女。」

「我就是害怕這種幻覺呢！」

「就這麼簡單的原因？」
「啊，不，我是說擔心他
的幻覺，我變得更堅定了。」

「不許儘說這離謬話！」
「原諒我，芸意，我相信
我對你是最坦白的。」

「好一個詭譎的孩子！」

嘸嘸回過臉來，月光映襯出她悵鬱的美，她輕
輕的說：「我不過是她最軟弱的孩子。」

一陣風起，把庭院裏的紫羅蘭紛紛吹落了，淡
紫色的花瓣，在月色裏，如同雪片，如同淚花，淅
淅瀝瀝的聲音，又像夜雨。

「冷嗎？嘸嘸，怎麼手老是這麼涼？」
「不覺得冷。」



• 嘸 嘸 •

芸意從客室中拿出一條紫紅色的薄毛毯來，挽
在她們倆的肩上，她們坐得更近一點，但她們彼此
沉默着，說不出話來。
過了半響，嘸嘸突然用很低的聲說：「芸意，
我想請你答應我一件事。」
芸意看着她，見她的目光那麼淒涼，那麼戀戀
，最後她低下頭說：「芸意，我覺到世界上沒有什
麼比友情更珍貴了，你對我
實在是最好的，因此我想
——在我和家楠分手以後，
我們依舊是朋友，芸意，你
答應我嗎？」

「……」

「不，嘸嘸，絕對不能的，」芸意急得緊握着
她的手，「你這樣，對於他，對於你，都是極大的
痛苦，這決定是違反你的感情的，而你的理智是錯
誤的。」

「……」
「答應我，嘸嘸，再想一想。」

「我聽她這樣說，不禁
一陣心酸，「嘸嘸，幹嗎說
這種話？你真的打算跟家楠
分手？」
「我今天來，不就是告

「芸意，是你看出了我的猶疑嗎？」

「也許是的，我相信你還在猶疑，不是我儘替家楠說話，你應該想想你的將來，想想你的弟妹們，一個軟弱的女孩子禁得起永久的孤獨嗎？能够保證她不會跌倒嗎？」

囁囁沒有回答，這時在樓上，芸意的丈夫和孩子們的談笑聲，可以聽得很清楚，那麼親密，那麼快活，芸意故意不說話，希望這聲音可以給囁囁一點影響，過了半響她才又輕輕的問囁囁說？

「怎麼樣？想好了沒有？我的好妹妹？」

「啊，芸意，我真的不能再想了，我已經想得太多，太苦了……」說着她伏在芸意身上哭起來。

× × × × × × × × × × ×

她和家楠約好，七點鐘同他會面的，但她從芸意家裏出來，已經八點多了，她知道家楠還在等她，但她心裏主意已定：今天決定不去見家楠，她知道自己沒有勇氣說出那個既定的答覆，而家楠呢？一定要逼着她說出一個相反的答覆，那她只有把答覆的期限再拖延一天！

她在夜晚的街路上走着，想着她和家楠的緣份——這短暫的，可憐的緣份，心裏禁不住一陣陣的索繇和惋惜，一種比離別更難堪的感受，迫着她向遙遠的命運凝眸，在那兒，似乎只是灰濛濛的一片。

她今晚雖不去會他，但她的答覆不會改變，這是無可如何的。拒絕他，實在對不起他，但她也正爲了怕對不起他，怕糟蹋他們倆的愛，她才這樣做呢！啊，假如她早一點認識他，在那件不幸的事情發生以前！或者，既然發生了那件事，她爲什麼還要認識他呢？爲什麼容許自己作這樣一種感情的遊戲？這樣放任自己的幻覺。——她竟認爲他們的命運是可以聯在一起的！

她現在必須解開這個結，這結子跟本是不存在的，她將用她的手，她的心，解開這虛幻的結！

可是……可是……

啊，她還在躊躇嗎？也許是的——六年多熱鬧而寂寞的日子，沒有懊悔，沒有盼待，生活在責任中，差不多忘了自己，現在，「一個可能的幸福展現在她眼前了，」這幸福是經過選擇的，並且是完整的，她將把它輕輕推開嗎？

但她只能這樣做，她爲這事已經想過一個禮拜了，每天晚上想得睡不着覺，並且，爲了恐怕失去了勇氣，她要他一個禮拜不來看她，現在約期已經到了，不，已經過了，她即使今晚不告訴他，終有一天要告訴他的，然而怎樣對他說呢？

啊，多麼委曲的決定！多麼難堪的猶疑！

她一路走，一路想着，從靜安寺路一直走到愚園路西段，也不覺得累，只微微的覺得有點熱，一

天的春暖花開，在夜晚還留有溫馨的餘息，皎潔的月光，平靜的空氣，正像徵着另一個明媚的春晨，然而這一切，於她何有呢？

她無法解除內心矛盾的糾結，甚至不可能排遣這種惱人的思索，她只是繼續往前走，雙眉嚟蹙的在月色裏徘徊！

× × × × × × × × × ×

晚舞開始了，一切仍和平常一樣，舞廳裏生意照例是好的，燈光那朦朧而魅惑，處處鑲鑲上神祕的色彩，到這兒來的人，不一定是尋歡，也許只爲了排遣他們鬱結的心情，嫵娜的舞孃們，心裏未必快樂，但臉上都現出甜蜜的微笑——這兒不也儘有着青春嗎？靡靡的音樂響起了，嚟嚟站在燈光底下，那燈光像是一圈粉紅的月色，照着她的臉，照着一個陰影般的捲髮，她的歌聲本身，就像是一種舞蹈，輕柔的，甜美的，綺密的，一種使人難信的完美的韻律，替那些尋夢者安排起一種夢的情調！

時光在歌聲裏悄悄溜過……

嚟嚟鬱結的心情似乎多少得到了一點忘懷——但祇是不得已的忘懷。

可是，記不清是在第幾次音樂湊起時，她突然看到家楠了，啊，家楠……她心裏彷彿受了一擊，家楠現在正在舞池裏，她極力相要看出同他起舞的是誰，然而看不清楚，過了一會，那個女孩子轉過

臉來，她才看出那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舞孃，她認識她，並且知道家楠一向不認識她的。

她放心一點，但她知道家楠已經在怪她了，而她呢？她心裏也禁不住怪他。

她在等着家楠，但家楠並不來找她，每一次音樂都起舞，並且永遠是那一個舞伴，有時候，他的目光會到了嚟嚟的，但他立刻掉開頭去，假作不見，嚟嚟，爲了報復，也假作不要見他，假作沒有這回事，她的臉上甚至故意現出笑容。

於是這一晚，在一個並不很遠的距離內，這一對互相愛着而又怨着的情侶，像是不相識者那樣，表現了他們的天真和詭譎！

可是最後，她發現家楠不在了，家楠已經離去了，於是她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當她離開這兒的時候，她覺得彷彿已經失去了一切，滿心悲哽的回到家去，在黑暗中踏上公寓的樓梯，客房的門開着，她也不去留心，再進去，自己的房門也沒有鎖，她剛要去開電燈，忽然聽到一個很低的聲音說，

「嚟嚟，你回來了？」

「家楠，是——你！」嚟嚟這樣說着，眼淚就不由得湧出來，爲了怕家楠看見，她索興不開電燈，順勢倒在一張沙發上。

家楠站起來，走到她跟前，低聲說，「嚟嚟，

我在這兒等你——等着你的答覆呢？」

嘸嘸不響。

家楠俯下身來，「爲什麼不回答？嘸嘸，難道你已經把你的諾言忘了？」

「我不記得我會允諾過什麼！」

家楠想不到她這樣回答，怔了一下，隨後又恢復沉靜說：「因此你還是像平日一樣——甜歌漫舞到深夜！」

「我相信你是有另一個人！」

「另一個人？小姐，你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他頓了一下繼續說：「是因爲他被禁止一個禮拜不許與『她』會面，通電話，或是寫信。這是『她』的條件，他尊重『她』，因此接受了這殘酷的條件，他耐心的等着，一天又一天，終於等到了約期，他以爲可以無須再等了，然而還得等下去，左等，右等，不見『她』的影兒，他去找『她』，可是找不到，打電話給她，也同樣沒有結果，最後他想到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會到她，他去了！在那個地方，他看見那位小姐正在唱歌，唱得很甜，很動聽，像是一點心事都沒有，看見了她，也只作不看見——這就是全部的事實，嘸嘸，你怪我嗎？」

「我沒有想到要怪你，也沒有權力怪你！」

「然而我要問你了：爲什麼失約的是你，受責怪的倒是我？我覺得這是不合理的。」

「你覺得你在這個時候闖進來是合理的！」

「我這樣做已不止一次了，爲什麼今天特別受到嚴厲詰責？」

到嚴厲詰責？」

啊，對不起，我很疲倦，我要睡了！」

她還沒有說完，家楠突然把茶几上的一盞小檯燈撤亮了，嘸嘸趕快把臉藏在臂彎裏，但家楠已經看到她臉上的淚痕，於是用手攬着她，輕聲的說：

「嘸嘸，嘸嘸，你真的在怪我了？」

正當這時候，電話鈴急劇的響起來，嘸嘸推開他去接電話。

她一隻手握著話筒，一隻手拿手帕拭眼淚，可是慢慢的，她的臉變得蒼白起來，再過一會，她的嘴唇都有些發白了，她匆匆掛上話筒，攬起皮包，就預備出去。

可是家楠阻住了她。

「什麼事？嘸嘸？」

「有點要緊的事，必須立刻去一趟！」

「我送你去。」

「不用送！」

「你今天怎麼了？嘸嘸，自己的車子總快一點吧？」

「啊，不，不，我對你說不要送，你也該回去睡覺了，家楠，我謝謝你，答應我嗎？」

「什麼理由呢？」

「哦，家楠，我沒有工夫跟你解釋。」她說着就要出去，可是家楠沒有讓她去，他把她攔住了，嘸嘸死命推拒，但家楠把她緊緊的擁在胸前，吻她，吻她，直把她弄到差不多窒息以後才放開。

嘸嘸把頭髮掠一掠好，連責備他的工夫都沒有，就匆匆出去了。

電燈在深夜總是特別亮一點，尤其在這白色的病室中，有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一切恍恍惚惚的如同在作夢。

嘸嘸默默的伏在病牀前，她旁邊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婦人和一位護士，她們的神情都很焦急。

病牀上臥着一個六七個月的嬰兒——一個病危垂危的小生命，她僅有的一點精力在結連不斷的嗆咳中消失着，耗損着……

這孩子正患着急性的白喉，據醫生說，假如不是送來得太遲，他的病是很容易救治的，現在雖替他注射了血清，但反應並不好，嗆咳在加劇着，呼吸更急促；而一陣陣的痙攣，幾乎使她窒息……

一切顯然是太晚了！假如這孩子的母親早一點知道她的病，早一點去看她，早一點把她送到醫院裏來，她的病或許已經脫離險期了，但她的母親沒有這樣做。

這孩子的母親就是嘸嘸！

那是在兩年以前了，春季開學的時候，嘸嘸的弟妹們都去讀書，只有她的二妹因為患着嚴重的肝病，正在就醫，並決定了要動手術，但在這以前，嘸嘸已為她用掉了太多的醫藥費，現在是無力負擔了，她必須趕快去借，她知道願意供給她的人，並不會少，但她必須尋一個誠實可靠的人，她想了許久，終於想到一個，也許是命運，也許是偶然，她竟會把這個人認為是誠實可靠的！她到他家裏去，已經是夜晚，她把來意說明以後，他告訴她手邊一時沒有這許多錢，但答應她立刻替她去籌措，並且要她在他家裏等，他們正在吃飯，約嘸嘸一同吃，嘸嘸不好意思拒絕，只得坐下來，接着他給她斟酒，嘸嘸告訴他不會喝，他拿了葡萄酒來，不彈煩的，一再勸她，嘸嘸不忍拒人太甚，喝了兩杯，可是喝過不久，她覺得頭暈起來，過了一會，混身都發軟，朦朦朧朧的彷彿睡去一樣，但她並沒有失去知覺，她請求他趕緊送她回去，他當然不會照着她的話做，接着電燈熄了，她被人抬到一張床上，她被人攔住了，她現在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她的命運決定了，她想要呼喊，然而沒有聲音，想掙扎，沒有氣力，在這一霎那間，她竟像是一朵任人蹂躪的花兒，她閉着眼睛，但眼淚流了一臉……

她妹妹的病終於醫好了，但沒有多久，她發現

自己有了孕。

八個月以後，她托故到蘇州去，在那兒住了四個月，時常寫信給她的弟妹，告訴他們她不能回來的原因，等她回來的時候，她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了。

她沒有讓弟妹們知道這件事，沒有讓任何人知道，她把那孩子寄養在外面。她很少工夫去看她，但她心裏並非不愛那孩子！

「蓓兒！蓓兒！你——」嘸嘸幾乎是嗚咽的喊着，因為這時候，那孩子在急劇的嗆咳中差不多窒息了。

「醫生真的一點辦法都沒有嗎？總不能就讓她這樣吧？」

醫生把手覆在孩子的額上，沉鬱的搖了搖頭。還是那位護士在嘸嘸耳邊寬慰的說：「不要太着急了，小姐，我想至少還有三個鐘頭吧！」

「三——個——鐘——頭——」嘸嘸喃喃的唸着，彷彿不懂這幾個字的意義。

接着那孩子又在嗆咳了，嘸嘸伏在床邊，聽着這悽慘的聲音，以及這聲音止息後難堪的沉默，她想着這或許是真的作夢吧？

「三個鐘頭，還有三個鐘頭」，她默默的唸着，心裏不然沒有什麼感覺。

可是三個鐘頭不到，這孩子就死了。

× × × × ×
在萬分混亂的心情中，不讓人知道，嘸嘸獨自料理了這孩子的喪事，當她把一切該做的事都做完了以後，她覺得自己差不多也要生病了！

但同時有一個奇異的，她自己不願承認的念頭，在她心裏昇起來：她——自由了！

什麼？自由？把愛子的死解釋作自己的自由？世界上可還有比這個更荒唐的事！

可是，她現在躺在牀上，噙淚躺在牀上，不管睜開眼睛，還是閉着眼睛，她面前老是幌着一個影子：家楠！

啊，家楠！家楠！家楠！

為什麼老是想着他呢？她不應該想他，無論如何在這個時候不應該想他！

然而他對她並沒有什麼不好，她為什麼對他老是懷着敵意？是敵意還是蜜意？可是不，不，她真的不該在這個時候再想他了！

那麼還是去想她的孩子——追念她可憐的小蓓兒！這孩子連說話都不會，她還沒有認識這世界，不知道為什麼被生到人世上來，也不知道為什麼又被痛苦的牽回去，她一生沒有見過陽光，不過幾個月就默默地死去了，這是誰的責任呢！
啊，不，不。這不是她的責任，她是被人哄騙

，被人欺凌了，她也正和那孩子一樣的不幸呢！
然而她也不能完全逃避這責任，爲什麼在她這樣險惡的處境中，不當心的防衛自己？爲什麼不當心防衛自己？

然而她防不勝防呀！

那麼以後也是防不勝防呀！

啊，不，她以後會當心的，她已經有過一次經驗了，她懂得怎樣防衛自己了。

但不幸的事件，並不是以同一方式來臨的，她的經驗是否能夠阻擋一切的不幸呢？

啊，她不知道，她不知道！

那麼，說不定以後還有發生另一次不幸事件的可能。說不定還會有另一個可憐的小生命，因爲她的疎忽而受苦，因爲她的不幸而受苦。

那時候她的罪孽就更深了。

那時她將無法再向旁人隱瞞，也無法再隱瞞自己的弟妹，她的弟妹將要恥笑她，任何人都將鄙視她，而家楠也將慶幸，虧得以前沒有同她結婚了。

那時候她的德性將要衰落，她的固執將要鬆馳，她將無論如何不可能再過着嚴肅的生活了，她將走上怎樣一條可怕的路呢！

啊，不，不，這不可能是她的命運，這不可能是嘸嘸的命運！

然而這也並非絕對不可能！

那麼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她該用什麼方法把自己從這種劫運中拯救呢？

啊，怎麼辦？怎麼辦？

也許她只有一個方法拯救自己，這是唯一的，合理的方法：結婚！

結婚？結婚？

於是家楠的影子重又幌現在她眼前，並且越來越來，越來越清晰了。

可是她同家楠結婚，難道就僅僅爲了拯救自己？

啊不，她以前是一直想同家楠結婚而不能，現在她自由了。

這樣想着，她覺得彷彿已經投身在家楠懷裏，滿心的柔情和委曲，使她幾乎有些禁不住了。

她從牀上坐起來，淚光瑩瑩的，也不明白自己是什麼目的，剛要走下牀去，忽然電話鈴響了起來，她立刻想到那是家楠！

「嘸嘸，是你嗎？啊，我找得你好苦！」

「……」

「這兩天在那兒？嘸嘸，是不是避着我？」

「不，不是……」

「嘸嘸，我們的約期已經過了兩天了，現在該可以給我答覆了吧？」

嘸嘸咬緊着嘴唇，說不出話來。

「快告訴我，嘸嘸，你知道芸意已經告訴我了，她說你一定會答應我的，嘸嘸，她的話對嗎？」

啊，家楠！他還是跟從前一樣，他一點都不知道這兩天裏發生的事情！他一點也沒有怪她，但另一種顧慮又在她心頭湧起了！她應該把這樣一樁嚴重的事故隱瞞嗎？應該用欺騙來換取他的愛嗎？

「嘸嘸，嘸嘸，怎麼不嚮呢？」

「我——」啊，怎麼辦呢？怎麼辦呢？

她咬緊嘴唇，暗地裏對自己說：我答應了什麼，就是什麼！

「假如你不答我，我將永遠等在這兒，永遠在這兒問你……」

「我答應你！家楠！」嘸嘸說着，眼淚像泉水一樣往上湧，趕緊把話筒掛好，伏在枕頭上盡情哭泣起來了。

第二天嘸嘸照常出去，晚飯以前，她約弟妹們正圍聚在桌旁談話，她約二妹剛從外面回來，滿面喜氣的做一個手勢說：「喂，我告訴你們，姐姐要結婚了！」

「真的？真的？」三個年幼的弟妹不約而同的喊起來，「你怎麼知道的呢？」

「我當然不會騙你們！」於是他們歡躍的圍繞着她，向她探詢這樁事的

詳情，可是那位二姐姐能够告訴他們的也有限。

「姐姐跟誰結婚呢？是不是馮先生？」

「唔！是他！」

「我喜歡馮先生，我早就知道他該是我們的姐夫了。」

「那末姐姐前兩天不回來，是不是在他家裏？」

「那倒不會，他不是打電話來問過多少次了？」

「姐姐結婚，我們可以穿新衣裳了。」

「到底是那天呢？」

這時候小菊也進來了。

「二小姐，小姐要結婚了？」她看見二小姐點頭，於是雀躍的喊起來，「那多好呀！」

她們興高采烈，七嘴八舌的討論着，連飯都不

顧得吃了，這一羣天真的孩子們！他們只知道結婚

是一件喜事，只知道嘸嘸已經答應家楠嫁給他了，

但他們不會知道嘸嘸在答應他時，曾哭得像一個淚

人兒吧！

● 出版將即 ●

舞台之歌

葉明

來函預約

審判

溫凡 八折優待



昨夜今宵

桃樂賽派克 · 著
姚美成 · 譯

這蒼白的少年把他自己小心地安放在低椅子裏面，把他的頭轉到椅子邊上，那樣涼爽的印花布使他的面頰和鬢角舒適得很。

「哦，親愛的，」他說，「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哦。」

這明眸的女子，輕鬆地抬身坐在榻上，快活地對他微笑着。

「不是覺着不大好嗎，今天？」她說。

「哦，我是偉大的，」他說。「我是充滿了。知道我什麼時候起來嗎？今天下午四點鐘，確確實實的。我那時試着起身，而每次我把我的頭拿開枕頭時，它就一

滾滾到床下去。現在我把它放在上面的已不是我的頭了。我想這樣的事有點像是屬於華爾脫惠鐵曼的。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哦，親愛的。」

「你是不是以為喝一點酒也許會使你覺着好些？」她說。

「惡狗咬了我嗎？」他說。「哦，不是的，謝謝你。請你再不要說像那樣的話了。我好好的，我完全，完全好好的。你看這手就像小蜂雀一樣紮硬。對我說，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很可怕，很可怕？」

「哦，良善的，」她說，「每個人都覺着高興。你昨天晚上很好。」

「哦，」他說，「我一定有些放蕩了。是不是大家都被我弄得痛苦了？」

「天哪，沒有的事，」她說，「大家都以為你是出奇的有趣。自然，詹姆披爾森是有一點點生氣的，在吃飯的時候有一歇歇。但人們都把他拉回到他的椅子裏，把他弄得安靜下去了，我不以為在別桌上有什麼人注意到這個，絕不會有什麼人。」

「他是打算把我踹倒嗎？」他說，「哦，天哪，我對他又怎未樣呢？」

「啊，你什麼也沒有做，」她說，「你優美極了。但是他知道詹姆弄得多蠢，當他以為什麼人都在愛林納的身上吵得太兇了。」

「我是不是也做弄了愛林納？」他說，「我那樣做了嗎？」

「自然你沒有做，」她說，「你只是取笑，就那樣。她覺得你是十分的引人。她一直這樣。她只有一次小地鬧了一回，當你在她的背上倒下了一點蛤蜊湯的時候。」

「我的天哪，」他說，「蛤蜊湯從那個背上倒下去嗎。於是每一頭背脊骨裏都有一點點。天哪。我做了什麼啊？」

「哦，她很好。」她說，「就只要給她送一點花去，或者別的什麼也好。不要爲了這着惱還不算一回事。」

「不，我不着惱，」他說，「世上我從不在乎什麼。我好好地坐着。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吃飯的時候我還做了什麼別的該死的惡作劇嗎？」

「你是優美的，」她說，「不要呆想這個了。每個人都爲你迷住了。飯店主人有一點點生氣，因爲你不肯停止唱歌，但他實在並不介意。他說的只是，他是怕他們失去了那地方，假使太鬧了的話。至於他自己，可一點也不在乎。我想他愛看見你這許多時候，哦，你在那裏一開唱就唱了那末一小時光景。並不是可怕的響，總之。」

「我這樣唱，」他說，「那準是一種滿足。我歌唱。」

「你不記得了嗎？」她說，「你就那末一隻唱了又唱一隻。在場的每個人都在靜靜地聽着。他們愛這個。就是你始終固執着你要唱幾隻那種火辣辣的或者別的歌。」

，大家都勸你，而你却定要努力再來一個，你真是奇妙。我們都努力想使你停唱一會，吃一點什麼，但是你聽也不聽。我的，你真是有趣。」

「我吃了什麼沒有呢？」他說。

「哦，一樣也沒有吃，」她說。「每次侍者要送給你什麼吃的東西，你總是直捷地把它還給他，因爲你說他是你的久已失去的兄弟，被吉卜西的隊伍在搖籃裏掉換了，而一切你所有的其實都是他的。你只讓他對你小地叫了一聲。」

「我打賭我是做過的，」他說，「我打賭我是發笑的。社交的寵兒，我一定曾經是。那末，當我在侍者身上得到了大成功以後，又發生了些什麼呢？」

「這個，沒有什麼太多的，」她說，「你使坐在房間那端的什麼老年人對你不大高興，因爲你不歡喜他的領結而你要去告訴他這個。但是我們把你拉了出來，在他真的要動武之前。」

「哦，我們出來了嗎？」他說，「我走路沒有？」

「走路！自然你走的，」她說，「你是完全很好。路旁邊有些醜陋的冰，而你定要坐下去不走，你可憐的好人，但是天哪，那也許是每個人都要碰着的。」

「哦，真的，」他說。「羅莎阿爾可脫，或者隨便什麼人。我就那樣倒下在路旁了。那說明了我的——是的，我明白了。那末以後呢，要是你不怕麻煩？」

「啊，現在是，彼得！」她說，「你不能坐在那裏。」

，你不能說你已經不再記得那以後發生了什麼！我想那也許是你在吃飯的時候稍爲有一點點緊張——哦，你是完全好好的，就那樣，但是我知道你的確覺得很快樂。但你的那樣兒，從你跌倒的時候起——我從不知道你會得那樣子。你知道嗎，你怎樣告訴我，我從來不會在以前看見過真實的你？哦，彼得，我就是不能忍受這了，如果你竟記不得我們兩個人在汽車上可愛的長遠的兜風！請你，記記那情形，你不記得嗎？你要是不記得啊，我想實在是給我的致命的打擊。」

「哦，是的，」他說，「在汽車上。哦，是的，的確。長遠的兜風，嗯？」

「在公園的周圍兜着兜着，」她說，「哦，樹木在月夜下那樣映照。而你說在這以前你從來不會知道你真有一個靈魂。」

「是的，」他說，「我那樣說的，我是那樣的。」
「你說了這些可愛的，可愛的事，」她說，「而我從來不知道，在這許多時候，你對我覺得怎樣，而我也從來不敢讓你看我覺得你怎樣。於是有了昨天晚上——哦，彼得親愛的，我想那個汽車之行是我們的一生中對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是的，」他說，「我猜想一定是這樣的。」
「而我們是如此快活，」她說，「哦，我就只想告訴每一個人！但是我不知道——我想也許一切都只有我們自己知道會得更甜蜜一點。」

「我想是會得這樣的，」他說。

「這不是可愛的嗎？」她說。

「是的，」他說，「偉大。」

「可愛的！」她說。

「看這裏，」他說，「如果我喝一點酒你介意嗎？

我的意思是，就只當作藥品，你知道的。我一點也不蠢，所以幫助我吧。但是我想我覺得有一點虛弱了。」

「哦，我想這對你會有好處的，」她說，「你這可憐的孩子，你覺得這樣可怕是羞人的。我去給你弄一點威士忌蘇打來。」

「真的，」他說，「自從昨天晚上我把自己做成這樣個呆子，我不知道你還會再同我講話呢。我想我也許還是去接近太倍的僧院好一點了。」

「你這迷人的癡子！」她說，「就像我現在能讓你走開似的！不要再說那樣的話了。你優美極了。」

她從榻上跳起來，很快地吻他的前額，於是跑出了房間。

這蒼白的少年看着她的背影，緩緩地長久地搖搖他的頭，於是，把頭埋到他的潮濕的顫抖的手中去。

「哦，親愛的，」他說，哦，親愛的，哦，親愛的，哦，親愛的。」

（譯自現代美國短篇小說集）

歡迎投稿！歡迎定閱！

諷刺童話

貓
的
展
覽
會

鍾子芒·作

在巴黎，有一羣哲學家，美術家，他們忽然開一個「貓的展覽會」，並且要選舉一隻貓做貓族之王。

有一個懂得貓話的專家，他寫了一千五百六十張的貓文告示，張貼到世界各處。

於是全世界的貓都集合在巴黎了。

在展覽會之中的日子，這些貓是時常有些爭吵的：

譬如說：露麗絲小姐，她便瞧不起所有的貓們

她說着美麗的意大利話。她渾身雪白，頸上還掛着

項圈，她有幾分矜持，她還說她是聖處女，是從梵蒂岡來的，所以她又是一個天主教徒，這些「資格」是使她老是不肯和其他的貓一塊兒進餐，她說：「我是上

帝的女兒，我的聖潔的靈魂是屬於上帝的。」

露麗絲便是這樣使其他的貓都注意了。

不少的貓都對她的身份表示羨慕，有的則是妒忌了，不過無論羨慕與妒忌，是使露麗絲無損的，她的頭總是故意望着藍的天空，她是坐在那繡着花的沙發墊上，時常唱歌，據說都是歌頌上帝的。

可是，一隻皮斯的貓，她是被尊稱伯爵夫人的，却大大的反感了，她公開對同來的伙伴說：「不是我瞧不起露麗絲，實在她是過分小家敗氣，她不要以為她便是上帝的女兒，其實我呢，我是神的嫡系，我的祖先是貓族中的帝皇，他是萬物之神的第一个兒子，單是這一點，就足以使露麗絲害怕的了，露麗絲是甚麼東西，她未免太不把我伯爵夫人放在眼裏了。」

伯爵夫人打了一個呵欠，她的隨從們馬上扶了伯爵夫人走上地毯，讓她午睡。不過露麗絲聽見了這些話，大不以為然，她嘲着：「這些大言不慚的東西，居然公開發表談話，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可是冷笑一聲忽然出自馬賽小姐的鼻孔，她是一個妖艷的交際花，在馬賽有一條街道是取了她的名字，她說：「露麗絲小姐，我看你還是少發脾氣了，你的身世和伯爵夫人相比雖然是不分上下，但是這一次選貓之王，並不是比家族，而是比誰長得漂亮！」說時，身子一扭，她的眼睛掃了一下鄰近對她笑着的雄貓們，似乎憑

她那苗條的身段，取一個貓族之王的地位綽綽有餘。

不過說到「貓族之王」，四周的貓都不甘沉默了，貓中有一個稱爲胡塗博士的，他把眼鏡一拉下來，把正在寫的「貓族文學史」放在一旁，對馬賽小姐輕蔑的白了一下眼睛，口裏咕嚕了：「這娼婦好不要臉……」隨之便對幾個靜坐的貓說：「這一次人類選貓族之王，當然憑他們的智慧判定，是決不會錯誤的，我想取貓的智慧是第一，那麼做貓族之王後，可以辦大學，開圖書館了。」——胡塗博士說這話的時候，他把厚厚的「貓族文學史」一拍，這樣使其他的貓都注意了，他便得意洋洋故意把眼鏡戴上，眉頭一皺，哼了一聲，又在翻讀一本甚麼參考書。

可是以「智慧選貓族之王的標準」傳到貓們的耳朵都感到震動，一隻由重慶來的貓叫做四川佬的，他首先提出抗議，他的身材很健壯，很有力，他說：

「兄弟是從中國重慶來的，重慶是鼠類盤居最久的城市，兄弟爲了貓族生存起見，曾親自咬死或吞食老鼠七千餘頭，這戰績，我覺得對得起整個貓族，同時也有做「貓族之王」的資格，因爲與鼠鬥爭是貓族最大任務，只有我在完成它，所以我請諸位兄弟擁護我！」

四川佬說完，他却得到一陣嘲笑，因爲他的眼睛是火紅色的，他的渾身是麻黑色，樣子非常的醜陋，他的外型是使所有的貓不注意，這樣的哇啦哇啦，未免都伸出舌頭，對他做鬼臉。

露麗絲小姐正巧沒有氣出，她叫了起來：「天啦！

吃老鼠是甚麼本領，我出世以來，連老鼠也沒有見過，大約老鼠看見我便神聖不可侵犯，退避三丈，吃老鼠是個不要臉的貪嘴漢。」

伯爵夫人則認爲：「選舉貓族之王，不能以捕鼠的戰績爲標準，因爲最重要的是研究貓的嫡系問題，這樣不使貓族坍塌。」

馬賽小姐說：「總之，四川佬是沒有資格，他太醜了，他做了貓族之王，大家沒有光彩。」

胡塗博士則一本正經地說：「捕鼠是貓的本能，選舉貓族之王是以捕鼠本能之外的智能爲標準，至少要像我這樣：寫過十本著作以上，雖然我十年來沒有吃過一次老鼠……」

四川佬遭他們一陣圍剿了，沒有做聲，他舐了那足趾的傷痕，他想到被一百隻老鼠包圍時的境遇，他覺得好像做了一場噩夢，他很懊悔說了這番話，遭來一陣攻擊。

但是這一番辯論，竟傳到巴黎鼠窩裏去，這羣巴黎



老鼠們，他們起先看見貓都在巴黎開會，不覺很感到害怕，可是這些話傳到他們的耳朵裏，都笑歪了嘴巴，其中一個小探子告訴了水鼠，水鼠到各個港口跑遍了，發出通告大家也集中在鼠窩裏開會，他們預備向這羣全世界的貓作一次擊襲，使他們知道鼠類不是好惹的，於是巴黎老鼠頭子拍電報給倫敦老鼠頭子，因為倫敦有一個老鼠巨邱是擁有精兵，與巴黎鼠窩會師，勢力倒不小了。

於是倫敦老鼠巨邱的一批偷趁了船渡過英法海峽，來到了巴黎，巴黎的老鼠頭子在鼠窩裏張了盛宴，歡迎這批兵隊。

鼠窩的燈火很亮，是五十隻洋燭的光，他們吃了葡萄酒，吃了醃的火腿，吃了糖製的餅子，準備在夜裏作戰了。

倫敦老鼠頭子訓了一番話：「這一次全世界的貓，既然集中巴黎，我們便要掃他們的險，我們這一次若全面勝利，則可以使全世界鼠氣一振的，好在他們都是老弱無能，同志們不要氣餒，前進吧！」

巴黎老鼠頭子便說：「我們採取的戰略是應乘虛而入，內中只有一個四川佬確是利害，大家應該從馬賽小姐那邊進攻！」

是夜三時，貓們都熟睡了，老鼠們便都像一條蛇一樣，偷偷摸摸的從展覽會後門的小洞入內，浩浩蕩蕩，秩序倒很齊整，首先一隻齒牙利害的老鼠把熟睡的馬賽小姐咬了一口，馬賽小姐驚醒了，張開塗了木炭的黑眼

圈，她看見老鼠，便嚇了一跳，喊着：「這樣髒的東西，滾開滾開，」可是那隻老鼠爬到她的頸上，把她嬌嫩的皮膚抓碎了。

伯爵夫人受了八隻老鼠的包圍，她跪在地上，口裏喊着：「我神保佑，可是她那貴族標幟的銀色尾巴，被老鼠們扯斷了。」

胡塗博士正在呼呼入夢，他夢見自己做了貓族之王，羣臣對他三跪九叩首，可是一隻巨鼠跳上他的鼻子，把他眼鏡敲碎，胡塗博士猛的驚覺，正預備以他的牙齒咬這巨鼠，但是，動作太遲緩了，他的嘴巴張開，却不知怎樣咬法，使巨鼠噗哧的笑了起來。

露麗絲小姐則哭哭啼啼的，因為被一些老鼠毆打，她雖然仍矜持的說：「我是上帝的女兒，我是聖處女！」可是耳光吃得更多了，她從來沒有見過老鼠，她害怕得很，把眼睛閉上，傷痕却已遍體了。

只有四川佬，那隻重慶來的貓，他張火紅大眼，一個箭步，把那正在竄進的老鼠一一咬死，他被不少老鼠包圍了，他的身上被一些老鼠抓壞，他怒吼一聲，全身抖了一下，羣鼠甩了下來，一場惡戰開始，其他的貓則都恐縮的觀戰，四川佬顯得像隻老虎一樣了……

故事縮短一點說：四川佬是受了傷，但也打退鼠的部隊，可是「貓族之王」還是沒有做着，因為他太醜陋，哲學家覺得他沒有智慧，藝術家覺得不够漂亮，四川佬壞着一份寂寞的心悄悄回去了，他這回真的感到戰士的悲哀。

四周一個人也沒有，我們踏上了那條青灰色的路，在這半夜的時分，我們閒蕩着，呼吸那種又涼而又沁人心脾的微風。真的，校園裏有這麼好的夜景，竟把我們鎖在那大鐘樓裏。四周那麼高的牆，真要把人整扭出病來。我知道你從來沒有在半夜到我們學校裏來，像我們那樣地逛過，所以你絕對不會知道，那兒竟會有這麼美的景色。四周零零落落的建築物的影子，都會變得神祕，有些令人不認識了。一棵棵一叢叢的樹，隱藏在夜幕下擺動着。被籐爬滿了的小教堂靜靜地矗立着；廣大的草地上則是一片月光。

小林的黑影下似乎有着什麼小蟲子在發着淡藍色的光。——這個時分了，不會是螢火蟲罷。

到處都是那麼靜悄悄的，雲在天上慢慢地移動，小星無聲



維奧拉

· 先 紹 ·

我本來沒有準備把這個故事寫出來的，但是，每個月夜，當我和妹妹在平台上，仰望著那一大片一大片的薄雲，悄悄地把月兒披上了一層輕紗，然後慢慢地飄開的時候，我總忍不住那種誘惑，使我想到了那個平淡，然而美麗的故事。

我可以在上帝面前發誓，我在寫這幾個字以前，絕對沒有對任何人講過或甚至提到這個故事。因為在一個朋友把這個故事告訴我的時候，我會對他表示，在未得他的同意之前，一定不把這事洩漏出來。然而，我現在對他致最深的歉意，我希望沒有把他的美麗的，美麗的故事糟塌了。

我還清楚地記得，那也是一個月夜裏，我進了大學還不到一年。我和我的朋友從學校宿舍的二樓，輕輕地走到樓底下，溜進了空無一人的教室，在黑暗中摸索着，向窗子那裏走去，把窗子推開，外面是一條月色鋪滿了的路。抬起頭來，你可以看見那圓圓的月亮，——那麼的亮——在雲端掙扎着。

我的朋友第一個爬上窗台，我們跳了下去，跳在路旁的草地上，我回頭望望那比人還高的窗台，輕輕地把窗子掩上。地在裏面，連樹枝也是那麼輕輕地晃動着，讓牠的影子在地上慢慢地劃着，劃着。

你應該熟悉那棵大樹吧，樹枝比人還粗，從樹幹伸延出去，盤踞了大草地的一角，給樹葉蓋滿了，像什麼大怪物似地蹲在那裏，靜靜地浸在月光裏。

我們在樹蔭下爬上了那大樹，踏在那硬得像石頭一樣的粗枝上。我們揀了一處不高不低的地方，我的朋友跨坐在一根粗枝上，背靠着樹幹。我坐在比他低半個身子的一個兩根樹枝交叉的地方，半躺在另一根橫樹枝上。

我的頭仰着，睜着眼睛，頭上樹葉的縫裏，透下一片明亮的光，直照在我臉上，我感到突然的眩目，把眼睛閉了起來，混身有一種昏迷然而舒服的快感。

半响，我們一句話也沒有，樹葉在我們頭上和四周索索地響。

我的朋友躲在黑暗裏，敲敲樹幹。在他的聲音裏似乎含着什麼意思：「你當然知道維奧拉這個名字，可是你可曾認識什麼人也叫這個名字的嗎？」

「維奧拉？當然。我有個姨母就是叫這個名字，可惜已經在幾年前去世了。不過這真是一個美麗的名字，唸在嘴裏也會覺得輕鬆。」我回答。

誰說不是？誰都知道，Viola是那高貴的中提琴，誰也都該知道，這也是一個女孩子的名字，它的主人應當是一個溫柔的美麗的姑娘。

「我也認識一個女孩子，叫做維奧拉。但是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他遲疑了半刻，「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對這個故事感覺興趣。」

我被他引起了好奇心，坐起了身子。他把臉藏在樹葉的黑影裏，半個身子上斑斑駁駁地蓋滿了黑色和淡灰色的花紋，隨着樹枝在移動着。

「那麼這位維奧拉大概總是你的朋友了。」我問。我把朋友這兩個字有意地加重着語氣。

他顯然明白我的意思。他否認，「朋友當然是朋友，但是也只是普通的朋友而已。」

「當然我一定會對你的故事發生興趣的，」我搶着回答，「但是在你沒有說完那個故事前，誰都不能相信你這句話。」

「我當然要告訴你。」他先沉思了一會，「每次我經過或看見這棵大樹，我總不免要想起那件事來。雖然不過是在這世界上的一些極平凡的遭遇，只好像在那一望無際的海洋裏，一條魚翻身跳動着所引起的泡沫，那麼脆弱，那麼容易消散，

但是當事的人們却永遠不會把它忘懷。——這彷彿是一首短詩，只有那麼短短的幾句，不去細嚼它，你永遠不會領略到它所含蓄的意味。然而却深深地刻上了我的心版，我知道我將永遠記得我的一個老朋友的歡樂和痛苦，永遠地不會在我的記憶裏消失——

你可以先想像出那男主角的模樣來：這是一個年紀還輕，不到二十歲的男孩子，穿着一件有花紋的絨線衫，臉上終日堆積着笑容。溫文，典雅；但是一和女孩子說話就要臉紅的那種人。

這已經是在幾年以前的事了。國璋，這是那男主角的名字，在一個相當著名的音專裏學習中提琴。他聰明，也很用功，但是很奇怪，在奏着琴的時候，總是那麼地緊張，甚至音調脫了拍子，手指也時常按錯了地位。他常常抱怨着自己，又懷疑着自己是不是缺乏着奏琴的天才。

這一天，在一同到音專去的路上，我向他說起不久就要舉行學期考試的事，「你已經決定了在你測驗的那天拉什麼曲子嗎？」

「先生已經預備指定一個曲子給我，今天大概會開始練習。」他回答。

「不過，——」我頓了一頓，「老實說，遇到這種重要的測驗，還是自己揀比較熟悉的拉，容易拿得穩。」

他不安地望望我，「話是不錯，可是你總知道，我平日拉的東西，根本自己一點兒把握也沒有，老是要出岔子。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道理，也許是太緊張了，平靜不下來，就沒有法子控制自己了。」他低下頭，踢着路上的小石子。

「也許你不能把思想集中，所以才會拉錯的。你記得嗎？」

那個奧地利的老教授不是時常在說着，要專一，要專一。我勸你還是定定心，不必把它看得太嚴重，省得臨時慌張。」

「謝謝你，」他茫然地向前望着，「我自己也這樣想過，我會試着學習鎮定，但是始終是失敗，我不懂是什麼緣故，或許我根本就不配學音樂。」他的頭垂得更低了。

這孩子，——真要命。我皺皺眉頭，向他看看，使勁地抓了兩下頭髮。……

就在那天，當我才上完課，還未跟我的那位老教授說聲再會，那個細長的個兒永陶笑嘻嘻地跑過來了。

他招呼了一下老教授，便拉住我說：「福教授叫你上完課就去找他，他在東面那間大房間裏。」話才說完，就回頭要跑開了。

我一把拖住他的臂膀，「忙什麼？幹麼像鬼失鬼般的闖來闖去？」

永陶掙不掉我的手，只得翹起一隻腳來。我才看見他穿着長靴子。

「放手，放手，」他說着望了望老教授，「我馬上就要和朋友去騎馬，今天特地穿了馬靴來的。他們開了車子來接我，現在等在校門口。我得趕快些。」

我笑着放了他，他一面奔着出去，還回頭向我叫着：「明天有沒有空？一塊兒看電影去。」說着，人已經遠了，靴子的聲音還在達達地響着。

我回頭向老教授道了再會，就挾着琴譜去找福教授。

他正在房間裏和國璋在談着話，看見我來，就用着生硬的英語向我說：

「蜜司脫孫，我剛才已對蜜司脫葉說過了，他在下星期二的那次測驗，需要一位鋼琴伴奏，我已經和蜜司汪商量好，請

她担任Piano accompaniment，她已經答應。可是蜜司脫葉和蜜司汪並不認識，我自己這兩天又很忙，沒有空，能够不能够麻煩你陪蜜司脫葉到蜜司汪的家裏去一次？——我知道你和蜜司汪很熟，並且住得又近，是嗎？」

我吃力地聽着福教授的夾着意大利音的英語，——有人說是猶太音，我兩種都不懂，天曉得是什麼音，——總算聽明白了，並且每句話都聽得很清楚。

「很好，」我回答，「我知道你這兩天爲了樂隊的事很忙。我橫豎也正閒着沒事，准陪他去就是。」

「好極了，你們最好能够今天就去，和汪小姐約好一個時候，一起練習，比較有幫助一點。別忘了，時間很偏促，今天已經星期二，只有整整一個星期了。」

我和國璋都答應了一聲。福教授拾起帽子，匆匆地走了。國璋提起他的琴匣，把他的琴譜交給我，跟我的放在一起。我們一同走出了音專的校門。

從學校裏到我的家裏，有着一段不算短的路。我到了家門，提議把國璋的琴暫且放在我家裏，等到在汪小姐家出來後再來拿，他答應了。

我們放好了東西便走了出來。

「汪家就在馬路的對面，隔開我們只有幾十家的距離。」我告訴他。

他喔嚥地答應着，心不在焉地咬着嘴唇，踢着地上的石頭，骨咯咯地滾着。過了一會，他突然問我：

「汪小姐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又突然地停住了，然後囁嚅地接下去，「噢，我意思說，——呢，——我本來——呢，——我意思是可以不可以請你——說兩句關於——」

我微笑着看他脹得通紅的臉，調皮地回答說：「當然，

當然。——我可以告訴你，她又美麗，又大方，又聰明。她以前也是在我們這個音專裏的，你不知道嗎？——哦，還有，——據我看來，她大概跟你同年，或許大一二歲，我可不大清楚。反正我保險你一定能够和她合得來就是。好，到了。——

我走上兩步，踏上幾級短短的石階，在一扇大門前按着電鈴。國璋也已走到我身邊，取出手帕來抹抹汗。

「哦，我還忘了告訴你，」我說，「這真巧極了。她的英文名字也正叫做維奧拉。——」

正在這個時候，一個年輕的女傭來開了門，她是認識我的，我們便被引到一間漂亮的客室裏。

客廳裏一個人也沒有，我走到鋼琴旁翻翻放在那兒的厚厚一疊琴譜，又到沙發旁翻翻一本攤開着的畫報，然後手插在袋裏看着掛在牆上的畫和對聯。

不一會，客室閉上的門被推開了，維奧拉微笑着站在門口，向我和國璋點點頭，然後向我說：

「是你。有什麼事麼？」

「是的，我是奉了福教授的上諭來的，」我笑着說，「——我想該先替你們介紹介紹。維奧拉，這位就是葉國璋先生。」

「我又向國璋說，『我想你總知道這位就是汪小姐了吧！』」國璋微笑着鞠了一躬，站立在地氈上，兩隻手不住地互相捏着。

維奧拉讓我們都坐了，傭人也端上了茶，她向我說：

「是不是爲了福教授說的那件事？我很高興替葉先生彈琴，只要葉先生不嫌我彈得不好。」

「維奧拉，」我放下杯子，「今天第一次給我聽到了一句你假客氣的話，你還要說你是最不虛偽的。」

「我知道葉先生一定聽見過許多名家的彈奏，對我這一點

本領，怎麼會看得起？」維奧拉把她含着甜笑的大眼望着我。「那麼就算了吧。——」我說，「不過，今天我們可不是來談這個的。你說罷，維奧拉，你什麼時候有空？可以讓國璋來跟你練習。」

維奧拉的長睫毛下的眼珠轉向了國璋：「我是這幾天全有空的，隨便葉先生吧！葉先生是什麼時候有空呢？」

「我？——」國璋突然地醒覺了，「哦哦，——我看還是隨便汪小姐吧，我也是天天有空的，音專裏也並不天天去。」

「是不是就在下星期二？那麼時間已經相當促促了，得早些準備起來才好。——就是明天吧，好嗎？」

「怎麼樣？」我問國璋。

「好的，就是明天吧！」

「那麼明天下午好不好？吃過午飯兩三點鐘左右。因爲明兒上午我說不定會跟媽出去一次。」

「好，就這樣決定了吧！」我說，「——那麼，——我們就告辭了。」說着，我已經站了起來。國璋也站了起來。

「怎麼就走了？不多坐一會？」她對我說：「你上次不是說要想來聽那幾張新唱片？」

「是的，不過今天我到一個書店裏去買一本書，還是下次再來聽罷。」我說着謙。

「那麼，再會了。明兒見。」她向國璋說。

維奧拉親自送我們到門口。

大門才一關上，我就埋怨國璋說：「你剛才怎麼這樣的怕陌生，坐在那兒一句話也不說？我覺得空氣有些僵，立刻就託故出來了。我告訴你，你在維奧拉面前根本用不着怕難爲情，她可不是那種羞怯怯的姑娘。」

國璋點點頭：「我也覺得她很大方，——那種雍容華貴的

大方。」

「既然如此，那麼方才又何必怕起差來了呢？」我立刻又覺得我這句話說得太不留情面了。

「不，——你不要再說了好不好？」他用請求的眼光望着我，「不知怎的，我剛纔忽然會覺得怪窘的。也許——也許是我第一次到她家去的緣故。」

「抱歉，抱歉，」我陪着不是，「我不是存心笑你。不過希望你好好地跟維奧拉一起練習，弄出點成績來。」

第二天的下午，不過才一點多鐘，國璋來找我了。我第一眼就發見他換了一件新的上裝，筆挺地坐在沙發裏。

「我記得你不是要到維奧拉家去的嗎？」我問。

「是的，是兩點鐘。」他回頭撫摸着他的琴匣，「不過，——我想來叫你一起去，好不好？」他抬頭望着我。

「真對不起。你怎麼不早通知我？今天早上永陶打電話給我，約我下午一塊兒看電影去，說是票子也買好了，我已經答應了他。他本來預備也約你的，我回他說你沒有空，可是却沒有想到你會來叫我。——這樣吧，明天我可以陪你去，今天只好讓你自己去了。」

「也好。」他沒奈何地說。

「我看見你換了新行頭了，」我掉轉話頭，「是不是爲了要去看維奧拉？」

他臉紅着，並不否認。我笑了一笑。

「你想，」他把茶杯在茶盤裏轉着，「昨天我跟她第一次被介紹見面，而我却仍穿着絨線衫，領帶也沒有打，未免太有點不正式了。——你以爲怎麼樣？」

「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告訴他，「維奧拉不會在乎這點事的。我常穿着絨線衫或襯衫到她家去玩。你今天去的時候也

用不着太受拘束。——噢！」我看看錶，「我得走了，真抱歉。你就在我房裏坐一會，等到兩點鐘再到維奧拉家去吧！……」

我不曉得天方夜譚裏的希哈拉拾德在她的墳墓裏是否還記得她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但我知道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下面一天的晚上。——

國璋在吃過晚飯後準時到我家裏來了，我已等了他有一會，便一同到維奧拉的家裏去。

維奧拉和她的姊姊坐在客廳裏。她的姊姊在織着絨線，維奧拉則在燈下翻閱着什麼電影雜誌。看見我們來了，便放下手裏的東西，站起來走了過來：

「今天你們很守時，整入點鐘，一分鐘也不差。——那麼我們是現在就開始呢，還是再過一會？」

「國璋已經很急了，就現在開始罷。」我說。

「好的。」

維奧拉坐到那鋼琴前的坐位上去，國璋也俯身打開琴匣，取出他的提琴來。

我坐到維奧拉剛才坐過的沙發上，和她的姊姊閒談了兩句，又看看維奧拉和國璋。

我到現在還是感覺到，維奧拉坐在琴前的姿勢真美，我忍不住要細細地看她的背影，淡紫色的旗袍在燈光下更顯得有吸引力。她那柔軟的長髮一直披到頸下，襯托着她柔軟的線條，會給你一種柔和的感覺，鋼琴側面的窗簾已經拉了起來，淡綠色的輕紗遮去了窗外的一片黑暗。

她望望國璋，又回過頭來望我，看見我也在向他們看，便嫣然一笑。——真可惜，你沒有看見她那笑容，兩個小酒渦，笑得那麼的甜。我沒有法子描寫她那張小嘴，潔白的牙齒微露

質，那沒有塗過口紅的雙唇會變得鮮豔。我更沒有法子形容那那雙藏在長睫下面的眸子，那麼的深邃，你能在裏面看見光，那晶星似的光。我有這樣的一位天使做我的朋友是值得驕傲的。

她回過頭去揭開琴譜。我便隨手拿了幾本放在旁邊的雜誌，胡亂地翻着。

琴聲響了，國璋在開始拉着琴，維奧拉則在替他伴奏着。國璋還是那個老毛病，總是要拉錯，維奧拉便時常停下來，耐心地再接下去。

過了一會，我放下了那幾本雜誌，慢慢地站了起來，走到維奧拉的背後。她仰起頭來向我笑了一笑，繼續着彈奏，白鍵和黑鍵在她靈活的手指下跳躍着。

「抱歉！」國璋突然地又停住了，把手垂了下來，「又拉錯了，真對不起。我在一會兒功夫裏就拉錯了好幾回，小的錯處更數都數不清，怎麼辦？我真有點擔心。」

「這其實也是你太過於責備自己了。」維奧拉轉過身子去向國璋說着，「我聽你已經拉得很熟，可以用不着再時常停下來，如果拉錯了一兩個音符，儘可仍舊接下去拉的。」

「可是我總覺得不行，手錯老是不聽我的話，實在沒有法子。」

「也許這是因為你在拉琴時沒有把全神放在音樂的節奏裏。」

國璋的眼光落在維奧拉臉上，又馬上避開了。「大概是因為我太緊張了罷。」他還是那句老話。

「你看，這兒只有我們這幾個人，何必那麼緊張呢？我希望你能够鎮定下來，把神經放寬一點。」

維奧拉說的話跟我的理論一樣，我覺得很得意。

國璋咬下嘴唇，望望我，一句話也沒有，好像有些沒奈何的樣子。

「我不知道你可曾這樣試過。——」維奧拉誠摯地接下去說，「當我平時在奏着琴的時候，我總把周圍的一切都拋開，好像忘了自己還在這間屋子裏，好像自己並不存在於這世界上。我會忘却了一切，把整個注意力放在曲子裏，隨着莫札特或蕭邦的音樂在雲端飛，連有人走進屋子來也不知道。我相信，——她停了一停，抬起頭來凝視着國璋，「如果你能够把一切的思想暫且放開，忘掉你是在大眾面前拉着琴。不要老是牽記着自己不會拉錯，都麼自然而然，拉起來就會穩定得多了。」

我把身子斜靠着鋼琴的邊緣，手指輕輕地敲着最低的一個音鍵。——我佩服維奧拉的口才。

「我承認你說得一點也不錯，」國璋露出感謝的眼光，「我在拉着琴的時候，總是恐懼着會不會把下一個音符拉錯而招人家的笑，永遠不會有定心的時候。——我希望這次能够好好地拉一次，希望能够照你的話做。」

維奧拉微笑着點頭。她永遠是那麼溫和可親，在她面前，你好像從來不會知道世界上會有怨忿和紛爭。

她的手先在琴鍵上跳動着，提琴的聲音便繼之開始在空氣中顫抖着。我注視着地毯上的花紋，仔細地聽着。國璋顯然有了驚人的進步，我只抓住了一兩個不準的音符。然而，過了一會，到了一段較高的音符的地方，他開始手忙腳亂起來，便停住，把弓放了下來。

「又錯了，」他咬着嘴唇，「還是不行。」

「這次簡直好得多了，」維奧拉也止了手說。她抬頭徵求我的同意，我點了點頭。

「不知怎的，心裏忽然又慌張起來，——國璋把右腳輕輕地在地氈上摩擦着。」

「你這真的有了很大的進步。你自己也一定聽得出來。」她說着，「我相信你如果再這樣好好地練習下去，一定可以考得很好的。」

國璋的紅臉上露出光來，他請求着維奧拉，「可以不可以讓我再重新試一遍？我一定一直拉到底。」

維奧拉點點頭。他們又重新開始了。我注視着國璋，他使勁咬着嘴唇，兩眼向前凝注着，手指和弓不斷地移動着，鋼琴清脆的聲音參和在提琴聲中，和諧而悅耳。

他們很順利地奏完了那支曲子。

我和維奧拉的姊姊拍着手，我走到國璋的身旁，「恭喜，恭喜，好極了，我沒有想到你會有這麼好的成就。福教授要引以為榮了。」

國璋勝利地微笑着。向我們鞠躬。

「今天就到這裏爲止了吧！」維奧拉說着，「葉先生真的已經拉得很不錯，可以把心事放下了。」

「那都是你的功勞，不是你方才對我說了那些話，恐怕我還是不能專心一志地拉。」

「本來我就覺得你不是拉不好，而是爲了在拉琴的時候容易讓別的念頭佔據了思想。」

「我說國璋應當好好地謝謝維奧拉才是。」我插嘴。

「當然，除了這個寶貴的教訓外，還要天天花許多時候來幫我練習，真正是感謝不盡。」

「請不必客氣了，」臉上是那聖母般的微笑，「大家對音樂都感覺興趣，能够在一塊兒玩玩，當然是再好也沒有了。何況能够幫助葉先生完成那次考試，使大家都覺得高興的。」

「可是我總覺得麻煩你太多，有點不好意思。」

「

「國璋就是這個脾氣，」我把兩手交叉在胸前，「再跟他客氣下去，有的謝不完。」

「葉先生太客氣，其實我們都不——」

維奧拉的話還未說完，窗外忽然響起了刺耳的汽笛聲，急速地越過外面靜靜的天空。

「是防空演習警報的聲音。」我側耳聽了一會說，「怎麼警報警報還未拉，就已經是空襲——」

我突然停了下來，——房間裏的電燈閃了一閃，都突然熄滅了。

大家都靜坐在黑暗裏不動，沒有一個人說話。

我走到窗旁，輕輕地拉開窗簾，外面是靜悄悄的路面，連路燈也熄了。我抬起頭來，望見那已經升着的月亮，被淡雲半遮着，很快地滑走着。我定定神，告訴自己，那是雲，而不是月亮在那兒飄浮着。

天上並不暗得可怕，繁星在雲堆的隙縫裏偷張着眼，月神的銀絲輝映了半天的雲，清晰地望着馬路，照出了每一棵樹。

窗子緊緊地閉着，聽不見外面一點開關的雜聲。

我聽見國璋走到我的背後，在向維奧拉說話：

「我早就聽說妳琴藝的高妙，可以讓我們趁這個機會欣賞欣賞嗎？」

我得代國璋謝謝這次的防空演習，——在黑暗裏將沒有人會看得出來他這時候脹得通紅的臉。

維奧拉和藹地答應了他的要求，但是提出條件來，要國璋在以後也要爲她奏一曲。

我回頭，發覺我正站在甬和琴的中間，便走了開去，月光便透過窗格，直射到維奧拉身上。

她端坐在琴前，琴蓋頂上放着一個花瓶，恰巧把影子投到她的肩頭和手臂，瓶裏的花則遮住了她一部份側面和頭髮。臉上的黑影和光亮配合成了和諧的線條，那又是另一種美，是我以前在維奧拉身上所沒有看見過的。

琴聲慢慢地，輕輕地開始了，在這靜悄悄的黑暗裏，格外現得清楚，一個一個音符在敲擊着耳鼓。

是月光曲，悲多芬的不朽名作，是維奧拉所愛好的。她奏着那第一個樂章。在窗外透進的淡淡的月光裏，她熟練而準確地讓那晴朗純潔的音樂氣氛，經過琴鍵的降階，侵入了每一個人的心靈。

大家屏息靜聽着，幾乎忘了那是個緊張的防空之夜。倚着那半掩着的紗簾，向外面月空上凝視着，會更使你能够感覺到音樂的偉大。

奏完了這一個樂章，維奧拉停了下來，道謝着我們的鼓掌，然後向國璋說着：

「警報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解除，你又住得那麼遠，現在不能就回去。我知道你以前大概沒有聽見過我彈這個曲子，你討厭不討厭我再彈它的第三樂章？」

「好極了。我也很愛聽這月光曲，尤其最喜歡那結尾的一段。你等着聽我等一會拍手罷。」維奧拉是奏給他聽的，國璋的臉一定更紅了。

維奧拉笑着把兩手輕放在琴鍵上，還回過頭來說：「好久不彈這曲子了，我不知道還背得出背不出，彈錯了的地方，你們可不許笑。……」

兩三個鐘頭就在談笑聲裏混過了，國璋拉了琴，維奧拉跟

她姊姊還有我也都唱了歌。到了警報解除的時候，我們還興高采烈地約定了明天會面的時刻。

國璋和我從她家出來。他低着頭，走在人行道上，忽然止了步，抬頭向上面望着，我也對他望的方向望去。月亮已經升到頭頂，在樹的疏落的枝葉間傲然地照着夜空。一大片一大片的薄雲，輕輕地把月兒披上了一層輕紗，然後慢慢地飄開。

我望望國璋，他也望望我。我明瞭他那種無法述說的心情，我跟他道了再會，離開了他，讓他獨自踏着輕快興奮的脚步，載着一顆輕快興奮的心回家。

「你也許可以想像得出國璋在後面幾天中的熱烈，」我的朋友繼續着他的故事：「他一本正經地拉着琴，好像要在幾天內成爲名家。你沒有看見他那股子勁，那真像一個書獃子要在短促的時期裏吞下一個圖書館似地。我不得不說這全是爲了維奧拉的緣故。」

「但是你相信不相信？這個書獃子真的在幾天裏吞下了圖書館。——我得回憶到那次測驗。那真是他光榮的日子，國璋把整個靈魂灌注了他的兩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他拉得這樣的好，我不能找出一絲一毫的錯誤，並且是奏得那樣的引人入勝，好像把人的呼吸也勾了去。」

「我們祝賀他的成功，他站在那裏，臉通紅，興奮地握着母一個人伸出的手，眼裏滿是喜悅的感激的光。」

「對不住，」我仍舊半躺在樹枝上，朝着黑暗裏的朋友，「打斷了你的故事。維奧拉呢？她那天——」

「我知道你急於知道那漂亮迷人的女主角。——她那天是替國璋伴奏的。國璋把一切功勞推在維奧拉身上，說這完全是受

了她的鼓勵和靈感。維奧拉則客氣地歸于國璋自己的努力。

「但是這些都不管，總之，許多教授批評下來的結果，國璋的那次成績列入了最優等。——你得知道，這在我們學校裏，是很少的一會事。」

「我明白，」我說，「可是他們後來怎樣了？——國璋和維奧拉？」我又性急了。

「這一定出于你意料之外，」他慢慢地繼續下去，「起初他們當然很接近，時常在一塊兒，有時也一起出去玩，有幾次我也在。但是故事到這裏該有一個轉變了。——」

「這差不多在他們認識後快一年了，就在那大家熱烈地慶祝着抗戰勝利的時候，維奧拉有一個表哥，從內地回來了，他不過二十幾歲，人長得相當英俊，是當翻譯官的，從小就跟維奧拉在一起長大，這次離開了家，轉輾到了內地，後來去從了軍，便做了英雄回來了。」

「於是，——好，你一定猜到了。不是嗎？」

我點點頭，但是我的朋友大概沒有看見。

「總之，」他接下去，「這件事受打擊最重的當然要算國璋了。我記得又是一兩個月以後的事了，他在晚上到我家來，我無意告訴他，在前一天晚上我到維奧拉家裏去玩了很久，她的表哥也在。我忽然注意到他蒼白的臉，便連忙住了嘴。——我暗暗地怪着自己的多口。」

「那天國璋的話很少，他臨走時要我送他一段路，我答應了。我們走過維奧拉的家，大家不知不覺地停了下來。窗簾拉着，裏面傳出了一片拍手聲和笑聲。忽然都靜了下來，一點聲音也沒有了，於是鋼琴聲慢慢地輕輕地開始了，明朗而清晰。」

「是月光曲，是那第一樂章。我抬頭望着那天空，那是我所熟悉的。月亮高升着，讓大片大片的雲給披上輕紗，雲在飄

浮着，樹枝給微風吹得搖擺。

「國璋突然加快了脚步，向前走了，只回過頭來向我揚了揚手。——」

我的朋友停了下來。

我沒有響，那硬得像石頭一樣的樹枝墊得我臀部有些不大舒服。

好一會，我的朋友才慢慢地繼續下去：

「我得告訴你的只有最後的一段了；——」

「離開那天晚上總有兩年多了吧！那天下午，我跟國璋就在這兒，這樣大樹的樹蔭裏散着步，說着話。我們又一塊兒走到外面來，站在大樹的外邊。」

「突然注意到國璋的臉色，我隨着他的眼光看去：在草地外的路上，離開我們不遠，正有兩個人也在散步着。是維奧拉和她的表哥。他們大概是到我們學校裏來玩的罷，我想。」

「維奧拉也看見我們了，她向我們微笑着點點頭，她的表哥也向我們看過來。我們都沒有招呼，只遠遠地點了點頭。維奧拉便挽着表哥的手臂向前走了。」

「我目送他們走遠了，回頭看看國璋，他仍舊茫然呆視着維奧拉的背影。我突然覺得國璋可憐。他孩子氣，但是他在心靈上刻上了消磨不掉的創痕。」

「大樹的葉子在背後索索地響，但是它不會了解我們的心情的。——」

「人們說，樹是有精靈的，如果有的話，它不會笑國璋太傻吧？——你聽，樹葉在那兒點頭了。」

我抬頭望着，頂上細小的樹枝在左右搖擺着，好像在搖着頭。月亮已經在樹枝的另一處隙縫裏探着頭，雲仍舊在很快地行駛着。

一個敵偽時代的故事：

我們都在風塵中流轉

集體創作
石琪
沈寂
蕭羣

破！……破！……船老遠的就拉了兩下回聲。

碼頭上頓時起了紊亂，排成長蛇形的搭客們，全伸出滿是汗珠的頭顱，向西張望，一面慌張地把放在腳旁，墊在屁股下的鋪蓋包裹，緊緊抱在胸前。

行列中徒然擠進了很多行李，人們全站不隱腳，直往後退，刷拉……一陣鞋底擦地的聲音。人在行列裏被擠得彈出來，紅着臉，極喊着，又偏着身子擠進去。

孩子們伏在母親背上嚇得大哭……

這些穿紅馬甲的，不管人家要不要，就自說自話把客人的行李擱在背上，行李的主人和他起着爭吵。兩個穿着制服的杆子手，手裏捏了把鐵杆，急急的從籬笆外衝進來，白手絹胡亂地抹着臉。

在他們身後，一個三四十歲的婦人緊隨着，汗流得渾身透濕。一面急急的追，一面哭出嗚啦的哀求：「先生，儂做做好事，侬苦惱來西格，先生，侬……」

那穿制服的回頭去，彈出眼珠：「滾開！滾開！」她急得去拉他的袖子。

那個發起火來，舉起手中的鐵鈎，向她一揚：

「再不滾開，我勿客氣了！」順手把她一推。

她被推得幾步遠，絕望地握緊兩個拳頭，哭喪着臉，急得團團亂轉。忽然，想出了個主意似的，朝籬笆門口的汽水灘趕去。

地九爺正昂着脖子，一口氣喝完一瓶羅宋汽水，把空瓶在板桌上一擺。揩乾下巴。左腿擱到長櫈上。手裏的黑面摺扇噙……的一聲忽開，拚命搖着的，手指上的金戒在太陽裏閃閃發光。

他身旁的刀疤阿三，嘴對着汽水瓶嘴，一口一口灌着，每嚥一口，喉嚨裏便咕的一聲。婦人走到他們身後，腳踝一曲一曲的，做出要跪下來的樣子，聲音很低：

「兩位爺叔，……爺叔……」

地九爺側過頭去看一眼，不去理她自顧自搨扇。

刀疤阿三拔出瓶嘴，下巴一昂：「作啥？」

婦人拱着兩手，眼裏孕着淚花：

「兩位爺叔，幫幫我苦惱人，我的東西被……被杆子手抄出，統統拿了去，我……」

地九爺兩眼一彈，橫着頭頸罵：

「鼈仔子的！滾開！」

那個也把身子朝着她，眉毛上的刀疤亮得發紫，手指向她鼻子一戳一戳的教訓起來：

「儂個女人真是敬酒勿吃歡喜吃罰酒，蠻好格事體對儂說，儂帶格物事是違禁品，阿啦派人代你拿，保險儂勿出毛病，觸那起來儂勿相信——」兩手一擺，「你看，現在給「黃鼠狼」抄了去，自家作孽還講啥？」

「求求俚兩位爺叔，代我想想法子，我……」

刀疤阿三喝一口汽水，又罵起來：

「儂自家勿識相味！蠻好阿拉代你拿，一眼眼沒事體，」拇指朝地九爺一戳，「這位先生是保險頭目，碼頭上事體他一把抓，蠻好……」

碼頭那邊又傳一下回聲，船在掉頭，行列更亂了，鬧鬧闐闐的……

婦人急得滿頭是汗，哀求着。刀疤阿三又要想說話，地九爺把摺扇在他頭上一拍：

「我禽你鼈仔子的！快點吃！快點吃，講啥物事？」

那個慌忙地把瓶裏的汽水朝嘴裏一倒。地九爺把摺扇對擺汽水灘的女人揚一揚：

「記在賬上，嘔？」

說罷，拉一拉頭上的馬敦和草帽，香雲紗衫兩面撇開，對那婦人睨一睨，一搖一擺向碼頭走去。

婦人還想趕上去，刀疤阿三對她做一個手勢。她呆呆立着，只見刀疤阿三走到地九爺身旁，咕嚕些什麼，那

個同意地點點頭。刀疤阿三立刻跑回來，把那婦人拖到角落裏：

「大阿嫂，阿拉看儂可憐，在頭目門前替你說了句好話……」

「謝謝儂爺叔，謝謝儂……」

「他答是答應了，不過……」眼珠朝婦人手裏一斜。

「這應該的，這應該的。」婦人急促地伸進小襟裏去，摸出一個白布包，放在手心上解開來，一疊鈔票，她

蘸蘸涎吐，數了幾張，搓到刀疤阿三手裏：「爺叔，儂幫幫儂窮人忙。」

刀疤阿三把手裏的鈔票，用眼睛一數：

「啊喲，大阿嫂，看儂樣子也勿像第一次跑跑格，」把錢一揚，「這一眼眼數目算啥？儂想，我要代儂把貨

色從「黃鼠狼」手裏拿出來，勿是容易，要擺肩格的，這一眼眼數目，嘔，儂同我尋開心。」

婦人怕又衝犯了，連快又抽出幾張：

「爺叔，佢做小生意苦惱來西格，儂爺叔譬如做好事……」

刀疤阿三把兩疊併在一起，很快的數了一遍，閉着眼把頭一點：

「算了，算了。我代你去辦。」說罷，回過身要走。

婦人在後面一把將他拖住：

「爺叔，這……這貨色啥辰光可以拿，……可以……？」

刀疤阿三紅着臉：「觸那娘，我會逃脫啥？世界上沒介容易事體，儂想，從黃鼠狼手裏把東西拿出來，事體

麻煩得邪邪氣氣。那能，那能……儂格女人那能介十三點！」忽然又放低了聲音，「你快去排隊，等船上的人你

完，等船上船的辰光，我會把你的東西送來的。我每天在這碼頭上，又不會逃到啥地方去？我拿你錢，當然代走

辦事體，我又不是小抖亂，嘔，你快去，快去，」一面把婦人亂推，「快過去排隊，宿貨！」

婦人喪氣地向行列走去。他把錢一塞，急急地去趕上地九爺。

船正在向碼頭靠近來。船上也有很多搭客，擁在欄後，向碼頭這邊看。

碼頭上的行列更紊亂了，日本憲兵趕來趕去唬嚇着。

地九爺他們趕到擺船前，對巡捕點點頭，在繩子下躡過去。

船還沒靠定，地九爺帶着他的下手，混和在挑夫們，紅馬甲們中間隔水跳到船上。

船上的客人也很亂，各自看顧自己的行李。叫喊着，咒咀着。

人們來去穿梭着。到處是汗臭。……

地九爺一上船，在船上做「眼線」的小蹄胖立刻迎上來，在他耳旁咕嚕着，手向前艙甲板上指指。

那個點點頭，三個人一搖一擺走到甲板上。在一個鄉下人身後站住。上上下下打量着。

鄉下人穿了一套藍布衫褲，褲跨上顯得很臃腫，身旁放着一刀豬肉。

船已經搭了跳板，客人們開始往下湧。那鄉下人不自在的灣下身，想去拿肉……

可是拿不起，有一隻脚在上面踏着，他吃了一驚，抬起頭看。一個粗大的漢子，滿臉黑斑，香雲紗衫撇開着

，露出結實的一片胸膛，上面刺滿花龍，一隻手托着腰，一隻手搖着扇子，向他甩着眼睛：

「朋友，到上海來做生意？」

鄉下人看看他們三個人，連忙點頭：「嚶，嚶。」

「你帶些啥東西啊？」

鄉下人指指地上：

「嚶，帶些肉，嚶嚶……」臉上掛着不自然的笑紋，兩眼恐懼地望着他們，地九爺在鼻子裏笑了一笑，把背

靠在鐵欄上，眼珠朝那個下身一望：

「近來錫塊倒很值錢，是嗎？」

鄉下人立刻臉色轉白，結結巴巴說不出話來。地九爺對他搖搖手：

「你放心，大家中國人，我一定幫你忙。」

「我……我……」

「你也是！把這個東西吊在褲子裏，誰看不出？」

鄉下人似乎更驚慌了，拚命對他拱着手：「爺叔，幫幫忙……」

地九爺把摺扇一合：

「曉得，我派一個弟兄代你拿。」

「拿？嗎，我自家會，會拿的，會拿的……」

地九爺嘴裏「嘖」的一聲：

「我看你也不是第一次跑這條路，這裏碼頭上的「風頭」鬮仔子的你難道不曉得？你帶的是啥？是錫，被東洋人抄着了，抓得去搶斃！」

刀疤阿三在一旁插進來說話：

「鄉下人，我看你還是初跑，不曉得風險，碼頭上抄關緊得勿是一眼眼，黃鼠狼，東洋人，儂帶的又是這票貨色，做單幫犯不着用拿性命去換，是哦？是哦？」他指一指地九爺，「這位爺叔在碼頭上有肩格，保儂不出事體。」

「鄉下人望望這個，望望那個，無可奈何的點點頭：

「好，格末，我拜託儂這位爺叔，不過，爺叔的意思是……」他兩眼瞪着地九爺。

地九爺笑起來，

「銅錢方面慢慢談，沒關係的，等貨色送到了，隨便你客氣，多一錢少一錢，我們又不會同你爭，出門出路，朋友多一個是一個。是不是？不過你得快把貨色交給我，隨我的弟兄，早點走路，等東洋人來了就討厭。」

鄉下人猶疑地點點頭。小蹄膀翹翹大指拇：

「到爐子間去，……」

鄉下人想跟着走，忽然想到什麼的又立停了：「爺叔，我想，我想還是先講好價鈿好。」

地九爺有些憎厭似的皺皺眉：

「好吧，你既然不相信，先講定也好，嗎——」他沉思似地，看看自己的扇子：「嗎——，這樣吧，第一次交情，我也不好意思多要，」眼珠向那個一斜：「嗎——十萬塊。」

鄉下人嚇得一跳，「這……這……」

摺扇一合：「啥？」

鄉下人勉強掛着笑臉：

「爺叔，儂講笑話了，我們做做苦惱生意，那裏能拿得出十萬……」

刀疤阿三拍拍他的肩：「朋友，有閒話好講的，依你那能？」

鄉下人支吾了一下，恐懼地看看三人，伸出一根手指：「一……一萬。」

地九爺用上海話罵起來：

「觸那娘，你尋啥開心！你這人這樣小兒科，我冒這末大風險，只拿你一萬塊？」

鄉下人兩手對挫着，尷尬着臉望着地九爺。

小蹄膀做好人，拉一把鄉下人的袖子，低聲地：

「價格朋友也真是，一萬塊。現在時勢一萬塊那能打得倒人家？我看你還是爽快點，船上客人快要走完了，

東洋人上來，你犯不着。」

鄉下人可發了鬻性：

「爺叔，這是你們討上來的，我又沒要你們來替我拿。……」

還沒有「拿」完，一個鐵槌硬的拳頭擊在胸口，他被打得靠在鐵欄上。

「我爺你鬻仔子的！」地九爺彈出眼珠，把摺扇在頭圈裏一插，袖口捋到膊膀上，左龍右鳳刺滿藍花的兩手

，下巴向鄉下人一昂：「你嘴巴裏說些什麼？鬻仔子的！」

小蹄膀假意做着好人，過來把地九爺擋住：

「好，地九爺，看我面上。」一面回身去：「鄉下人，儂講閒話也太不曉得輕重，人家是好意，儂……」

「你鬻仔子的！今天你不說清，我地九爺不讓你過門。」

刀疤阿三也捋捋袖子，做出相打的架勢。小蹄膀打着軟場：

「地九爺，儂勿要光火，這件事保在我身上，我攤肩格，保儂雙方全滿意。」又轉過身去：「鄉下人，我看

你還是識相點吧！」

鄉下人很識相，委屈地點點頭：

「好，好，東西歸你們拿，不過，我最多祇能出五萬塊，我，我……」

地九爺把手一擺：

「不行，不行！本來倒好商量，現在一定要十萬，一個子不能少，俺地九爺是這種脾氣！」

鄉下人忍無可忍了。

「爺叔，儂這算啥，真當我是鄉下人？我爲啥一定要給你們拿，貨色是我的，出事體勿出事體不用儂管！」

刀疤阿三要發作，被地九爺一手攔住，他走近去一步，兩手在胸前一疊：

「好，算你有種！」他把鄉下人從頭看到腳，又回看上來，冷笑了一下，把領圈裏的摺扇拔出來，向碼頭上

一指：『你走吧！』

鄉下人想不到結果是這麼意外，向他們三人看看，一句話也不說，氣虎虎的拾起地上的豬肉，朝跳板走去。地九爺對刀疤阿三一掬嘴。

刀疤阿三會意地，從鄉下人後面追上去，擦過他的身子。先趕到跳板口子上，對兩個穿制服的咬着耳朵。

等鄉下人走近口子，胆怯地向那邊一看，只見口子上的一羣人全狠狠的盯住他。

他嚇得一呆。又看見刀疤阿三也在那邊對他指着指頭。

他突然感到惡兆似的，心裏一陣跳，再也沒有勇氣向前，連快走回去。

甲板那邊忽然有人喊着：

『帶私貨！快抓住他！抓住他！』

鄉下人嚇昏了，只覺得整個碼頭亂闖闖的，人們全在追逐他，在他腦海內立刻湧起幾個幻影，一個被鞭撻而死的血屍，種種嚴酷的刑罰，監牢……他禁不住一陣心寒手裏的肉扔在地上，拚命的朝後艙逃，沉重的錫塊拖住他的腿，後面的脚步声，喊聲漸漸逼近來，他心裏一急，把身體朝欄外一跳……一連串水花濺到甲板上。

立刻傳上來救命聲。地九爺靠在船舷上，對着下面罵：

『鼈仔子的不識好歹嘛！』

只見那人，因下部過重，漸漸的直往下沉，他拚命的伸出兩手想去抓住什麼，一面大聲的喊着救命。

『你喊，你喊有個屁用，碼頭那邊別人看不見！』

『爺叔，爺叔，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地九爺在上面揮着扇子，冷笑：

『你這鼈仔子，救你？掩要看你死！』

那人沉了下去，又立刻掙扎地浮了起來，兩眼已經失了神，手伸得高高的：

『爺叔，爺叔……』忽然看見有一隻舢板搖過來，他就拚命的喊：『朋友，朋友，救命哪！救命哪！』

舢板搖近來了，船夫打算把槳伸過去救他，忽然想到什麼的立刻縮回：

『我救你，把你救了起來，你給我多少錢？』

鄉下人有些瘋狂了，胡亂地叫着：

『三萬塊，我給你三萬塊，快點先來救我，先來救我……』

船夫好像很滿意這個數目，就把槳伸過去。——

『我禽你鼈仔子的，你敢！』

槳伸在半路上，聽得喝聲，抬頭一看是地九爺，嚇得連忙把槳收回。

地九爺在上面用扇子指指自己：『認得俺嗎，識相點，跑開！』又向鄉下人罵起來：『觸那娘，我要你錢你倒不肯，他一開口就是三萬，好，鼈仔子，我要看着你死！』

鄉下人全身失了支持，向上面怨恨地望一眼，絕望的揮動兩手，沉了下去，江面上泛出來幾個水泡……

地九爺笑得聳着兩肩，看刀疤阿三他們還呆呆的向上面望着，就在他頂上用扇子一拍：

『看你的鼈仔子，咱們走。』

三個人大模大樣走下跳板去。

碼頭上的搭客們正魚貫地被檢查，一部份衝到船上。等他們走近口子，忽然一個女人拖住刀疤阿三的袖子：

『爺叔，爺叔，我的貨色，我的……』

刀疤阿三甩一眼，揮去她的手：

『啥事體，啥事體！』

『爺叔我的貨色呢？船快開了啊！爺叔！』

『啥貨色，儂格女人阿有神經病？滾蛋滾蛋！』

婦人有些瘋狂了，拚命的抓住他不放：『你，你……』

地九爺趕上去，拍——一個耳刮子把她打在地上：

『識相點！』回過頭對刀疤阿三用下巴一指：『咱們走！』

他們三人很快地走到籬笆外，叫住一輛三輪車，地九爺拍拍刀疤阿三的肩膀：

『你想法子把鄉下人的屍首撈起來，把他身子裏的錫塊替淹送到老七家裏。』

刀疤阿三回頭就跑。

三輪車夫等着，他和小蹄膀跳上去把腳一頓：『快！快！大東飯店！』

車夫掬起屁股，把車子朝前推幾步，然而坐上去，腰部東一灣西一灣的踏着，車輛因多時沒加油，噤咕噤咕的響。太陽晒得滿地紅，這人出油，地九爺把扇子罩在腦前遮陰。

『地九爺，你的手段真辣！』

「鼈仔子的，這種人是屈死味！」

小蹄膀好像有些擔心：「要是有人知道。」

「你這鼈仔子也這末胆小？就憑我地九爺，幹下了，誰敢碰一下？」

兩個人都沉默了，我想我的，你想你的。三輛車夫踏他的。忽然噤咕聲停了，他們到了大東旅館。

乘電梯到四樓，推開房門一看：季五魁，楊大鼻子和三四個人閒談着。一見地九爺，大家興奮立地即起身，

招呼着。地九爺把草帽一揮，走進浴室去，抽出一條毛巾，沒頭沒腦的揩着臉上的汗珠：

「鼈仔子的，這天直叫人冒油！」

楊大鼻子走過來：「老九四！今兒格得利嗎？」

「還用說的？」小蹄膀抽着煙：「我們的九爺沒有出門不得利的！」

「多少？」

「今天可不是錢，」小蹄膀用手比一比：「是錫塊。」

「錫塊？」楊大鼻子捏一捏鼻子：「怎麼攪的？」

「大鼻子！」那邊地九爺喊了一聲，對他擠擠眼。一面把話扯開去：「怎麼，你們這些鼈仔子不叫兩個嚮導

社來白相白相？」

楊大鼻子在沙發裏一坐：

「咄，又是嚮導社！」

地九爺把手巾隨手一扔，扇子刷刷刷的一下揮開：「你們也只配叫嚮導社！」

「喲，說不成你還搭上了姨太太？」

「姨太太？」他把鼻子一噘，「俺還不要呢，俺現在有一個女朋友，是個女學生！」

大家全跳起來，將眼楞得老大。

「女學生？」

「禽你個鼈仔子，你們不信？」

別的幾個昂着腦袋，像自己沒把話聽清！

地九爺把桌子一拍：「好，俺立刻打電話叫來看！」說罷，立刻跳起來，趕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八

大家瞪着他。

「一會兒，電話接通了。」

「喂，你們大陸公司嗎？叫皮箱部林士響聽電話……我姓萬，……你叫她電話好了，我有要緊的事……」

大家走近來。

他做了一個手勢，小蹄膀遞了一支香煙給他，他得意地一口一口吸着，等了好一會，忽然把香煙拿下，連忙把嘴湊上聽筒，怪裏怪氣的講！

「喂，儂哈人？哦，你林士響，小林兒我哈人？你猜猜看我是哈人？……不是，鼈仔子的，是……不是……我是萬金聲！喂……好久沒見哪！喂，今天有空嗎？過來談談，俺給你介紹幾個朋友……」

……你？你今天不來，下次不要來找我了……」忽然眉毛眼笑的：「喂，對囉！這才聽話，喂，小林兒，俺在大東旅館四百十六號，旅館裏不好？這有啥關係，鼈仔子的！我會吃掉你……現在是四點鐘，你公司也快關門了，俺要你一刻鐘以內趕到，俺等着你哪，……好……好……好……鼈仔子的一會兒！」

冠的，把電話掛斷，他很吃力似的噓一口氣。

季五魁，把頭頸一縮：「喔唷，喔唷，我當真是女學生，原來是個女職員！」

「俺尙鼈仔子的！人家讀過中學。像你，一隻雞巴也不識。」

「那還不容易？」地九爺得意地揮着扇子：「上海灘上祇要有錢，就樣樣好辦，姓林的這隻婊子，長得真不錯，大陸公司裏也輪得上一隻鼎，俺碰見她還是前一個月的事，俺天天去找她，到她櫃台裏去買東西。俺知道鼈仔子的女人都愛錢。故意在她前面揚揚皮夾子，有一次俺跟她瞎談談，她家裏很苦，俺答應幫助她，每月貼補她多少錢，不過要她……」

「要她個覺？」

地九爺點點頭：「跟你說，一個人在活不下去的時候，什麼都情願！」

「她今年幾歲？」

「你問她幹啥？」地九爺站起來，向衆人一揮手：「來，來，沒事做，咱來推牌九！」

大家也很有興趣地，立刻擁在桌子四周，洗牌聲，呼喝聲，佔有整個房間。地九爺做莊家，兩次統賠，直冒

火，在第卅副上，他把牌在桌子上一拍，把牌一摸，臉立刻拉長下來：

「亮牌！」

大家都一申頭。

突然磁——呀一聲門開了。

大家於是將眼睛全掃過來。

門口出現一個女人苗條的身影，有一副纖巧的腰肢，裏一件蘋菓紅有淡花格的旗袍，白雞皮高跟鞋，肉色絲襪。

進來的小女人對於屋裏的空氣似乎不大習慣，想朝後退，又遲疑着，嘴巴裏因為吸取過濃的煙味嗆咳着，另一隻手則用淡藍的手絹抹鼻樑。

女人輕聲地喊：

「九爺。」

於是有七八對眼睛都掃在那個嬌嫩的粉臉上。

門口那個開始扭捏不安起來，頭祇往下垂，恨不得找個地縫給鑽進去。

小蹄膀想摔摔唾沫，這小女人真他媽的會裝腔，但他吐到喉嚨口，覺着不合適，又給嚥下去，地九爺支起喉嚨。

「你是好大的譜啊，電話打了半天，儘等就不來。」

那個把淡藍的小手絹抹鼻子：

「九爺，你不知道，公司還沒散工，頭腦說……」

九爺沒心情聽這個，他向林士馨招手：

「來啊！過來，小林兒，鼈仔子的。」

那個想抬起脚尖，但又躊躇着，用惶恐的眼色看着大家。

「鼈仔子的，你怕啥？你是嫌俺老鄉瓜，怕人笑話！」

九爺邊說着，於是幌郎郎笑起來，赤裸着的大肚子則像彈簧似地顫抖着，笑聲裏充滿金屬韻味，似乎能將屋子給拾起來。

其他的幾個也傳染地呵呵笑起來。

於是三四張嘴巴在角落裏輕聲噤咕着！

「這就是九爺相好的！」

「怪細巧的娘們，一雙眼珠子水汪汪地，真迷人。」

「說的是，簡直像女學生嘛，你就瞧那走路，一扭一扭的。」

「他媽的就不像個公司裏女職員。」

於是大伙兒幌着腦袋，撓大姆指，再用驚羨的眼色注視這屋子裏怪不合稱的一對。

九爺壓根兒就沒注意別人在搗鬼，一個勁地用大黑扇揮着。

「鼈仔子的，這天，這天熱得真叫不成形。」

楊大鼻子向大伙兒擠擠眼，於是衝着發楞的小女人說：

「大姐，你瞧九爺熱得這樣子，不過去給扇扇風涼啊！」

楊大鼻子儘力使臉上擠起笑意，於是眼眉毛耳朵都簇在一起，好像要把那大鼻子拾起來似的。

九爺笑着將大腦袋拚命搖，楊大鼻子的話正說到他心窩裏。

「鼈仔子的，小林兒還不過來，連你大鼻子爺都看不過去了。」

小女人祇能慢騰騰地走過去，九爺就乘她冷不防在她豐腴的屁股上擰了一下。

大家就都咧着嘴大聲的笑：「好呀，地九爺！」

地九爺拉着小女人，那個想躲開，但九爺捏得牢牢地，像抓小雞似地一提給抱到大腿肚上，大把掌緊緊摟着女人的腰肢一面咧着嘴，從鑲滿金牙的齒縫裏吐露大蒜臭，滿嘴濺着唾沫。

林士馨的渾身有股黏膩的感覺，濃烈的汗液臭熏得她祇想作嘔，又好似暈暈地失去了支持。

但她的臉上却得勉強掛着一層笑。她担心，說不定「鼈仔子的」九爺給他一個拳頭。

楊大鼻子摸鼻子，他微微灣着前身，他每次打算告辭總是這麼的。

楊大鼻子的鼻子似乎是一個標記，其他幾個就怪不得已的跟着站起來。

但地九爺用手揮着：

「不行，俺尙你鼈仔子的，都坐下！」

「真够味兒！」

大家祇好乾瞪眼你瞅瞅我，我瞅瞅你，又給乖乖地將屁股擱在櫛子上了。

地九爺偏過腦袋，用勁把林士馨撲一下子；

「鼈仔子的來，小林兒唱一個，唱一個給你爺們聽聽，大熱天解解悶。」
「九爺，我……」小女人用哀憐的眼光，向她身邊粗魯的男人哀怨着，但那個完全不買賬，用結實的手臂搖着小女人的腰肢，慫恿着：

「小林兒，你就唱一個，鼈仔子的，你就不給你九爺點面子。」

「九爺；說真的，我實在唱不來。」

「咳，又是這一套，裝媽的蒜，操他鼈仔子的，又她媽的不是黃花閨女，見不得人，害他媽的羞？」

「九爺……」

「別廢話，說唱就唱，做事一乾二脆，我點個曲子，就是那個，那個什麼，電影裏唱過的四季，鼈仔子的，真他媽的拘，那個什麼，四季相思。」

林士馨却像呆了似地儘發楞，地九爺用勁推着小女人頭上的髮絲卷一點沒給散開來。

「唱啊！我禽她鼈仔子的，你趕情今兒傷了風，你沒聽過那個，那個周璇，嗯，周璇唱過，真他媽的，頂括括的明星，小嘴脣一撇一撇的，你也來一手啊！」

楊大鼻子不放棄每個可以河諛的機會，他將大拇指攪得老高：

「九爺，不是我說，我說你老人家，真好福氣，她長得又漂亮，又會唱……哈哈！……」後來的話就給滑到一長串的嘻嘻裏。

「瞧，別人都在誇你了，你就成心要拚你九爺的台。」

「九爺……」

「別鼈仔子的九爺九爺叫不完了，喉嚨張開唱吧！」
林士馨就祇得尖着嗓子唱起來。

「春季裏來百花開。」

孟姜女尋夫……」

唱了兩句却像斷了的線，忽然停下了，屋子裏突然被靜止下來，顯得難堪的寂寞。

屋子這裏那裏就祇聽見揮扇子的聲音，與旅館裏別的房間的騷擾遠遠應和着。

小女人的嗓音憂鬱；蒼涼，弄得人心頭酸溜溜地。

地九爺不愛聽那喉嚨，真沒勁，黑醬的臉板下來，想發作。

在座的其他幾個看看不對勁，楊大鼻子一摸鼻子，於是大伙兒嗖地站起來。大伙兒打着招呼就往門口走。

地九爺雖然嘴巴裏噤咕：

「鼈仔子的，你奶奶的屁股都長了瘡坐不住？」

但可沒一個人將他的話攔在心上，刀疤阿三領頭，拱着腰，挨次走出去了，小蹄膀殿後，「擘——」一聲，房門給帶上了。

屋子裏就剩下地九爺同他的小女人。

怪熱鬧的房間一給冷落下來顯得怪不調和似地，骨牌橫七豎八地在圓桌上打瞌睡，空氣裏浮着煙霧，地上糟成一片，是瓜子殼；是黃黏黏的痰；是抽剩下的煙蒂在壁角裏冒着煙。

地九爺等人一走，順手將摟着的女人朝沙發上一攢，喀唧唧，小女人的身子在彈簧椅上跳舞。

「鼈仔子的，我說你就是不識抬舉叫你唱，偏他媽子裝腔，像鬼喙似地。」

小女人用着扇蚊子的聲音嘆息。

林士馨有一個古怪的想頭，她想幕地給那傢伙一拳，這算什麼呢，這就是日子，簡直比妓女還不如。但一望到那健實肥碩的身體，她不由得又振顛了，或者那業的想頭也是危險的，要是地九爺看出了破綻，那

她可該受着什麼懲罰？

林士馨的整個身體就跳動在那傢伙的手掌上。

小女人急急地低下了頭，面孔一直紅到耳朵眼裏。

地九爺嘎聲叫茶房拿啤酒，獨自啃啣啣飲着，一杯又一杯，光着脊樑，死勁地揮扇子，又拚命地抽煙，像同誰鬥氣。

嘴裏却咕嚕着。

「鼈仔子的，算識他媽幾個字，俺也看不上，俺沒喝過墨水，可玩女人不是第一遭，那一個不小心伺候地九

爺……」

小女人蜷伏在角落裏，縮成一堆，像預備聽任宰割的小動物，想哭，但不敢把淚珠掛在眼睛上，心裏像浸在冰窖裏，祇不住打哆嗦。

小女人的腦筋裏浮現起一幕景象來。

那是今兒早上，她的驕腳娘跟她說：

「士馨，今兒上公司裏說說情，看能不能領點薪水來，大米賣十二萬了，米缸裏還剩下一撮，房錢也偏過幾回了，還有什麼自來水電燈……唉……」

「不！不！不！就是那麼一唉——」一下，林士馨的心裏於是就像突然攔了點什麼，往下沉。

她的娘就祇會嘆聲嘆氣，她其實又何嘗不知道她女兒在公司下月的薪水也預支過了，那個安份知命的婦人，她一輩子幸苦着，連五十塊錢的大餅都捨不得買來吃，有了點錢也就喜歡燒香唸經，但菩薩總不會從天上憑空給你撒下一粒米。

說那話的時候，她的父親還呼呼地睡着正熟，太陽都在屋脊上昇了半天了。其實他起來又能做點什麼，有什麼事給他做，找事，找來，整天的找事也找六三五年了。

於是有衆多的影像在她腦筋裏翻滾着。——

母親僵硬的背影，頭角上加深更多皺紋，父親蒼白沒血色的臉，還有她那小兄弟，七八歲的孩子，照理也該送到學堂裏去了，但成天就會在弄堂裏同野孩子瘋個沒完，常是臉上抹得烏黑黑的，見了他姐姐就會伸出那張像陳某炭的手要鈔票買糖球。……

沒有一樁事使她愉快，這樣的家，灰色，沉悶，像黃霉天爬滿青苔的牆壁。

人家看外表，以為林士馨挺够譜，穿得時髦，有白雞皮高跟鞋，閃色真絲長襪，還有時式的皮包，電燙頭。而其實，其實呢？林士馨是這樣在過日子。

地九爺在屋子裏踱起來，說是踱，却似乎腳頭在同地板出氣，登登登！躁得地板祇響。

林士馨想開了，思緒從紛亂中理清，眼前有一個大字跳出來！

「錢！」

錢在林士馨的腦筋裏發起酵，越轉越快，像洪流；奔馬。

對錢，林士馨看在錢的份上，她該順應着點地九爺些，無論如何，她今兒得從他身上撈一筆錢，她媽不是還等着買米！

林士馨將一雙迷人的眸子朝地九爺擲過去，含情脈脈，水汪汪地。

湊巧地九爺也正將目光移過來，於是一下碰着了。

地九爺像觸了電，腿發軟，走着的脚步也立定下來了。

「鼈仔子的！」

那一對含情脈脈，水汪汪的眼！

地九爺想掉轉臉，總不能這麼洩氣，在這小女人面前他該擺擺譜，總不能叫她飛個媚眼這就攤下去。他地九爺今兒得給這小女人一番教訓，叫她看看地九爺是不是好惹的。

但不成，那小女人又擲過一個媚笑。

「鼈仔子的！女人，嗯，這就是女人。」

地九爺的身上輕了半截不成，別看她，但眼睛偏不由主地斜過去瞟，事情壞了，眼看著自己的威風，全騰了

空。

「九爺：」小女人嗷叫起來了。

「鼈仔子的：」地九爺再也忍不住了，有一股魔力在朝纏着他走。

於是一撲身就一下將小女人抱起來，摟在心窩裏。

林士馨一陣噁心，心頭子却忽的一亮：

「九爺！你忘記了，那個……」

「那個？」地九爺的眼睛突地閃亮了起來。

「鼈仔子的，你不早說啊！要錫子就是錫子，媽的那個那個的。」

小女人覺得好氣又好笑，她得耐點性子，一副腔調更給抹得撫媚了。

「九爺，你不肯給了？你不是說小林兒要什麼就給買什麼？」

地九爺皺眉毛，這小女人的一張嘴真有他的。

「你前兒個不是拿了一筆，都花光了。」

「嗯！」可不是，你就不肯給人想，見在內邊那兒是讓阿！買一雙絲襪就是糞托，三花牌的粉又貴了，這

日子拿個十萬八萬的也不够使用啊！」

「那裏那裏，鼈仔子的，實在，實在，錫子還沒來得及去打啊！你不看我那兒有空呀！」

九爺爲着表示自己的信實，槌着胸膛，一似要將心給挖開似地。

「那麼，九爺，你就不打吧！」

「喂，你看你這小心眼兒，不是說着給你嗎？你手頭少錢用？」

「喂……」

小女人逼着地九爺就去拿錢，地九爺儘拖延着，但小女人的心眼兒比什麼還精，她知道在這旅館裏成天進進

出出儘是人，待會不準誰來了，又多半能等個空。

小女人想得仔細，她媽今兒還等她這筆錢去買米。

如果可能，她還打算給自己的父親沽一瓶酒，給貪饞的弟弟買包水菓糖。

地九爺被執拗不過，祇得翻起了身，站了起來。

小女人乘這當兒整整衣服，掠頭髮，用淡藍手絹擦鼻樑。

地九爺從懷包裏掏出了一大卷鈔票，紅紅綠綠的，一抖從手心裏散開一桌子。

「小女人一縱身跳起來，迅速地將鈔票揀起來，用感激的眼色注視着九爺。」

「九爺，謝謝啊！」

地九爺却重覆在房間裏打着重重的步子踱起來。

林士馨不忘記：「九爺，別忘記啊，我說那個那個鴛子啊！」

「喂——鼻孔祇喘一聲。」

地九爺用濕手巾擦身上汗珠子，他的黑絲褲子完全被汗漬浸透了，但他却似乎一點沒覺得，撩起嗓子唱。

「孤王酒醉桃花宮……」

拍！拍！拍！有人推門。

進來的是刁三鑽子，黑洋衫對襟掛褲，淺淺鞋，領口扣子敞開，露出紫紅的胸脯，進來的人有着與地九爺共

同的持傲：玳瑁鑲邊黑眼鏡，鑲金牙，手臂上刺着左龍右鳳，袖口擡起，右手上帶着洋金圓鐲。

地九爺將嗓子停下來，將眼睛睜得老大睜來人：

「鴛仔子的，我說是誰？原來是你，三鑽子，是你啊，打那兒鑽來？」

來人一屁股朝桌旁的椅子坐下來，用手斟茶，一大杯一大杯啣啣喝着：

「他奶奶的，天好熱，喉嚨都乾了，這一下半天說是上那兒茶館裏坐坐，一個相好的沒找到，想着你也許在

這兒，就這裏來了。」

刁三鑽子將小眼睛珠子瞧地九爺，又瞧瞧林士馨：

「老九，說真的，你不嫌我來的不是時候？我倒沒想着還有人。」

「鼈仔子的，說那裏，大家都是熟人，還用得着那麼客套？」

「壁朝林士馨揮手吩咐。」

「小林兒，過去，給你三鑽子爺澆把涼手巾。」

林士馨，坐在床沿上，沒答應，也沒有起身站立的意思。

地九爺祇嘖嘴，「鼈仔子的」

那個却拱起半個身子連說：

「不敢當，不敢當，老九，你這是……」

「三鑽子起身裝着要走的樣子，但地九爺便兩隻手又給按下來：

「鼈仔子的，三鑽子，你這是罷那門子的文，屁股沒接邊就要走，什麼話？」

牙：「

沒的事，俺將才還說，要是你來得早，同楊大鼻子，小締勝他們推牌九就不會那麼背，你瞧，那是鬧啥鬼，你聽見過沒有，連摸三輪閉十，說不定你先會來了，風就轉好也說不定，嗯，連看三輪閉十，真鼈仔子的。」

「這就是你才弄的人，多久了。」

「才一月。」

「老九，真有你的，這小娘子長得挺秀氣，南邊人？」

「嗯。」

「三鑽子突地想起了什麼，用手搔着腦袋半嚮說：

「老九，你說够不够奇怪，將才我走過市場上，因為閒着沒聊，所以走得很慢，聽見有女人在背後叫喊，怪

像俺那邊人的口音，俺扭轉着頭，一看是個告地狀的！」

「鼈仔子的，你這也是少見多怪，這大地方，聽見個把外鄉人口音就覺得好奇，啊呀！我說啥玩意，一個告

地狀的。」

「老九，你別又嘴啊！你聽我說下去，那告地狀的前面擺一張相片。」

「攔張相片？」

「嗯，兩口子合照的，還有個抱在懷裏的小娃兒！」

「三鑽子，你看了那相片？」

「嗯，我看了，真够怪的，那相片的男人真像你，就是沒你現在那麼福相。」

「像我，你還是白天見鬼，魃仔子的！」

坐在床沿上的林士馨突然爲他們的談話吸引住，尖起耳朵聽着，這邊兩個却沒有人注意到，仍自顧自地談下

去：

「我說老九，你從鄉下來這兒多少年了？」

「你問這幹啥？要說也有個八九來年了。」

「你討過親？」

「嗯，討過，早就給忘記了，這些年祇顧往外闖，家鄉的事早就丟在腦子後頭了。」

「聽說這幾年家鄉的情形不大好，說是鬧過一回旱，又淹過一回水……」

「俺也有時聽說過，誰覺得着那些？咱能混到今天不容易！」

刁三鑽子沒注意他的話，自己說下去：

「俺還聽說家鄉簡直沒吃的，連樹皮都被啃光了，有不少家鄉人朝這邊跑。」

「雞巴大的事你倒好像對這怪感興趣，俺不懂你的意思，俺僉你魃仔子的。」

「俺想說不定那個告地狀的女人就是……」

「魃仔子的，你是說真話？你趕情沒醒醒？」

「不，老九，同你說真話，真的，那相片上的男人實在像你，像你。」

「……」地九爺的臉上掠過一道紅暈，於是生着橫肉的臉膛就更顯得紫紅了。

「老九，你有過孩子吧！」

「那孩子有多大？」

「出來的時候，好像才抓週。」

「俺是看約摸有個十歲年紀，就說那臉盤子也同你像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

地九爺祇顧搔頭皮，臉想背過來，但一轉頭正對着那林士馨，那，女人正緊蹙着他，魃仔子的，真糟，事情

都給這小女人聽見了，連忙縮轉頭，想攔住。

「三鑽子！你……」

但三鑽子仍沒完地問下去：

「老九，那女人的右臉角上是不是有塊疤，像給火燒傷似地。」

「……」

仍沒開腔，地九爺雖然不住揮扇子，但臉膛鑲得更紅，血拉拉地像猪肝。

「老九，你不打算去瞧瞧？要是真的是大嫂，這才叫有趣呢！戲上有一齣這叫啥玩意？這不合叫千里尋夫好

團圓，哈！夫妻團圓……人都是人呀！」

「哈！哈！」地九爺也祇能尷尬地附和笑着。

林士馨的臉蒙着一層更深的憂鬱。

「這世界，這界……」她沒敢想下去，心窩裏祇覺得有一股冷氣往裏竄，涼寂寂地。

拍！拍！拍！又有人在敲門了。

地九爺的心鬆了一下，心裏想。

「龍仔子的，這下總算得救了。」

門一開閃進了黑油油地小伙子，那是急火星，滿下團團轉，脚步老是站不穩。

「九爺，九爺，碼頭上捐信，捐信說，說下一班江輪就……就快到了，要你親自親自走一遭。」

「就這些！」

「嗯，要你就去！」

「龍仔子的，滾你的，知道了，回去說就來。」

急火星慌張張地就想走，刁三鑽子將他拉住，站起來向九爺說：

「我同急火星一塊先走了，說不定碼頭上要人照應，喂，我說老九，那個事情，我說那個攤地狀的，你得開

去看看！」

兩個人隨着舉起步子走了，地九爺送了個苦笑。

房間裏再次祇剩下兩個人。

地九爺對空中揮了揮拳頭，筋骨猛然地發着喀啦啦響。

「鼈仔子的，就那麼麻煩事，才坐下，這裏來人，那裏來人，碼頭上還得去。」

走到林士馨坐着的，將發着大蒜臭的嘴巴湊過去。

「小林兒，過來，給你九爺香個。」

但小女人却急急地將臉拉過去。

「九爺，你不去看看那女人。」

小女人撇着嘴，聲調很沮喪：

「啊呀，鼈仔子的，你也聽了三鑽子的話，他胡說。」

「他說得那怪像。」

「女人就愛管閒事，小林兒，不說那個，俺倒忘記了，你不是要金鐲，幾兒個咱們去打去。」

但這當兒，林士馨却不曾爲那動人的話感着興趣。

「九爺，我說你該看看她，究竟是結髮的呀！」

「小林兒，你是怎麼了，吃我的醋了……」

「我……」女人撇撇嘴。

「對你說，九爺的老婆早死了。」

「我不信。」

「管你信不信吧，就說那個攤地狀的是我女人，那也是活該，人的命勉強不來，俺發財這是俺八字好，她呀，前世作了孽，那怕做叫花子討飯呢，俺管不着！」

有力的臂膀在空中揮了揮。

兩個一閃身挽着手從旅館裏走出來。

太陽已經偏山了，在街上煦煦攘攘走着人，天氣裏依舊很燥熱，悶塞煩厭。

他們走到一個叉路上，該分手了，地九爺用粗壯的手腕緊緊握住林士馨的小手用勁的捏着。

女人怪吃力的把自己的手掙了出來，骨頭節兒還有一點酸痛，就把那淡藍色的小手絹往鼻子上抹一下，拿眼

角輕輕的瞪了那楞小子一眼。

地九爺的心裏像是一隻小刷子刷了那麼一下子似的，怪舒適，身子輕鬆的像駕了雲，一脚跨到三輪車上，

揮揮手，那三輪車夫就淌着汗用力的往碼頭上踏去。

車走了好遠，地九爺還回過頭來望，肚子裏可還咕嚕着：

「真够勁兒，他鼈仔子的，這小娘們！」

在人叢裏已經找不到了那小娘們。

那小娘們正一個子才在這條大馬路上，她的手有點酸痛，剛才在旅館裏刁三釐子的話苦痛的扭結在她的心裏。

「人都是人呀！」她心裏想。

這一條馬路上就全都是人，誰都那麼忙，直着眼睛跑來跑去，就好像馬路上就是自己一個人，撞到別人身上就用手一撥，把別人撥到旁邊去，頭也不回的走下去。

沒有誰顧到別人。

林士馨的心裏很亂，不知道應該想那一椿，旅館中的騷亂時常使她噁心，但她還……

在一隻有血的手裏要一些錢，便連志節也糟塌了。

六月的天氣足夠令人悶熱的，林士馨就用淡藍色的小手絹揩揩鼻子。

她不想看這些，她祇把旅館裏的那一些些苦痛的扭結在自己心裏，心裏很難受。

她還走下去，這樣可以省些錢，並且她從前走慣了的。

馬路沿上有一個穿得稀爛稀爛的小孩子，抱着一棵小樹用勁的嘴，就好像這是一株甘蔗樹，嘴裏可還「嘩拉嘩拉」的喊：

「肚皮餓煞哉呀，肚皮餓煞哉呀！」

許多許多人都圍着他看，比那次海京伯馬戲班廣場上的人還多，都呆蠢的張着嘴，讓一條涎水由嘴角上流下來，滴在地上，兩隻眼睛一瞬都不瞬，呆看着那孩子的嘴，和那被剝了一圈皮的小樹：

「肚皮餓煞哉呀，肚皮餓煞哉呀！」

靠近馬路沿，有一個女人，像一隻小香扇墜似的掛在一個穿西裝的男人胳膊下，那麼小巧，那麼玲瓏的攀着男人問：「樹皮也好吃麼？樹皮？」

男人怪嚴肅的點點頭：

「嗯，好吃的，當然，才多維他命哩！」

女人以爲男人在說俏皮話，就捏起小拳頭來在男人的肩膀上槌一下：

「看你說的，樹皮有多好吃哩！」

男人撒嬌的用手撫撫肩膀，笑着掙辯着：

「可不是，維他命才多，外國雜誌上都寫着。」

女人就用手揉着男人：

「那麼你也吃，你也去吃！」

兩個人笑着，揉着，摟着，打情罵俏着纏扭過去。

嚼樹皮的孩子還在那裏喊。

林士馨都看在眼裏，又好像都沒有看見！

「人爲什麼要活呀！」

她嚇了一大跳，將頭向四外望望，沒有人向她說話，她偷偷的用手摸摸皮包，地九爺塞過來的一捲鈔票，硬

硬的還在。

心裏安慰了一下，人爲什麼要活呢？

像是天要壓下來，軋得人透不過氣，就更顯得熱，更顯得煩燥，更讓人噁心。

林士馨趕緊閃開這個圈子，眼珠子呆滯釘在地上，讓腳自願自的走下去。

前面都是人的腳，擋住前面的路，慢慢的移動，後面的人可拚命的用力推。

像是有什麼東西黏在身上，極力想擺脫似的，她拚命的把脚步加快，天可是太熱，鼻子尖上就又冒出汗來。

她把那條淡藍色的小手絹往鼻尖上抹一下，直着眼睛往前跑，平常她的心中沒有這麼亂，今天便不然，刁三

鑽子的話像揪住了她：

「爲什麼都是女人呢？女人便不是人？」

她的心裏一陣煩，就低着頭衝下去。不管前面有什麼，用手一陣亂撥，耳邊聽着有人喊：

「我不呀，媽媽我不，……」

哇哇哇的哭起來。

肉碰着肉一陣敲。

「哇哇哇……」

突然，林士馨覺得背後輕鬆起來，背後的人彷彿被墜下了幾步，那曾經滾上來的小青臉大半在拉扯着他朋的

友：「有什麼好看，假的。」

「看看看，看看看！」

林士馨的心中感到一陣的空虛，忍不住的回頭望一下：

許多人圍成一個圈子，一個枯黑精瘦的孩子，在圈子裏跳着脚哭：

「哇哇哇……」

背脊上還插着一隻草標，像是戲台上的番邦大將。

「哇，哇，哇，——」

旁邊跪着一個女人，瘦黃臉，額角頭上一隻揭色的疤，掙得發緊，色扯白臉的皺着眉頭子，像是要把這對眉

頭圍成一團：

「哭什麼！還不是爲大家夥好！」

「我不，我不，哇哇哇……」

女人就沉沉的嘆一口氣：

「唉，你爸爸做的孽呀！……」

人圈子外面一個少年踮着脚往圈子裏看，另一個小綠臉拚命的拉扯着：

「有什麼好看，這都是做出來騙錢的。」

林士馨可嚇了一大跳：

「多分是來了。」

可不是那個女人，額角頭上還有一塊疤，死榻榻的。

她就往前湊上一步，擠到圈子裏去。

這可真難擠，這地方的人就是這麼愛熱鬧，多少年也沒有看見過賣孩子的，如今有一個，嘩，當是看一場戲

也好。所以就有一個老頭子說：

「嗨，世道日衰，什麼法子都想得出來，嗨，」

林士馨低頭看看地下，果然有一張照片，三個人，一個男，一個女，一個孩子，都土頭土腦的，可怪嚴肅，

那男人還特意用墨筆勾出來，光着頭，粗眉大眼的，嘴裏好像還冒着大蒜的氣味。

像片的下面用粉筆綴上歪歪斜斜的小字：

夫君小照如有仁人君子通風報信感激不盡。

由照片過去不多遠還有三個大字：

賣小孩！

驚嘆號歪着頭，像是獨眼龍眼眶裏流下來的眼淚，被一陣大風刮到馬路上來。

這是文章的題身，後面的文章倒也不多，可是很精彩：

千里尋夫困倒路旁，親生兒子賣掉做盤纏，便宜得很，夫君如在尙有天良可來救我娘在家裏都哭瞎了眼，可

隣肚皮餓呀。

林士馨把眼睛往四面渺一渺，沒有看見婆婆，祇是那孩子：

「我不呀，哇哇哇哇！」

女人的眼珠子通通紅，額角頭上那塊疤就榻榻的發光，扯着嘎啞的嗓子敲着孩子的屁股：

「莫哭，還不是爲大家夥好！」

一面齊了腿跪在那裏，深深的一個響頭碰下去：

「呀！」頭碰在水門汀地上，很響很響：

「老爺們，太太們，行行好吧，孩子買去給個把錢就行！」

看看四周圍的人，沒有人言語，就歪在那裏嘆氣。

「唉，總是要餓死的，那位善心老爺拿去罷，我不要錢！」

林士馨皺皺眉頭，心裏一陣噁心，強忍一下，忍住了：

「我問你，你是河南人？」

「俺！」

「那麼那個？」指指地上照片的男人。

「他是俺爹！」

「他的名字？」

那跪在地上的女人早就睜着一對通紅的眼睛一瞬也不瞬的望着這小娘們，想找個機會插上嘴，好容易抓住，

就一下子搶下去：

「那天殺的，大姑，他叫萬金聲，萬金聲，大姑，出門一下子七八年，連根毛也沒有寄回來，咱鄉下人，大

姑，妳不知道，一個個都是死光了，仰着一隻鳥，伏下來一隻鳥也沒有，俺……」
旁的人就又笑起來，怪有趣哩！」
林士馨皺着眉，像蚊子扇翅膀似的嘆着氣：

「喂……」

她的手碰到手提籠上，那裏面硬硬的一塊觸着手：

「萬金聲，萬金聲……」

女人，女人，哎，都是女人！

女人用手推推孩子：「再不然，大姑，妳把孩子領去吧，俺不要錢的！」

孩子就又跳着腳哭起來：

「俺不去，俺不去呀，俺不，俺要媽，俺要爸，俺要……」

小娘們眼眶子一圈濕，沉默着。

沉默着。

一大羣人都看着她。

沉默着由皮篋中把那硬硬的一塊摸出來，輕輕的掩在孩子手裏。

周圍的人都跳了起來：「價許多，鈔票！」

跪在地上的人發着抖，要撲上去，又不敢。

「大姑，大姑，孩子妳帶去。」

那大姑搖搖頭，沉寂的，拿淡藍的小手絹抹抹眼眶，轉過身去。

女人顫抖着爬起來：

「大姑，大姑妳實姓，俺給妳供個長生牌位，大姑！」

大姑用手絹掩着鼻子：

「我，我是……」一轉身，拖着遲緩的步子走了。

告地狀的女人由後面追上來：「大姑，大姑，妳……」

林士馨遲緩的：

「沒有意思，沒有，我們，我們……」她自語着：「我們都在……風塵中……流轉。」

——完——

本刊作者動態

白 峯

關山月已於前月結婚

「失去的愛情」已由中電拍攝，導演為徐昌霖。

程育真赴美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系攻讀。

懷正文化社擬出版懷正中篇創作叢刊，每套五冊，內容計有鳳子之「沉渣」，秦瘦鷗之「危城記」，沈寂之「鹽場」，施濟美之「莫愁巷」，劉以鬯之「失去的愛情」，及姚雪垠，李輝英，等作品，一套八折優待，本刊代為預約。

湯雪華已於一月二日結婚。

鄭家愛已痊癒。

史天行至申，主編中華時報副刊。

葉明拍戲忙。

令孤慧因校中功課繁忙，寫作不多。

大衆文藝叢刊已出石琪之「豹子酒」，蕭羣之「鹽巴客」，田青之「買賣街」，在印刷中計有溫凡之「審判」，葉明之「舞台之歌」，林莽之「拾陽記」。

施濟美之「鬼月」及孫了紅之「活捉」，預約者踴躍。

陳蝶衣主編之「生活」，內容逐期精彩。

吐吐之「吐吐國」已擇吉動筆。

歌牧在杭執教，頗為忙碌。

吳崇文為鄭毓秀案常出入法庭。

上官牧已返滬。

蕭羣，石琪將於下月初返申。

俞昭明來滬小遊。

曾慶嘉任某報特約記者。



報

復

· 若 鴻 ·

四個月前我和蓓蒂一同考進了他的公司。蓓蒂的辦公處是和喬治一個房間，做他的女書記。而我則在外邊處理問訊，招待，以及收發信件等一切事務。爲了日常接觸的緣故，蓓蒂和喬治很快的發生了情感，不久，他們便熱戀着了。

這消息很快地傳播開來，公司經理愛上了女書記的新聞，便成了同事們茶餘飯後談話的資料。喬治的父親自然也徵有所聞，但很奇怪他對蓓蒂從不會注意過。喬治在過去不會有過戀愛，他只有幾個極普通的女朋友，可是在認識蓓蒂後都逐漸生疏了。他的初戀也許在他父親的眼中，不過是很平凡的小兒女們的事。據我們所知，這頑固的老頭子對於門第觀念很深，他兒子未來的妻子必須是門當戶對的大家閨秀，否則便會有損他的門楣。現在，喬治將要和身世飄零的蓓蒂訂婚了，他知道這消息，將要怎樣呢？

那天是星期六，我在很異常的情緒中過去。爲了他們的事使我也很不寧靜，公司中沒有一個人知道這件事，他們要把這消息保留到明天生日舞會裏

發表，我當然要爲他們保守秘密。今天喬治和他父親都沒有來，這是很尋常的情形。三點鐘的時候，蓓蒂接到喬治的電話，約她到弟弟斯咖啡館見面。我看見蓓蒂很興奮的披上外套，挽了手提袋出去了。

我爲他們作福，這一對幸福的璧人。現在他們開始有一個最甜蜜溫柔的時間了。

六點鐘我也有一個約會。從五點鐘的下班時間到六點鐘只有一個極偏僻的時間可以讓我回家及修飾。因此我不住的看表。五時正，我第一個立起身，匆匆地離開了辦公室。

我和蓓蒂合租的是一個小洋房裏的亭子間。慣常我們從後門進出。大約在五點二十分左右，我才回到了家。剛上樓梯，就聽見亭子間裏有一種清晰的嗚咽聲，有些像蓓蒂。我非常驚異地跑上去，推開了門，蓓蒂俯伏在她的床上，眼淚淌濕了一大片被褥。旁邊有一堆撕碎了的照片，零亂地在地板上散着。聽見門響，她淚痕滿面的抬起頭來看我。

「露茜……」她嗚咽得不能說下去了。
我走過去，扳着她的肩問道：「蓓蒂，你怎麼了？」

「他父親不答應，用脫離關係的手段恐嚇他，他就屈服了。……後來，他對我說，我們的戀愛不過像孩子般的不懂事，現在讓他離開我，忘了過去的一切……」她伏在我膝上痛哭。

我聽了只有沉默，用手輕輕地撫着她的髮。

「蓓蒂，」我執住她的手。「你一向是勇敢的。世界上無論什麼事都像夢，綺麗的夢只能鎖在靈魂的深處，不能徘徊在記憶裏。你還年青，你有你的前程，放出你原有的勇氣來，創造一條新的道路。喬治既然是那麼懦弱無情，你又何必傷心若此呢？到了相當時候，你會陷入第二個情網，那時你或許會覺得，第一次的戀愛是盲目而又錯誤的。」

「也許是，可是一個破碎過的心，上面永遠留着血的痕跡。」

「它不可以等待另一個人，用眼淚把痕跡洗去嗎？」

「啊！露茜！」她撲入我懷裏痛哭了一回。我輕輕地拍着她，她只是嗚咽着。但是我給她拭淚時發現她的眼睛裏忽然閃爍着一種堅定的光，我不能分析那表示什麼，也許她有了一種決定，但也許又不是。」

時間就這樣悄悄地溜去，蓓蒂不住地流淚，抽

泣，最後她似乎疲倦了，閉了很清靠在枕上，一會兒竟睡着了。

我輕輕地扶她睡好，給她蓋上毯子，坐下來喝一杯茶。我發現時間已超出我約會的時間十分鐘了。我怎麼好呢？看看床上的蓓蒂，緊閉着潤濕的雙目，微微地打着鼾，似乎睡得很熟，於是我決意出去一趟。

回到了家，天已黑了。樓梯上的電燈壞了，我只好摸索着上去，房門像我出去時一般掩着，沒有燈光從門縫裏透出來，蓓蒂大概還不會醒來吧。

我過去推門，推不開，原來門已被鎖上了。叫了幾聲蓓蒂，一些沒有反響，我詫異極了。

一陣恐怖與懼怕襲上我的心頭，似乎有一種可怕的預兆，我打了一個寒噤，在手提包裹掏出門匙開了門進去，裏面沒有人。床上的蓓蒂不知到那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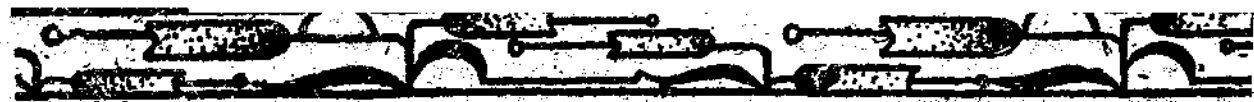
床上的被褥摺得一絲不亂，一切都靜悄悄的，不像發生過什麼事。那麼蓓蒂到那兒去了呢？

一個不能滅除的意念泛上我的腦子，「她不會有什麼意外吧！是的，她也許——」跳了起來，本能地抓住了皮包，就衝了出去。

但是找了一夜，我終於失望地回來。

× × ×
清晨，我被床頭的電話鬧醒。

「喂，是露茜麼？我是——蓓蒂。」



「蓓蓓！」我驚呼着，抓緊了電話筒。「啊！蓓蓓！你，你……」

「我現在在龍華機場上。五十分鐘後，我要離開這裏到香港去了。我來不及回來跟你道別。露茜，你來一趟好麼？我還想請你給我帶點東西……」

「蓓蓓，你怎麼……」

「現在來不及說了，你馬上來吧，到這裏時我會把一切告訴你……要緊的東西都在我的皮包裏，你只要替我找一只手提箱，帶幾件平常穿的衣服，還有，請別忘了我床頭上的照相本子……」

「蓓蓓……」

「別說下去了，露茜，你快一點來好不好？」

「那麼——好的，我馬上來。」

X X X

龍華機場籠罩在拂曉的晨曦裏，遠望過去只見一排一排銀白色的，草綠色的飛機，在剛昇起來淡淡的陽光下發着光。一隻正待起飛的C字47號中型機前面站了一大堆人。我的車子直開進去，在那堆人的前面停了下來。我一面下車打發車夫，一面在人叢中搜索着蓓蓓的影子。

「露茜！」一個清朗的聲音在喊我，接着，一個稍矮，但出色地明豔的女郎向我奔過來，她穿着一件玫瑰色的外衣，圍着白色圍巾，那分明是蓓蓓。

第一使我吃驚的是她臉上呈露着的輕鬆活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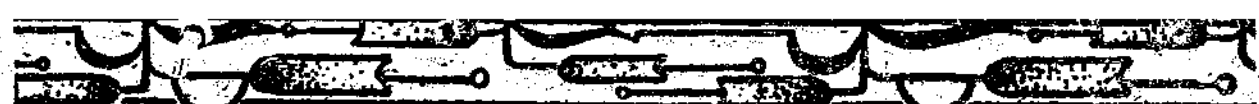
表情，這和她昨天深度悲哀的態度適成反比。她跑過來握着我的手說：「露茜！我是多麼快活啊！你應當祝福我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別瞞我，蓓蓓，你當真有一個愉快的旅程嗎？」我用懇求的眼光望着她。「爲什麼憑了一時的激動，你便要決意離開上海？我想——你將來要懊悔的。」

「懊悔？哈，我怎麼會懊悔？」蓓蓓大笑起來。「你要知道，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啊！」

「我不懂你的意思，蓓蓓，告訴我，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呵，露茜，我以爲你是應當知道的，難道以前我沒有告訴過你，我也許要跟林部長他們到香港去嗎？昨天在他們家裏，我想了一夜，現在我決定了。今天，我馬上得跟他們走。你看，他們不是都來了嗎？」她用手指着飛機那邊，林部長正站在扶梯旁，用很莊重的態度，對幾個來送行的市府要員談話，他的高貴氣質的夫人，挽着他們的孩子，微笑着站在他身邊。我才突然的想起來，好多天前蓓蓓曾約略告訴我，林部長將因公事帶家人專機南下，預備先把家人送回香港的別墅中去，然後自己再飛廣州調任新職。當蓓蓓未進康生公司的時候，本來是他的孩子底家庭教師，這次他們南下，會屢次請蓓蓓同去繼續她的職務，結果蓓蓓因熱戀喬治而婉辭了。現在她從喬治處受到了刺激，很可能的她



會履行這未諾的口約。昨天我爲什麼這樣粗心，跑遍了蓓蒂熟悉的人家，而偏想不起他們一家呢？那麼今天正是他們預定起程的日子。怪不得我奇怪蓓蒂這麼快買到了飛機票，原來她乘的是林部長的專機。

「那麼，你以爲你應當離開喬治嗎？」

「你爲什麼一定要提到他？我爲的是我自己的前途。」她似乎很生氣地說。

「不，」我肯定地說。「你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喬治不過是一時的糊塗吧了，如果他知道他是真愛你的，他便會不顧他父親的反對。假使你仍舊常同他在一塊，提醒他過去的事，我想他不久就會明白過來的。」

「但是，現在我已不需要這樣了。」

「不需要這樣！爲什麼？」

「露茜，在事業和戀愛不能并立的時候，只有擇一而犧牲，現在我是選擇了後者。」蓓蒂癡癡地說，在深黑色的大眼中，表露着一種難言的苦痛。

「但是，蓓蒂……」

「但是我已經決定了，你知道我做事是從不反悔的！」

她的堅決的語氣使我不知怎樣說好，一陣離別的悲哀襲上我的心頭，我伏在她的肩膀上，哭了。

「蓓蒂，我不能離開你……」我嗚咽着說。停了一會她對我說：「我留在上海的東西，請

你都替我暫時保留着。還有，這裏，」她打開了手提袋，交給我一封信和一只鑽戒。「請你代我交給喬治。那戒指，是，我還給他的——好讓他將來送給另一個女子。」

「那麼，喬治！……」

「是的，我恨他，一輩子都恨。」

說到這裏，蓓蒂的聲音開始有些發抖，我聽出了這聲音裏所包含的怨，恨，痛苦，失望，和悲哀。我望着她的臉，假如一個少女的失戀有那麼多的痛苦的話，現在都表現在蓓蒂的臉上了。是的，她恨喬治，我也同樣的恨他。假如她恨他的程度是一百分的話，我決不會少於九十九分。這些年來，我們兩個孤零的女孩子，在風雨飄搖的生活中，已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友誼。我們生活上，心靈上的需要互相寄託已毫無疑義。至少，在我的單方面說，是離不開蓓蒂的。現在，在這樣突然的時間，是誰把我們兩個依附着的女孩子擺佈在天涯海角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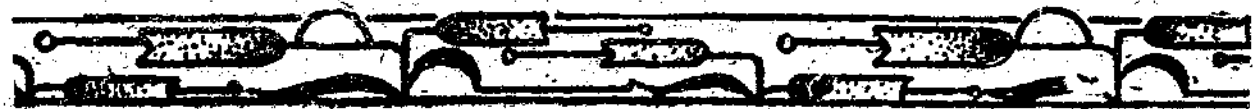
我看着她深鬱的眼睛說：「我是了解你的，蓓蒂，……喬治，我要……」有一句話我想說出來，但總是忍住了。

最後我只握一握着她的手，看着她走上了飛機的扶梯。飛機終於發動了引擎，斜向空中飛去。她在窗口向我揮着手帕，但我看見她的眼睛裏，忽然閃動着晶瑩的淚光。

x

x

x



現在，我又回到這寂靜的狹小的亭子間來了。從機場上回來，脚步是沉重的，心也是沉重的。蓓蒂走了！現在，這寂寞的房間裏，只剩下孤單的我，而且，從此我還要孤單的生活下去。

這顆沉重的心使我悵鬱了一整天，我躺在床上尋思着，沒有去參加喬治的生日舞會。

我恨喬治！我恨他！蓓蒂在機場上痛苦的臉又呈現在我的目前，我記起了我想說而又忍住了的話；我要報復！假使喬治用沒有價值的愛情來搗碎蓓蒂的心的話，我要用同樣的方法來報復。

男子的心是堅硬的，無情的，假使有一天喬治也爲了一個女子而心碎，他也許會了解蓓蒂的受傷的少女的心，同時更會了解蓓蒂這次出走的意義。現在我正要用這種手段來對付他，我要引誘他和我來一次假戀愛，到他的陷到情網裏去時，我要突然的拋棄他，讓他嘗到一次相同於蓓蒂的失戀。

這是一件困難的工作，要獻媚於一個自己不傾心而對方又不鍾情自己的男子，使他墮入情網。然而我竟這麼決定了。爲了蓓蒂的創傷，爲了我良好友伴的喪失，我有一顆倔強的心來逼使我這樣做。

從這天以後我變了，我改去了以前不事修飾的習慣，使自己變成鮮豔美麗，現在我要開始演劇了！

在蓓蒂走了的第二天，我壓抑着紛亂的情緒，

上辦公室去。我不知道今天能否見着喬治，我不知該怎樣開始告訴他蓓蒂的出走和實行我的計策。

然而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今天例外地坐在我的寫字椅上，好像專誠等候我來一般。我受他這驟然一嚇，竟呆住了。我正躊躇着不敢進去，但是突然聽到他粗暴地喊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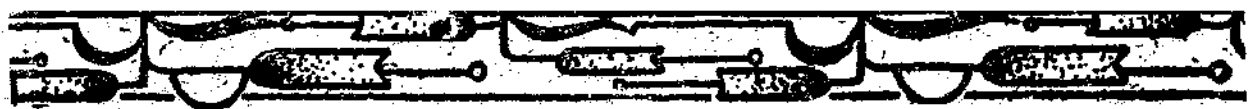
「是誰啊？誰在那裏？——快進來！」
我，好像從惡夢中青醒過來，發抖了一下說：「露茜？」

他的調子是多麼悽愴！使我不知怎樣回答。可是他的面孔直打入我的眼簾中，我看見他是那樣蒼白而頹唐，眼睛失了神，舉動無力尋象一個女子。我失聲叫了起來。

露茜，我……」他不能再說下去了，眼淚從他的眼眶中直流下來，最後他索性把臉藏入雙手中，嗚咽起來。

男子在女子面前有這樣的舉動，往往是會叫她不知所措的，尤其是像我這樣的女子，更尤其是當我有這樣的心境的時候。喬治今天在我面前的一副愁苦的形態，是否真的爲了失去蓓蒂以致於此？或是他故意在我，蓓蒂的知友面前裝成這個樣子的？我收拾起疑惑的心情，走到他身邊去安慰他，我用手拍拍他的肩。

「露茜，」他抬起頭來向我說：「蓓蒂現在怎



樣了？」

「她走了。」

「走了？」他驚愕。「到什麼地方去？」

「香港。」

這突然的消息顯然震動了他的整個神經。他捏

住了我的手，用顫抖的聲音說：「怎麼一回事？露

茜，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吧！我求你。」

我不能回答一個字，我的心紛亂得厲害，無法

控制自己的聲音使它成爲平靜。於是我默默地開了

皮包，把蓓蒂留給他的信交給他。

那封信是這樣寫的：

喬治先生：

我現在知道，戀愛產生在不同的階級，原是世界上最愚笨的事。現在，我走了，請你告訴你父親，不必再擔心你們光榮的門楣的損害，同樣的對於你，我也決不會做你們父子間情感的障礙。南國是我的故鄉，現在我發覺她正在招手喚我。

現在我仍要借你的話來跟你道別：「讓我離開你，忘了過去的一切。」當你接到這信時，我已經到了香港，在那充滿海洋氣味的雲團裏，去作新的幻想了。

蓓蒂

他看完，臉色發白，我輕輕地拿起了他的手，套上了蓓蒂還他的戒指。

X

X

X

喬治兩天沒有來辦公，聽說他病了。

我在小說中常見一個男子爲一個女子瘋狂或自殺的事，我向來不大肯信。現在相同的事將要發生在面前。我懷疑喬治的病是否會有這樣的趨向，我決定去看他。

晚上下了班，我到華麗花園去買了一束百合花，走到聖保羅醫院，找着了頭等八號房間，一個看護正從裏面出來，她說喬治剛吃了藥睡下，但她可以進去代我看看他睡着了沒有。

我說：「謝謝你，我想還是讓我自己去看。」說着我輕輕地推開了門。

黃昏的光從窗外斜斜地射進來，喬治閉着眼睛躺在床上，當我的脚步聲驚動了他睜眼看見不是白衣的看護而是我時，他有些吃驚的說：

「想不到你會來看我。」

「那麼，我不該來嗎？」

「不是，我的意思是，假使你是像蓓蒂一般的恨我，你便不會來看我。」

「你怎麼知道蓓蒂在恨你？」

「她是應當恨我的。」他又嘆了一口氣。「露

茜，我對不住她。這幾天來，我似乎一天到晚瞧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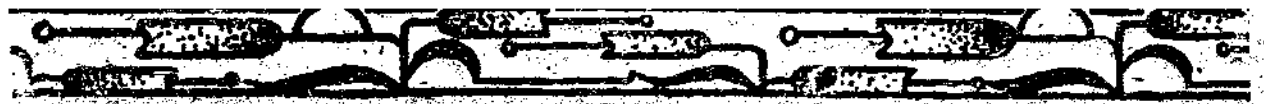
她的影子在我的周圍，罵我，怨我，恨我。我爲她

失眠，爲她憔悴。思念她，懷想她。」

「但是你却會親手搗碎她的心。」

「是的，」他悲哀地說。「這就是使我生病的

「是的，」他悲哀地說。「這就是使我生病的



原因。一向我太尊重我父親底意見，我不願傷了他的感情。」

「因此你甯可犧牲你愛人的心，粉碎你自己的夢。」我恨恨地說。憤怒之火又在我的血液裏燃燒起來，我記起了我的計劃，我的荒謬而不合情理的計劃。

我看着他憂鬱的眼睛，一半試探地說：「那麼，你現在是懊悔了？」

「不，不是懊悔，只是單純的內疚。」

「也許是你不夠愛她。」

「是的，」他說。「也許這樣。假使蓓蒂知道這事實，她應當爲我們的及早分離慶幸。」

這是多矛盾的遁辭！可是爲了要作弄他，我故意說：

「蓓蒂是一個很剛強的女子，即使她不知道這事實，她也能在很短的時間忘了你，只是我看你倒忘不了她呢！」

「我希望我能忘記她。」他苦笑說。「露茜，假使你能原諒我的話，希望你以後別提起蓓蒂。」

黃昏的太陽把窗帘的影子投在壁上，微風輕輕地吹過來，把它拂成極妙曼的舞姿，這房間的空氣顯然並不惡濁。我望望桌上的花瓶，裏面正插着一株已經開始凋殘的玫瑰，這對於潔淨的房間未免有些不相稱。我記起了手中的百合花，便輕輕走過去，拔出了凋殘的一束，我對他說：

「這昨夜的玫瑰，你以爲該換上一束嗎？」

「你以爲嗎？」

「你不愛玫瑰花？」

「有時我愛她的顏色，但是她有太濃郁的香味和太多的刺。」他說。「可是假使你今天買了玫瑰花來給我，我却是同樣歡迎的。」

「但我買的却是百合花。」我撕去筒形的紙拿出了花說，「可以插上嗎？」

「當然，謝謝你。」他說。「喔！百合花！我最愛的。」

「也是爲她的顏色麼？」

「不，爲她的溫柔和清麗。」

「那麼，要不要我天天送一束給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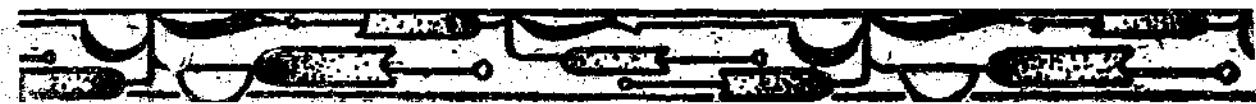
「噢，太歡迎了，這是我生命中的光榮。」

從此，我便天天買一束百合去看他。

× × × × × × × × × ×

喬治原不是大病，他失去了蓓蒂的傷痕，得到我的彌補，很快地復原起來，十幾天後由我伴送出院。起初我料想他失去了蓓蒂，要恢復他的心境，原需一個很長的時間，可是事實上却來得出乎意料的快。喬治現在是活潑強健，生氣勃勃，誰也看不出他是新近失戀的人。

爲了歡娛他病後的精神，我們會一同參加了幾次舞會和茶會，有時也單獨同去看電影，話劇和散步。我們有着很愉快的享樂時辰。遇着晴朗的天氣



，我們開車到吳淞的海濱上，聽海潮的歌唱，像孩子般拾着貝殼，雨天，我們會穿着雨衣到公園裏去，聽雨點滴在梧桐葉上的聲音。歌場舞榭，有我們的歡笑，深郊古寺，也有我們的足跡。我逐漸留意到喬治態度上的轉變，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到他的情感。

有時，當我們一同出去遊玩之後，喬治送我回家終愛在我家裏坐上一會。當我把自己親手煮的咖啡遞給他時，喬治有好幾次執着我的手說：「露茜，你現在怎麼是這樣美麗？」

在喬治病愈後的一個半月裏，我們的友誼直線地進展着。在這中間我們沒有提到過蒂蒂，特別是喬治，我直覺着他現在是陷入另一個情網中。我一方面奇怪男子們脆弱善變的情感，一方面感到自己達到目的的僥倖。

然而，更奇怪的是我自己。當初我以為要獻媚於喬治，和他假戀愛，是一件十二分困難的事，至少做起來要費很大的力量。可是現在我却覺得非常自然而容易。這真有點令人費解了，難道這是年青女郎特有的技能麼？抑或是，假使愛神的弓弦上搭好了箭待發的話，他却不經意地失手射中我倆的心窩了？

有一次，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我們在一個朋友家的舞會裏出來，喬治沒有駕車，他在繁星滿空的靜夜下送我回家。我們沿着貝當路慢慢地踱着優

閒的步子。天是那樣的藍，微風輕舞着樹葉，使它發出沙沙的聲音。

漸漸地我們轉入較昏暗的街段，喬治今天是特別的沉默，他似乎在深思，而我不願去打斷他的思潮，只是用手插在他的臂彎裏走着。驀地，我聽見喬治柔聲喚我。

「你想，人們在這樣莊嚴美麗的繁星之夜下，他們的靈魂會互相坦白一點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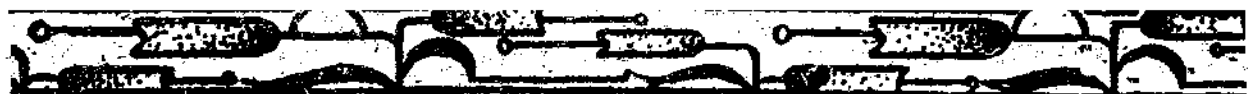
「我想是的。」
「那麼，假使我靈魂現在對你坦白，你肯同樣做嗎？」

我聽到了他像有些發抖的聲音，帶一點驚異的轉過頭去看他。他顯然與尋常有點不同，眼睛裏有一種異樣的光彩，發抖的嘴唇使他失去了往日善說的辭令。啊！我知道那個時間來了——那個我預期的辭令。啊！我知道那個時間來了，可是它來得太快，我一點都沒有預備，我有些害怕，於是我急急地說。

「不，喬治，我現在不需要你坦白，因為……」

「但是原諒我，我現在必需說。」他停下來用灼熱的雙手握着我的肩，俯下身來柔聲說，「露茜，我愛你，我發狂的愛着你。同時我一刻不能忍耐的要知道，你也愛我嗎？」

現在，該是我施行報復手段的時間了，我可以



對他說幾句尖酸刻毒的話，諷刺他剛才用的是對蒂蒂求愛的老調，再說出一篇大道理來罵他一番，然後甩開了他扶着我肩膀的雙手，萬分不屑的跑開去，昂着頭跳上一部街車，拉回我的寓所。但是我的臉紅了起來，我不敢看他火一般的眼睛，迅速地低下頭去。

一只溫柔的手伸過來托起我的下巴，瞬間，他灼熱的唇已貼在我的唇上。我想掙扎，但在他的力的臂膀裏一點都沒有用。

過一會他輕輕地說：「親愛的，現在讓我聽你說：你愛我！」

我徬徨得很，一剎那間我竟失去了理解的能力。但是我忽然看見他深邃的眼睛，像是兩道閃閃的光透視着我的靈魂，我頹然的低下了頭，吁了一口氣，微弱地說，「是的，我愛你。」

我發覺我的淚充滿了眼眶，我在他有力的懷抱中哭着。人們的靈魂在靜穆的繁星之夜下也許是坦白的，我的愛超出了理智的所能抑制，我畢竟說了真話。但是，對於蒂蒂，我該怎樣向自己解釋呢？爲了她受傷的心的報復，結果又奪了她的愛。爲了要喬治了解少女的心，結果連自己也不能了解自己。啊！喬治！他真能永恆不變地愛我嗎？還是要我做繼蒂蒂後的第二個犧牲者？我忽然覺得自己是多麼愚蠢，多麼脆弱，多麼容易衝動情感？於是，我用力甩開他的手，迅速地把臉轉過一邊說：「不

，不！我不相信公子哥兒們的愛情。」我的淚簌地掉到我的衣襟上。

「聽我說，露茜。過去我有一個很幼稚的迷夢，但是當你純美的影子射進我的生命，我便被那聖潔之光喚醒。現在我有理智，有情感。我對我的愛有着十二分的把握。露茜，以前我以為自己只是忽略了你體態的美，到現在我才知道還忽略了你靈魂的美。露茜，你別責備了，並且一輩子也忘不了。」

「但是我的美只能使你一時迷惘，我也許不能喚起你內在的光和熱，只要你父親一提醒你，你便會發覺我的醜惡。」我惡意地把以前的話譏諷他。

「啊！怎麼你老記住這些話？露茜！」他着急地說。

「因爲有時候，太年青的人們的戀愛只像孩子般的不懂事。」

「怎麼？露茜！你不相信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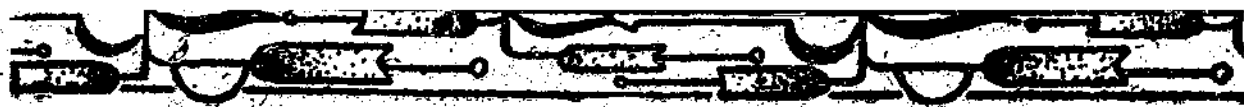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我只相信事實。」

「那麼你肯不肯，在這個月內和我結婚？」

「結婚？」

啊！這事情來得太快了，我沒有絲毫的準備，匆促間我失去了考量力。我閃避地說：「我怕令尊大人會反對吧，而且你一向是尊重他的意見的。」

「哦，我想起來了，對，露茜，明天有一架北上的飛機，我有一個在航空公司做事的朋友，說起



過那機上有兩張退下來的票子，我可以去請他想想辦法，這樣我們可以秘密到青島去結婚，結婚後再通知他們好了。這樣我們不是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嗎？

「唔……喬治，明天是太快了，這問題你還得讓我想一想，我明天答覆你，好嗎？喬治？」

我整夜失眠。

大概在早晨五點多鐘的時候，我才朦朧地睡去。剛合上眼睛，就被窗外刺耳的汽車喇叭聲鬧醒。

天色已經發白，我推開窗門向外望去，啊！那是喬治！正跟那揉着眼睛的二房東家的娘姨進門。

我詫異地在床上坐起來，他却已迅速地轉入我的臥室，一見了我張開兩手說：

「來吧！我的新娘！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

「什麼？」

「汽車就在門口，我們要趕趁七點鐘開的飛機。他吻我一下，就拉我起來，替我穿上晨衣。」

露茜，難道你現在還在躊躇嗎？快，我們在這裏還有二十分鐘的時間預備。」他看看手錶說：「你的手提箱在那裏？讓我來替你收拾一點東西。」說着他把我推進了盥洗室。

我迷迷糊糊的隨着他的支配，他替我收拾了一些簡單的行李，鎖上了門，把一切交給了二房東，於是十五分鐘後，我和他坐在他僱來的汽車中了。

車子駛進龍華機場內停止，我和喬治跳下車。我在這地方送蓓蒂，還不過是兩個月前的事。可是多麼奇怪的事情竟會發生在兩個月後的今天，我不是在做着一個怪誕的夢麼？

機場上依舊是那樣的擠着一大堆人，一隻快要起飛的飛機像上次一般的停着。喬治一手提着手提箱，一手挽着我，從人叢中穿過去。突然，一個熟悉的聲音從後面驚動了我們：

「喬治！」

我們回過頭去，啊！一個尊嚴的白髮老頭子，目光响响地望着我們。那是喬治的父親，我們的老闆，陳康生先生！

喬治呆住了，我也呆住了，康生先生接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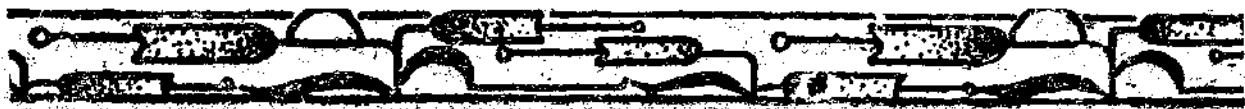
「喬治！你的一切秘密我都知道了，我時常在留意着你的行動，所以現在我追蹤着出來。」

呀！完了！我感到一陣暈眩，幸而有喬治在身邊，我還支持得住。

「父親，」喬治用肯定的聲音說：「這是我們自己的事，請你讓我們自由。」

「那末，你以為做父親的沒有干涉的權利嗎？」

「以保護人的身份來說，你也許有干涉的權利的。」喬治說。「但是，父親，你應當知道，我已經超過法定年齡了。」



「那末，你以為你已有了婚姻自主的資格了，是麼？」

「父親，」喬治用倔強的態度說。「假使你因此感到失望而要我脫離關係，那也只好聽便。因為我要顧全到我終身的幸福。」

「你已經有足夠養活你太太和家庭的能力了，你以為？」

「我想是的。」

「很好，喬治，我十分贊成你的婚姻。」他毫無表情地說。

「那末，再見。」喬治略一躊躇，便挽着我和我的手提箱，轉身向人叢那邊走。但是我們剛提起脚步，便又被那洪鐘般的聲音喚住了。康生先生用他的手杖攔着我們說。

「且慢！」

「什麼事，父親？」喬治有些着惱的說。

「但是，孩子，我相信我還有資格做公公的吧！」

他格格地笑起來，接着用手擰我的頰說：「露茜，我得着你這樣的媳婦，該多麼快活啊！」

他用顫動的手，從喬治的外衣袋裏抽出了我們的兩張飛機票子，撕碎了拋散在空中，接着，一手挽我們一個說：「現在，我的兒子和媳婦，別再那麼孩子氣了，快跟我回去。我倒很高興看看你們這一對的婚禮呢！」

他慈祥地挽着呆若木鷄的我們，就這樣三位一

體的走進他的汽車裏。

我覺得我的眼眶中，充滿了感謝的淚珠。

× × ×

半個月後，我和喬治發出了結婚的請帖，康生先生為我們主持一個極隆重的婚禮。在結婚的那一天晚上，我們接到了蓓蒂從香港寄來的一封信，拆開信封，裏面却只有一張蓓蒂的結婚照片，新郎是一個很忠厚老成的青年，我一看覺得很面熟，但想不起在那裏見過。翻過照片的背面，有着這麼幾行字。

親愛的喬治先生和夫人：

我很抱歉不能來參加你們的婚禮，因為我已經在一星期前和林部長的弟弟結了婚，現在正是我們蜜月的時期。露茜，在事業和戀愛不能并立的時候，我到底是選擇了戀愛。

謹在這裏虔誠地為你們祝福。別忘了我永遠是你們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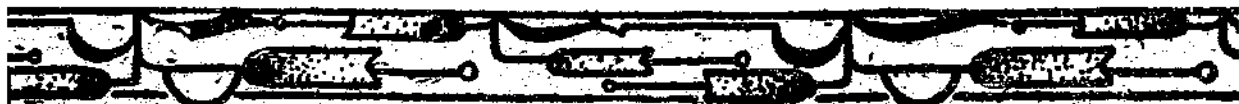
好的朋友——

蓓蒂

「蓓蒂到底結束了她的冒險生活了。」我看完了照片，對站在我身後的喬治說。

喬治沒有回答我的話，只是從他的背心袋內取出了一只發光的東西，謹慎地套在我的無名指上，那是蓓蒂還給他的鑽戒。

我擡起頭來，看見鏡子裏的喬治正對我露着會心的微笑。



罪

孽

著·桑泊莫
譯·治文莊

太陽很低的站在剛亮的天上，陽光彷彿褪色而且發瘦了。漸漸地還平淡的，帶着水氣的光線從兩扇小窗上蒙着灰塵的玻璃那裏透了進來，照在正和病魔作最後一刻爭扎的瑪克莉黛底臉上，微微的可以看見她那裸露的眉峯上有一點小汗珠。說起來她已是將近六十歲的老處女了；但因為在童年的時候體弱多病，所以一到老年，就更加變得蒼老和憔悴，看上去至少也是七十開外的人兒了。這時，她輾轉不安地躺在床上，時時把那無神的眼光斜向她底坐在床畔的姊姊茜却勒，見她總是很傷心地啜泣着。這使瑪克莉黛看了，心裏感到一陣疼痛，嘴唇動了幾次，好像有什麼隱瞞的話要講；但又似難以啓口，祇是連續的歎息了數聲。誠然的，她倆相處在一起，至少也要四十年了，一旦有所生離死別的事情發生，怎會得不悲痛哩！那是一樁幾十年前的舊事：當時瑪克莉黛還祇十二歲，而她底姊姊已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了。就在這個時候，茜却勒和她的男友亨利發生了第一次的，也可以說是末一次的戀愛。他們把懇摯的熱情，沉浸在情水的愛河中。

相識了還僅幾個月，他倆底婚約就自動的訂下了。不幸得很，亨利突染暴病而卒，這個噩耗該使茜却勒是怎樣的悲傷啊！正當這時，年幼的瑪克莉黛却走了過來，像是很懂事的安慰她底姊姊說：

「親愛的姊姊呀！不要悲傷吧！我將永遠的不離開你。在我一生中，

的睫毛內。雖然她那迷人的窈窕風姿，引誘了許多青年

我更將不和任何人結婚，永遠的陪伴着你。」

向她蝶戀般地追求；但結果同樣都遭受了她的婉言拒絕。她祇是一心一意地奉承她的姊姊。也因為這樣，瑪克

漸漸她由小孩子長大成人了，果然依舊保守着她的

而現在，這位慈惠的瑪克莉黛却悲痛地躺在床上，已是一個行將瀕死的人兒了。這時，為祝福和祈禱的牧師也來到了。

有表情的鼻孔，時時悸動；下面一張圓活的嘴角，厚密

而着色的嘴；身體的軟線波動，在每步都要激起乳峯自

由的搖晃，或美臀的蕩漾，全依着腰身的轉側；她的眼

睛是碧藍色的，且又深又亮，彷彿月光石，半關在偃伏

「這是你最後的一刻時間了！我親愛的孩子，」牧師對瑪克珂黛溫柔地說：「請把一切都坦白地講給你的姊姊聽吧！」

於是，瑪克珂黛吃力地張開那灰白色的嘴唇，開始吞吐似的訴說一樁已經隱瞞了幾十年的罪過。

「饒赦了我吧！我親愛的姊姊，」她懇求式的說：「饒赦了我吧！」

「饒赦你？」茜却勒有點愕然了。驚訝地問道：「爲什麼？我爲什麼要饒赦你？你不是爲我，已經犧牲了你一生的幸福嗎？我該感謝你，感謝你同天使般地愛護我，而我……。」

「不，我得告訴你。」瑪克珂黛打斷了她姊姊的話，不再猶豫地說：「這還是關於：亨：利：的事情呢！我記得他第一次到我們的家裏來時，我還祇十二歲；但已是一個非常縱壞的女孩子了。自他來後，的確，我已傾心於他，深深地愛他。在那時，我差不多無時無刻不在想念他，他，一個多麼令人愛慕的美男子啊！」

「後來，被我知道了你們已自動的訂下婚約，並且不過再隔兩星期就要結婚，這使我心酸得幾乎發狂。自此，我的妒忌心開始作祟，它引起我的忿恨。當時，我曾詛誓着對自己說：『我決不能讓他們結婚，並且我還得拆散他們的締結良緣；因爲我愛他，他該在我長成後和我結婚。』這樣，才種下了我生平最毒辣的而又最陰險的罪孽。」她喘了幾口氣，又繼續的講下去。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反正是一個涼爽的晚上，月

亮掛得高高的，很明亮地照耀着整個花園。我爲了要發散幾天來心中的鬱悶，便獨個兒到園子裏去散步，無意中發現你倆並肩地坐在園中石欄上。那親熱的擁抱，甜蜜的接吻，綿綿的情語……更增加了我對你們的忿恨。漸漸我也有點嫌恨他了，因爲他絲毫不注意我對他所懷抱的癡心。」

「我從園子那裏知道了用玻璃粉調和在食物中以藥死偷食野狗的方法，於是我同樣的磨了許多玻璃粉，滲和在你爲他特製的十隻甜餅中。當時他高興地吃了三隻，我爲避免嫌疑也吃了一隻。餘下的六隻，給我偷偷拋在池子裏作試驗，你還說是貓偷吃的。後來一隻隻天鷲都相繼先後藥死，你還說是得瘟病的，你有些記得嗎？就這次，我的腸胃却因此受傷得非常厲害，所以才變得如此體弱多病了。」

「亨利死後，我却又懊悔起來，不該下此毒手。一生中，我受盡良心的譴責；爲了裨補良心上的缺漏，我才立誓不結婚，永遠的陪伴着你，同時還得在我死前的一刻，向你悔過我所一手造成的罪孽，並且向你懇求寬恕我的過失。」

「現在我已全數講給你聽了，我也知道死神很快地就要降到我的身上，但是我相信假使得不到你的寬恕，是決不能得到安逸的死。親愛的茜却勒，我完全認罪了，懇求你寬恕了我吧！原諒了我吧！」她的氣喘得更加厲害，終於她的聲音也低微得聽不見了。

情 敵

彬 · 燮

「請你唸些東西給我聽聽。」
她溫柔地說。

「我能够唸些什麼呢？」他眼睛從報紙上溜到她的上面。一只很大的縫紉籃擺在她的膝蓋上。不由微微地笑起來。

「喔，什麼都行的。小品文或者有趣的消息，新聞，這些東西叫起來終是很有興致，而且，報紙上也多的是這類東西。」

「還是談些關於你的新聞吧？」
「他很快樂地說：『你告訴我，你的問話，停了下來，那支針穿在手巾上。她手指上銀色的針簍閃閃地發着光。』」

「我真不懂你爲什麼對我這只縫紉籃感到這麼親切有味。」

「唔，是的，」他一面說，一面他伸了伸懶腰，身子在椅子背上挺了挺。房間裏柔輦的燈光漸漸地談了下去，在他眼前浮起另一間房間來，與現在的一間相差不多。一個女孩子坐在那邊，也正像現在的她膝蓋上放着一只縫紉籃，同時他還見到他自己，穿着一套上尉的制服，很煩悶地坐在她的旁邊，把縫紉籃裏的東西，一件件地拿起來看。

「唔，是的，」他掙開眼來看到現在的這間房間，「是的，我對於你的縫紉籃總是感到親戚，因爲這只縫紉籃在我們之中佔到很重要的地位，你說是否？」

「是的，」她溫柔地說，頭低下來看着她膝上的縫紉籃，
「我記得的。」

「真的？」他問道：「你還記得那天晚上？」

「當然，」她很肯定地說：「每一個女孩永遠不會忘記一個男子問她求婚的那一夜的。」

「無論那個男子？」

「與她結婚的那一個。」

「你這只縫紉籃，我現在得問你說個明白我以為這是你的秘密之一。」

「秘密？」她顯得不懂他的意思。

「這只縫紉籃，」他說：「象徵着一個冷靜而敏捷的女孩子，同時也象徵着一個美麗的少婦，在這裏面有着美麗的寶藏，而且是放得那麼整齊。」

「這樣，你就以為這是個秘密了？」

「是，」他笑了笑：「這只籃子挺使我感到傷腦筋。你可知道，我對於任何的一些小事情！，終是很留意的。我由於長時間的離開的緣故，所以老是夢想着回來後的一切，尤其是你，我想我得：。」

「唔，也許是的，」她沉靜地道：「我已有模糊了。但是我那時候知道，你是要看看我坐的姿態，」她抬起頭來，看着他，微微地笑了笑：「我坐的姿態確是很幽靜的。你見到嗎？唔，你以為怎麼樣？」

「唔，很好的，」他很快地接着說：「我不是說你的姿態。我是說那天晚上的事情，——我終奇怪你籃裏的那些東西，那些鈕扣，線。」

「唔，」她很得意地說：「這是我的習慣。我終不肯丟掉任何一些小物件，我終是好好地保留着，像個孩子一樣。要是

你想要那些物件，我立刻找出來，因為，我放得有次序的緣故，你也許永遠不會知道，一件會來得這麼容易。我丟掉的那些東西，都是以後永遠用不到的。」

「唉，」他說：「這正是你那天晚上說的話。我還記得那天晚上，我也曾經問過你的，你爲什麼把這些東西保留起來。我實在想問問明白你的那只縫紉籃。」

「我也常常想問你，」她說，她放下了她手裏的手巾，把它放在籃裏，望着他道：「我還記得，在那天晚上，突然地，你像失了什麼東西一樣，而突然向我求婚，我真不懂你爲什麼那樣？」

他大聲地笑了起來，閉上了眼睛，回憶着過去的一切，當他張開眼睛來，他還是微微地笑着。

「這也正是我想問你的問題，」他說：「我自己也奇怪爲什麼我會那樣突然地向你求婚，不過，倒並不是沒有理由的。我見到你縫紉籃裏的那件東西，我就覺得，你要離開我了。可是，我不能忍受你離開我！」

「離開你？」她驚慌地道。

「我當然不能而且，你離開我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他急急地接着說：「不過，我終覺得恐慌。現在，這件事的時候也過得很久了，我想現在或許你肯告訴我了。」

她呆呆地望着他。

「你說，你見到那件東西？」她問。

「這是誰的，——那個下士用的臂章是誰的？」他顯得很窘困的樣子。

她望着他，忍不住想笑，可是，她還竭力地克制着，吃吃地笑了起來，似乎這問題是很有趣似的。她從那只縫紉籃裏翻出一只綠色的臂章，在燈光下倒顯得很漂亮的。

「是這個嗎？」她問道。

他更顯得窘困，聳聳肩膀：「就是這東西。」

「你的意思是說，我已另有其人，是不？」她道：「而是一個下士。」

他點點頭。

「所以，你這樣地心急，要與我結婚。你的意思無非是想捷足先登而已。是不是？」她顯得很有趣。

「唔！我是猜是這樣的。」

她突然地大笑起來，那只籃子落到地上，她也不顧這些。她立了起來，在房間的四周踱來踱去，一面還是大聲地笑着，笑着。他呆在一邊，望着她，望着。

「好了，」他說：「這也許是一件可笑的事情。但是，至少你也得回答我的問題。」

「喔，親愛的，」她說：「也許我可以不回答你的問題。」

他更顯得窘了，聳聳肩膀，似乎有些傷心。

「可是，你不要急，我是會回答你的。」她邊說着，邊笑着，「我是會回答你的，那只臂章倒不是別人的，而是你的。」

「是我的？——那下士的臂章？」

「是，親愛的。你要知道你在穿上上尉制服之前，是個下士哩？那還是在你出征之前，那個臂章掉了下來，我想縫好了，等你回來的時候再用。而你回來的時候你已換上了上尉的制服。我們也就把那件事情忘掉了。」

「而你却把牠保留了下來。」他問道：「你保留了這麼多的歲月？我的臂章，」他覺得這件簡直滑稽了。

「唉，是的，」她又忍不住大笑起來。

霞飛路

電 以

四：一個英雄的死

我喝醉了。

我行走在西歐味的霞飛路。街燈，把法國梧桐的闊

，印在士敏土的人行道上。古銅色的街是靜謐的

rown Shopping 回來的西洋少女，偶

過。『薔薇花舖』裏的猶太老

散。大理石的階沿上

『譚尼威勒



我蹣跚地走着。在兩座 Apartment 的暗巷裏擰了一把賣花姑娘的臉。看了二十分鐘「亞男服裝店」櫥窗裏的石膏塑像。向安南巡捕借一根火柴，擷一支帕爾摩個啣在嘴上。購了一份夜報。

我才了着。一輛銀色汽車驀地停在我身旁，車門一開，走出一個白種少女。

「喂，年青人。」她喊道。我回頭一看：露惹莎。露惹莎對我微笑着。今天，她戴着一頂西班牙的闊邊絨帽，帽圈上，繫着一根蘋菓綠的緞帶，颯颯地，在寒風裏飄舞。她的鬢腳上，插着一朶大鬱金香；嘴角邊，還點了一顆狐媚的痣。她穿着一襲季節色的大衣。

「到但丁創造的地獄裏去。」我囁囁着。

「到我家裏去輪一回吧。」露惹莎扶着我。

露惹莎雇了兩輛人力車，扶我上車。我歌唱着「仲夏夜之夢……」

露惹莎把我引進她底臥房。對街，高加索俄國餐館的 Neonlight，將桃色的光芒，時明時暗地，投進這過分盛裝而陳設富麗的寢室。

露惹莎令我躺在她的床上。

她倚弓着背，替我解脫衣裳。我就用我的手腕將她的腦袋勾下來。

「頑皮的孩子。」她善意地罵了我一聲。

我扮了一個鬼臉。

「昨天，」她說：「爲什麼不到伊甸來？」

「睡了。」

「懶惰的貪睡者。」

她爲我蓋了鴨毛絨的被窩。

「那麼再睡一覺吧。」她又輕輕地吻了我一下，並將我的手塞在被窩裏。

她關了窗，放下湖色花邊的窗帷。

她喝了一盅白蘭地。熄去茶几上的檯燈。

然後悄悄地走到我旁邊，她說：「安靜點，孩子，我到夜總會去一次就來。」

她穿上大衣走出。

時鐘的滴塔聲無休止地響着。

第二天中午，我醒來了。

我發現被包圍在薔薇花紋的壁紙裏，時鐘滴塔作響。壁爐架上掛着一隻露惹莎的絲襪；另一條絲短褲，則覆在拿破崙半身雕像的帽子上。

「露惹莎？」我叫着。

「喂。」她在隔壁房裏回了一聲。

「你在什麼地方？」

她告訴我：她在洋磁盆裏洗「草茵浴」，一種帝俄時代的習慣。

接着，她做開了大方格的浴

衣，袒露出豐潤而滑膩的胸脯，

從浴室裏走出。

她抽烟。

又把那支粘有 Tange 的烟

蒂兒給我抽。



她喝酒。

又把她的手肘墊在我的腦袋背後喂給我喝。

她說：「昨夜你做了一件最荒唐的事。」

我說：「昨夜你沒有回來嗎？」

「你這個糊塗蟲，你再想想看。」

想着，想着，我發現我的思慮機構已經失去了它的效能，我對她搖搖頭，表示我實在想不起什麼來。露惹莎因此收斂了笑容，嘖嘖嘴，憤懣地走開去。然後，她把烟蒂兒往窗外一彈，手托着腮巴，問我：「你撕破了我的襯衣，你記不記得？你？」

我笑了。

她自言自語地罵了我一句：「壞東西，」也就笑了起來。

我倆就一起出來。到美琪大戲院觀電影，娜坡玲登村划小船，國際飯店飲咖啡。露惹莎待我很好，時常指摘我的小節，諸如領帶的顏色與外衣不調和或者掉了一顆鈕扣忘記補上之類的小事。露惹莎更時常問起我的私事。在國際飲咖啡的時候，她曾經完全出我意外地問我：

「你的工作可以暫時中斷一些時候嗎？」

「什麼工作？」

「什麼工作」她輕輕地說：「鴻發煤棧的堆貨……」

「閉嘴，」我立即阻止了她的敘述。我向四圍的飲

客們張望了一番，看看有沒有高麗浪人，日本間諜或者「七十六號」的特工人員。

我說：「我們走吧。」

我付了賬。挽着露惹莎的手，走出國際。我揀了一個冷僻的所在，問她「你怎麼知道的？」

「哦，」她說：「那天你把你的信件遺留在我的臥房裏。」

「我相信現在這信件還在你那裏？」

「是的。」

「可不可以立即回去拿一拿？」

「有什麼不可呢？」

回到露惹莎家裏，露惹莎就從她底枕頭底下取出我的信件。我接着信件，仔細地審察着。

露惹莎忽然笑了起來：「瞧你這付極相，彷彿我偷了你一頁兩頁似的。」

「不是的，」我坦白告訴她：「這是我的生命。」

「那你就應該這樣粗心。」她說。

我默認我的錯誤。

時已八點。露惹莎到廚房裏去做晚餐。我又重複把那封信讀了一遍，忍痛地將它丟在壁爐裏，燒了。露惹莎，剛從廚房出來，趕忙去搶，已經燒去了一大半。她問我為什麼那樣倔強：我不說什麼。

喫過晚餐，露惹莎要到伊甸去，我說也想去我一點刺激；却被她拒絕了。

「是不是有了新的戀人？」我揶揄着她。

她噤着嘴。

「我要去見見他。」

「不要你去。」

「爲什麼？」

「沒有什麼。」

說着她將門重重碰上，獨自憤恚地走出。

二十分鐘過後，她又匆匆地回來了。我問她：「這樣早就回來了。」

「外邊封鎖啦！」她說。「一個年青人在街口給幾個暴徒鎗殺了。」

街上，果然傳來一陣急促的警笛聲。繼爾巡捕房的警備車和敵憲兵司令部的卡車絡繹開到，所有的行人都被拘留了起來，鐵絲網阻塞了街角巷尾，熱鬧的長街，頓即冷落，祇有三個荷着來復鎗的敵兵，在士敏土的行道上，用他們重甸甸的皮靴，踏着傲謾的脚步。

「我怕，」露惹莎說。

「怕什麼？」

「有一天他們會把你也……」她嗚咽了。

「別哭，」我說。「一會兒就要開放的。」

然而這一次封鎖却並不「一會兒」就開放。我們被

「封」在這可畏蕙的空氣裏，前後總共有兩天半之多。

一直到第三天的中午，纔聽到一陣警鈴聲，使這條死街，復活起來。

「我要回去了。」我說。

「立刻？」

「立刻就要回去。」我說：「因爲家裏人一定等得很着急的。」

同露惹莎接一個吻，說了「再會。」回到家裏，却

發現程柄權夫婦早已等在客廳。

「直把我們急死了，」嫻淑說。

「你以爲我——」

「我們以爲你被……」柄權說到這裏，忽然頓了下來。

「沒有的事。」我不經意地說。

「可是，」柄權驀地站了起來，走近我的身邊，將嘴吧湊在我的耳朵上：「偽寧方面正在通緝你了。」

「這是那裏得來的消息。」

「兩天以前，從「七十六號」傳出來的。」

「可靠嗎？」

「偽寧發表了「黑名單」，包括有八十三位抗日同志。」

「哦。」

「所以，」嫻淑說：「你還是趁早離開這裏的好。」

「沒有這樣做的必要。」

「目前的情形不同了，」柄權說：「保甲業已組成，工部局的實權又操在日本人手裏，加之那般汪逆爪牙，現在上海間直比地獄還要可怕。」

「不過，」我到有點豫疑起來：「就是決定走，也不一定走得脫啊！」

「爲什麼走不脫，」柄權說

：「由此搭船到寧波，從寧波到

奉化，再從奉化穿過「交界線，



「不是可以到達自由區了。」

「但是客觀的條件還是太多。」我說。

這時候我的叔父忽然遠遠地走了進來。他的臉色蒼白而顫顫，喘着氣，形色慌張地對我們說：「不好了，鴻發已經被工部局查封，日本憲兵還抓去了陳賬房和周管事。」

「什麼？」我們四人異口同聲地表示了我們的驚愕。

「事態愈來愈嚴重了，」叔父說：「巨福路一三一號的祕密電台也在同時間被搜，此外靜安寺路也抓去了四個愛國青年。」

「叔父，」我問：「這些消息是那裏得來的？」

「工部局警務處的一個「萬國商團」告訴我的。」

「那怎麼辦呢？」

嫻淑焦急地問。我清楚地看出了她底憂鬱的眼睛中的恍惚的表情被包圍在兩個青色的圈子裏。

叔父一邊有意無意地理着鬚髯，一邊說：「還是先找一個地方躲一躲，俟風聲平靜了，再設法動身。」

「但是躲到什麼地方呢？」嫻淑問。兩顆溫存的眼淚停在她底粉頰上。

正當這時候，樓下大門上忽然像非洲森林裏的鞞鼓一般，響起一陣急促的叩門聲。女傭阿寶顛蹶地奔上樓來，喘着氣，臉白得和紙一樣，對大家楞了一回，然後因惶恐而略帶一點口吃地說：「不好了！」

「什麼事？」

「東洋兵——東洋兵來搜查啦。」翻譯」的直喘着問少爺在不在家？」

大家一聽，慌得手忙脚亂。嫻淑竟急得抽梗起來。

叔父說：「別慌，快些從晒台上逃到隔壁李家去，再從李家的花園到弄口，路邊停着我的汽車，你先開走再說。」

「我不會開車。」我說。

「那麼，」叔父皺了皺眉毛說：「跟我來。」

我當即跟隨叔父上樓。奔到路口，我倆投入車廂。車子一上街，工部局的紅色警備車接着就鳴起「警笛」，在相差不到五十碼的地方追趕着我們。

我們的車子以每小時最高的速率馳騁在柏油路上。（一列列的法國梧桐飛過了，電桿木飛過了，掛着彩色窗紗的商店飛過了，兩輪車飛過了，在街上閒步的紳士和淑女飛過了，指揮交通燈的印度巡捕飛過了，聖誕老人喝「可口可樂」的廣告牌飛過了，最後連蔚藍色的黃昏也飛過了。……）

二十分鐘後，我們已經在鐵跌傍邊的林肯路上馳騁。紅警車不時用他們的手槍射擊我們。

（遼袤的田野飛過了，尾冬的農村飛過了，土舍的炊烟飛過了，晚歸的老鴉飛過了，滬杭路上的列車飛過了，敲着祝福鐘聲的天主教堂飛過了，……）

警車還在死命地追着我們。

我們車子的速率已經快到無法再快的地步。最後在

凱旋路的盡頭，叔叔忽然嘆道：「油完了。」

「啊？油完了？」我慌張地問。

叔父綳着臉，將嘴抵得緊緊地一聲也不響。

一回，他陡然地旋轉惠羅盤，把車子馳進田畦，猛然煞車，啓開車門，用力將我推在車外。他說：「趕快躲到那座灌木叢裏去。」

接着，他就把車子向河邊衝去。警車趕到，沒有瞧見我，祇向叔父的車子追去。

瞬息間忽然傳來了一陣車子跌入河的聲音，那是一種最動人心魄的聲音，久久地搖撼着我的心絃，幾將奪去我的理智。一回警車又從我身傍擦過，頗爲傲慢地馳回市區。我爬出灌木叢，匆匆奔到河邊，祇看見黑藍色的蘇州河中央，靜靜地浮盪着一頂叔父戴了十多年的銅盆帽。

五 「天快亮了！」

淺夜時分，我又回到租界的熱鬧區。在永安公司借了一個電話給柄權，柄權告訴我東洋鬼子把我的家封了。要我九點三刻在大光明彈子房同他見面。

我已經無家可歸，祇好懷着一腔愁情去找露惹莎。露惹莎正曲肱在床上，閉着眼睛在尋覓那遲暮中的閒夢。她的大方格的府綢睡衣敞開着，袒露出一片結實而隆起的胸脯。她的柔軟的頭髮散在繡着 Sweethearts 的枕頭上。一隻纖細的玉臂懶洋洋地伸在被窩外邊。

我俯下背去輕輕搖動她的小臂。

她唔了一聲。

她微笑了，將她底嫩栗色的睫毛，稍稍翳開一下。

帶着一種淳樸的羞赧望了我一眼。

她噙噙地笑了。

張開她的弧形的嘴，露出她的濡潤純潔的口唇來。

「是你麼？」她說。黏在粉白的肩上的翡翠耳環子

開始抖動了。

她拉去被窩，一咕碌翻下床來，穿上絲絨拖鞋，便

走到浴室裏去洗臉。

在浴室裏，她要我把嘴上的駱駝牌給她抽兩口。她用口哨吹着那疲憊的調子「色帶薇列車。」

洗完臉，她又要求我替她在髮腳上插一朵淺紫色的

大麗花；她又要求我吻她的髮腳。然後，她就嘖嘖叨叨

地講起她剛纔所夢見的一切來了。

我對於她的夢實在感不到絲毫興趣，我的心緒實在

是太紊亂了。我祇是楞着那張達文西的「最後晚餐」的

照相發呆。

「你怎麼啦？」露惹莎問我。

我嘆息了一聲，終於噙着眼

淚爲她講述剛纔所發生的慘劇。

她也飲泣了。

我們彼此沉默了幾分鐘。露

惹莎開始要求我離開上海。

「是的，」我說：「我已經



在作這樣的準備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打算明後天就走。

「明後天？」

「是的。」我領領頭。

「這樣匆促？」

「滯留越久越危險。」

「那麼，」她說：「能不能讓我跟你一起走？」

「這是不可能的。」我說。

露惹莎因此撇起了嘴，怨對地望着窗。

窗外又飄起雪來。鬱鬱的灰穹裏無休止地颼舞着雪羽，大城的比櫺的屋頂上，瞬間，就披上了一件白色的大氅。街上，行人稀落，三數個小販在雪中奔跑。露惹莎放下縷花的大窗簾，嫵媚地走到壁爐面前，俯下背去，擷一支鐵尖鉗，不經意地撥弄了一番柴火。

「又落雪了。」她說。

「上星期六也是落雪的。」

「可是上星期六是一個幸福的日子。」

「是的，」我重複一句：「上星期六是一個幸福的日子。」

……露惹莎脫去拖鞋，兩條腿往沙發上一甩，躺下身子，讓她的後腦勺靠在她的手肘上。她隨手扭開了台燈，藍湛湛的光芒，就從薄霧一般藍色紗燈罩內射出。我走到她的身傍，她就伸出她底美麗的玉手把叨在我的嘴角上的烟捲夾了去，吸了一口，又把青烟噴在我的臉上。……

「能不能像上星期六那樣再伴我玩一夜。」她說。
「請饒恕我，今天我的心緒實在太壞。」我說。
她就撇了撇嘴：「怎樣連這也許是最後的一晚，你都不願意伴我了。」

我說：「露惹莎，我不是不願意……」

「那麼，」她說：「你至少得到伊甸去一次。」

「爲什麼？」

「去看我表演末一次的Midnight serenade。」

「最末一次？」

「是的，因爲你走後，我將放棄我的舞女生涯了。」

「那又何必呢？」

「你不用管，現在我問你，是不是今天晚上，你願意再來看一次？」

我想一想，領領首說：「也好。」

離開露惹莎的家，冒着雪，到大光明彈子房去和柄權會面。

柄權告訴我：「明天恰巧「新寧紹」要開到寧波去，如果我能够在今晚把一切都準備好的話，他可以爲我寫一封介紹信到國華銀行四樓的「中華運輸公司」去買一張船票。」

「但是我沒有牛痘證和大便檢驗證喲，」我說。

「那倒沒有什麼關係，祇要你決定走，這些我都可以出錢去替你辦到。」

我審慎地考慮了一下，我就作了最後的決定。我說：

「準定明天走吧。」

柄權當即爲我寫了一封介紹信，我就和他握別，雇車到國華銀行。在那裏我以九十塊「軍用手票」購了一張官輪的船票。出來後，便到沙利文去喫晚飯。對那高脚杯裏的馬諦爾，我感到了孤獨。我怎麼能對這座大城不有一點眷戀呢。我從未會喫過這樣乏味的晚餐如今日所嘗過的；我急於要到長街上去探望那些過分熟習的事物：那巍聳的國際飯店，那跑馬廳的金風針，那綠色的大光明劇院，那Casinos裏的黑人音樂和斯拉夫姑娘底狡黠底笑，那永遠站在街燈下的半老的賣淫娘，那西半球的冒險家們。

我依舊對這座被敵人強姦過的都市感到親切。

但我不願意再把我的清白的身體沐浴在這罪惡的溶液裏。我必須要跳出這火窟。（我必須要跳出這火窟！）

到柄權家裏，問他借了一點簡單的行李。我企圖以小睡來解脫我的痛苦的鏈索，結果，因爲過分的靜謐，反而加強了我的傷感的成份。我的情緒依舊是紊亂。我的呼吸窒息了，困頓的胸襟使我遭受了最大的不安。我想起了酒，想起了瘋狂伊甸夜總會，更想起了露惹莎。我希望這會是一帖治療內疚的特效藥。

和上星期六一樣，我到達伊甸夜總會的時候恰巧也是午夜十二點半，依舊揀了那個黝闇的角落坐下。一切都和我上次看到的相髣髴。

我叫了賣紙烟的女郎過來，要求她爲我遞一張紙條給露惹莎。一回，賣紙烟的女郎又把那張紙條取了回來

，在紙的反面我發現這樣的幾個字：「稍坐一會，待我梳妝完畢；即來伴你。」

我便要了一杯威士忌，沙達。

十分鐘過後我又要了一杯。

一刻鐘過後我又要了一杯。

但仍未見露惹莎出來。

我等得不耐煩了，終於站起身來，逕向梳妝室走去。我尋着了掛着「露惹莎」名片的小門，叩了二下，沒有回答。我就冒昧地衝了進去，却發現露惹莎在屏風後面換衣服。

「露惹莎，」我喊着。

「你怎麼沒聽聽聲就進來了？」她責問着我。

「但你爲什麼不出來伴我？」

「我在化妝啊。」說着露惹莎便赤裸着上身從屏風後面走出。她舉手向衣架上取下乳罩，熟習地把它扣在自己身上。然後慢慢絲條地坐到梳妝台上，交疊着粉腿，擱起大粉撲來撲身體。粉末隨即瀾漫地飄騰開來，使我不自主地咳嗽着。露惹莎笑了，把粉撲往粉盒裏一擲，便擰了臉上的粉，擦勻了，再把臉蛋兒湊近鏡子去，開始抹胭脂。繼爾，掀起嘴，點了Kissproof的唇膏，然後細心地分開她的金髮的路線，用濕着Soit de Paris的手指，去整理她的鬢腳。在耳根邊又沾了香水，對鏡子裏的我作了一個孤媚的笑。



，並擊起她的粉臂，勾下我的腦袋，要我去吻她底粉頸。

她說：「我要去更換衣服了，你先出去坐下。」

「今晚上的「手腕珠」你將擲給什麼人？」我故意打趣着她。

「你想我會擲給誰？」她斜睨着眼睛問我。

她把我推出門來，在門縫裏又讓我吻了一下。

她將門關上。

我又回到我的座位上。又向僕歐要了一杯威士忌，沙達。

舞場的燈光全暗了，音樂台上祇有一隻曼陀林在演奏「中亞美利加的情歌。」我默默地坐着，無聊地吐着淡霧的烟圈。那傷感的調子，刺激着我的情緒，一若有誰在曠野地撥弄我的悲痛的心弦。我縱然處在這狂歡的王国裏，也無法享受快樂。

我又要了一杯威士忌，沙達。

露惹莎表演「星期六上帝不辦公」的時間已經過了

但她仍沒有出來。

我實在猜測不出露惹莎究竟在做些什麼。

我又到梳妝室去。門被鎖上了，裏邊好像有男人的

聲音。

我俯下背，把眼睛湊下鑰匙洞邊。我看見：一個雉着光頭而鼻子底下留着一撮小鬍鬚的日本人，站在鏡子傍邊，一隻手拿着一張支票；另一隻手拿着一支白郎寧，瞪着眼，用相當流利的英語問：

「你要這個，還是這個？」

露惹莎沉着腦袋，不說「是」；也不說「否」。

「你要知道，」那個日本人猶猶地說：「做這種事體的人是不能有情感的。」

露惹莎依舊沒有表示。

日本人皺了皺眉，把雙手反背一合，頗為憤恚地在房中來回踱着。他又站在窗邊，眺望了一回大都會的夜景。繼爾，把烟蒂兒往外一彈，猶猶地走到露惹莎面前，咬着牙關說：「等一回，你必須將手腕珠丟給他，千萬不能丟錯，否則我們便會殺死一個無辜的人的。你要知道，像他這樣的危險份子必須要鎗殺的，爲着東亞共榮圈。你必須要把這件事情——辦妥了。」

露惹莎想了一想，忽然仰起頭來說：「我不能。」

「怎麼？難道你在這一星期內，就愛上了他？」

「我實在不能。」

那日本人聽了這句話，反爾歇斯底里地狂笑起來。

他說：「間諜工作與戀愛等於水與火。」

他就踱着傲慢的步子，向房門走近，我立即把身子

躲避開去。門啓開後，祇見那人逕向樓上走去。

我回到露惹莎房內，露惹莎還是呆呆地楞着。

我問：「露惹莎，你知道表演的時間已經過了嗎？」

「今天我身體有點不舒服，我想不演了。你還是早

些回去吧。」

「不，露惹莎，今晚我必須要再看一次 *Midnight*

Serenade，你快快預備上場吧。」

說着，我便回到座位上去。

當我喝完了第七杯威士忌，沙達的時候，全場燈火一暗，樂隊停止了演奏，一個肥胖的西洋男人，非常有禮貌地走到 Microphone 面前，用純熟的英語向來賓作了一個介紹。他說：「諸位，今晚本場特請舞蹈家露惹莎小姐表演 Midnight serenade，舞終時，哪一位來賓取得了她底「手腕珠」，就有權利和露惹莎小姐接吻一次。」

全場也就熱烈地鼓掌起來。

音樂隊開始演奏 Midnight serenade。

全身熱帶裝束，半裸體的露惹莎就在這時候從絲絨的藍幕後面跳到舞池。和上次我所看見過的一樣，她頭上戴一頂叫哩哩的珍珠帽，腰間圍着一條五彩的琉璃紙裙。她的上半身，除了那兩隻湖色的奶罩以外，是全部赤裸的；下半身的粉腿底下則穿着一雙銀色高跟鞋。

她舞着。舞着。舞着。

她的舞姿很美，時常博得來賓的采聲。

最後音樂聲停了，露惹莎接着也跳完了她的舞蹈。

她站在舞池的中心，向四座張望着，樣子似在尋找適當的賓客來接受她的「手腕珠」似的。她的遲疑不決，引起了大家的詫異。

我凝視着她。

她凝視着我。

經過幾秒鐘的靜謐以後，她纔徐緩地舉起手來，把那串「手腕珠」投到我的桌上。

全場瘋狂地鼓掌了。

酒吧間的 Spotlight 開始對我集中着。

就在這瞬息間，露惹莎忽然像一個瘋子般的奔到我的面前，一把將我推倒在地上，鎗響，驀地劃破這狂歡的空氣，子彈從上飛了下來。

舞場極度混亂了，來賓們在騷鬧中，像一羣沒有理性的野獸，彼此傾軋着，擁擠着。

Spotlight 沒有目標地東西掃射。

我從地上爬起。

却發現露惹莎躺在血泊中。鎗彈射入了她的背脊。血，鬚鬚泉水般地濺湧着。我趕忙取出手帕來覆在她的傷口上，我又吩咐一個僕歐，去打電話，要一輛救護車。

我將露惹莎抱在手裏讓她躺在一隻貼牆的沙發上。

我輕輕地呼喚她的名字。

她就把她底嫩碧色的眼睛，稍稍張開一半。我又喚了她兩聲，她微笑了；她的粉頰上便天真地露出一枚動人的面靨來。然後用低到幾乎聽不清的聲音對我說：「去吧，到大後方去吧，」去幫助你祖國趕走暴戾的侵略者。」繼爾，她要求我將窗簾掀起，讓她觀看窗外的雪羽。但當我剛把窗簾撩開的時候，她獨語道：「天快要亮了！」然後滿足地微笑了一下，腦袋往我的手腕上一靠，便停止了呼吸。（完）



幸福圈外的故事

匯光

我最近接到白華自北平他家寄來一封信，閱後覺得意外地驚異。信文寫得很簡單，但是內容却盡是些令人難以料到的事。我接信後一直以爲他是在扯謊或向我開玩笑；因爲據我所知，他一向是以「真善美」的尺度去評量女人。沒有受過大學教育，那根本不用談了；就是當初在大學裏和他同學的女孩子，他也是每每予以鄙夷的眼光。

菊莉在女同學中，可以算是最出色的人物。她和白華的交往，還是大二前半年開始的。菊莉有着一般時代小姐的傲氣作風。有人說她在大一的時候就對白華有過印象；那是在一個歌唱表演會中，白華是主席，菊莉表演一個節目，表演前白華的介紹詞，說得瑰麗動聽，對菊莉的表演成功上有着巨大的幫助。那一次之後，敏感的人就互相猜疑道：「菊莉在會場上好似總用眼睛看白華，說不定今後他們會好起來！」

但是，自從那次歌唱會之後，白華却常常和他的同系的米米在一起。米米的舞跳得很好，歌唱會中也會插入了一幕米米表演的舞蹈；此外，米米是

校中的話劇明星，校慶會中曾經演過「少奶奶的扇子」的女主角。演出後就獲到校內校外一致的好評和十數封「敬懇賜以友情」的校內校外熱心男士的求愛信。

但是，米米不理，不睬，也沒有回覆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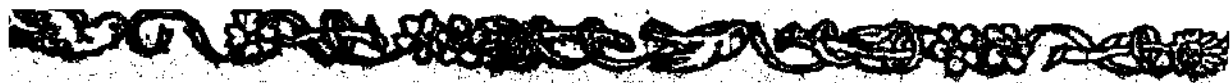
人們都發現米米和白華開始交往了！兩顆風頭極健的 *girls* 在一起，這在學校裏的確是一番不小的轟動。這轟動是有力的，也就連帶着轟動了菊莉的心。

「米米，比我強些什麼！我纔不愛她呢！肥胖的腰身，團團的臉子，我看看就生氣！」

菊莉這一片話原來獨自在宿舍中自己對自已講的，她却萬沒想到會被同宿舍住的安娜從圖書館中回室的當兒在門外聽到了。安娜告訴了她的朋友克堅，克堅告訴了我，我告訴了白華；白華瀟灑而又得意地笑笑說：

「菊莉太驕傲了！她認爲男女的友誼，完全要男的去求嗎？」

「白華，你這話可不對！」我也許是拿自己約



看法說這話。「Ladies first，你不懂嗎？女人當然要處處佔先！……假如你願意和她做個朋友，那麼還總得等她給你來信嗎？果然如此，那麼你就不算沾了驕傲的嫌疑嗎？」

白華對我的話裝做沒有聽見的神情；支起鏡子，梳了梳頭髮，躺到牀上去；仰着頭吸紙煙，從口中送出了一個連一個的煙環。

這次談話後不到十幾天，學校就開始放暑假了。暑假中同學們紛紛回家；白華回到北平城裏，米米，菊莉都回到天津家裏去。我呢？因為要在臨近的小河中練習游泳，所以仍然留住在校舍中。

是八月下旬的一個下午，我剛從河畔游泳歸來，校役遞給我一封信。綠色花圖案，秀麗的字蹟，好似出自女人的手筆，下款書明了「內詳」二字。我因為自己沒有女朋友，接此信後心中是又喜又驚，急忙打開來看：

××先生：

您不是白華君的好朋友嗎？請代我告訴他，他的信我收到了。同學不就是朋友嗎？

我明天就要和我的表哥訂婚了！白華君聽了一定也喜歡。請把這消息附帶着都告訴他！這樣麻煩您，希望您原諒！祝福您！

信文終結了，找不到署名，連月日也沒有。我心中從又喜又驚的情況，竟蛻化成又驚又疑的情況了；趕緊乘了校車，跑進城去找白華。

白華正在家，然而却衣飾整齊地要去赴一個親戚的宴會。我拉他到他的臥室裏，把信遞給他；他看過後雖然面頰仍舊保持着微笑，但是穩重鎮靜的態度究竟是有些勉強的。

「這是誰來的信？」

「菊莉來的！」他淡淡地說，順手把信丟在他的書桌上。

「菊莉給你的？……你給她寫過信？……怎麼，她拒絕了你！……」

「還不是你出壞主意嗎！叫我碰這顆橡皮釘子！」白華的口氣是在懣怨我。

「菊莉的確太驕傲了！」

我還能說什麼呢？白華寫信給她，不能不說一半是由於我的慫恿。這樣一想，我不由得又咒了一聲：「菊莉，實在是太驕傲了！」

祕密揭穿，白華臉上添了些難為情的神色，宴會也不願意去了。我極力慰解他；宴會既然不去了，我於是就強拉他去看電影。

這一次事情之後，我就常常進城到白華家裏去。談到米米，白華總是笑一笑。有一次，我唐突地問他：「你想和米米結婚嗎？」

他沉默了好半天，滑稽地笑了笑。

「那得看米米高興呀！」

「米米若是願意呢？」

「那還得看我同意不同意呀！」



我們相對着，會心地一笑，沉默一會。白華燃着一支煙，又遞給我一支，並且親切地替我燃着。

「結婚！」白華看了看我。「那應該是真，善與美的綜合表現。我們去高攀三者俱都優於我們的，或者去屈就三者俱都劣於我們的，全是同樣地可恥，全是同樣地會陷自己於痛苦的井裏。」

白華的話是正確的，我沒有理由予以反對。我們繼續談了一段時刻，就一同出門到公園去散步。在綠茵茵的草地上，我們意態爽然地踱着步子。傍晚的時候，我們分手了，我就一直回到校中。一進宿舍，看到桌上放着校方發下的開學日期通知書。

開學是九月八日。在四日的晚上，大約有八點鐘的光景，我正準標就寢，齋夫老李突然敲我的門，問我在屋裏沒有；我讓他進來。他低聲地對我說：「有一位女客要見您！」

女客？有什麼女客這麼晚來找我？——我一面疑惑着，一面走出宿舍的大門來。

「X先生！暑期過得好！」

「原來是菊莉小姐！妳也好啊！」

經過寒暄之後，她請我到校內的島亭小食堂去飲咖啡；我受寵若驚，也就隨着去了。不過，我心裏明白，菊莉找我一定是有事商量。我對自己稱過分量，那絕對配不上菊莉，也根本不因暫時的受寵就滋生什麼妄想。而且，她說請我實際上就是我在花錢請她，那也可以說是我這一受寵所應該付出的代

價。

到島亭後我叫了兩客土斯，兩杯咖啡。

菊莉什麼都沒有動就笑着向我說：

「那封信，」她笑得更厲害了。「您交給白華看了嗎？」

「接信當天，就遵命交給他看了！……他很失望，也很抱歉，懇求妳原諒他的冒失的打擾！」

菊莉笑得有些發狂，用手帕掩住嘴。我好似墜入五里雲霧中，也唯有陪着笑，笑得自己也莫明其所以陪笑的因由；於是十分偏促地拿起杯子啜幾口咖啡。

她的笑漸漸沉靜了一些，似怨似恨地對我說：

「白華他太驕傲了！爲什麼隔了那些時候纔給我寫信？再者說，他既然和米米小姐很要好，還用得着給我寫信嗎？我那裏比得上米米小姐啊！」她說到這裏，又禁不住掩口大笑起來。「我給您信，請您告訴他那許多話，根本就是因爲看着他那驕傲的樣子生氣！事實上，我有什麼表哥，訂什麼婚，不過是氣氣他而已。……請您把我的意思再轉達給他；如果他願意和我誠懇地相待，那我當然也不便過份拒絕他。不過，像現在他和……」

「菊莉小姐，妳請放心——我甘願爲妳們的事跑上幾千幾萬路。至於妳的意思，我很明白，還用妳多說嗎？總之，白華和妳能在一起，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其他的牽掛，據我想是沒有繼續牽掛的可



能的。因為，白華是很體面的人，更不敢做什麼因為他自己陷於失當的行爲中而連帶着影響別人的事。還有，白華……」

吃完了東西，我付過錢，就互道「晚安」各自回宿舍去了。我懷着愉快的心情，爲白華的幸運而興奮，一夜沒有睡好。次日早晨，爬起身便跑進城去。

白華剛吃完早點，預備運一些書籍和行李到校中去。我告訴他我早點尙未吃，他急忙喊僕役給我拿上了一份。

我吃着，却不把好消息告訴給他。

白華着急了。「老×，風風火火地這麼早跑進城來，到底有什麼事？」

「耐心點好不好？等我吃完了再說！」

白華無可奈何，眼巴巴地望着我用畢早點，我纔從頭到尾、詳細細細地把昨夜的事情告訴給他。末了，我綴上一句：

「白華，你的幸運來了！」

白華聽到却平平淡淡、沒有什麼表情，眼睛注視着牆上的大掛錶；等我說完，他還是愣着神，慢慢地自言自語說：「太驕傲了，菊莉！」

不管他們彼此怎樣互相批評吧，反正開學之後的第二天晚上，仍是在島亭，我、白華和菊莉，有一個綉美歡洽的聚會。我對於他們的撮合，站在朋友的立場，到此已經算是盡了應盡的責任。

自那次聚會後，白華和菊莉，給人們見到的就是代替了白華和米米以往的情況。米米由於失戀而顯示出種種的絕望，絕望的怨火就每每拿我來出氣，咒罵我多事的言詞不斷地由好傳閒話的同學的口傳進我的耳朵裏。

我不介意那些！我願意白華好，就如同白華他自己願意他自己好一樣。對於米米，我認爲，一個人在失戀絕望的時候，應該反省和自責。

然而，白華和菊莉在一起，想不到竟會常常鬧氣；彼此誰也不服誰，害得我總要跑來跑去給他們和解勸說。有一次，菊莉差人送給我一打小型女用手帕，請我代替她還給白華。我知道他們之間一定是又鬧氣了！我把那盒手帕放在我的臥室裏，就一直去找白華，在西文系書室中遇到他，他不說什麼，只壯壯地喊一句：「菊莉太欺侮人了！」

我被拋進了迷惘的境地，可是心裏準知道這不過又是一次的小小風波而已。事實也正是如此，第三天我由側方探詢到這麼一種情形：

菊莉要去看電影，白華要去赴一個在北京飯店舉行的跳舞會。菊莉堅持菊莉的主張，白華也堅持白華的主張。在事前，白華會給菊莉買了那一打手帕，菊莉放入手袋裏。行止的堅持不下，使他們氣洶洶地分了手；菊莉氣得沒去看電影，白華也氣得沒去赴舞會。菊莉回到宿舍中，打開手袋拿粉紙用，一眼看到那一打手帕還放在裏面，氣得更厲害了。



，立刻差人送我到這裏來。

說良心話，我願意他們要好起來！因為我自己的諸般不及，所以老早就把自己摒棄在自己注意圈外；看到白華和菊莉在一起，容貌、體格、學識都那般地匹配，我應該也情願給出最快樂的喝采！

這場小小的風波，仍然是事後不久由我給和解除的。但是，我仔細一忖度，也確實發現了這兩顆完全全是屬於「驕傲型」的心，恐怕終歸要難以相處吧！——我為這一雙匹配的人兒的友情的綿續而擔憂。

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日本鬼子兵佔據了我們的大學。大學解體，學生們各自回了家。菊莉回天津，我和白華回到北平城裏；白華拉了我去送菊莉上火車，在站台上我欣慶地看到他們的親密的話別情景。

後來，大概是翌年的三月吧，我們奉令轉學到××大學。被迫離開母校是大三前半年，到這時我們都已經是三年級的後半年了。這一轉學，在新的環境中白華認識了珍妮。

珍妮也是西洋文學系的，三年級，當然白華入學之後就和她同系了。至於白華和她怎麼認識的，我却不知道；問問白華，他只是笑而不答。菊莉也沒有什麼表示，好似絲毫不予介意。就這樣子，白華和珍妮漸漸親密起來，菊莉也就自自然然地和白華疏遠了。我並不為我的傑作未能完成而傷心，因

為珍妮的確是比菊莉更有許多地方顯示出優秀。

珍妮是華僑，她父親在新加坡經營製藥事業，國內國外都有很大的名氣。珍妮愛北平，愛北平的景物，據她自己說她更愛北平的人們。在××大學中，她是一朵美豔的校花，學問好，體格好，容貌美，情調美，可以說是一位完全依照上帝的意旨而造出的美麗女郎。她到過馬尼拉、舊金山、倫敦、上海、青島、天津等很多地方；到北平入學已經兩年多了。兩年多的大學生活裏，不知道有多少羨慕她或是想獲得她的男同學對她表示過好感，但是都被她輕描淡寫地拒絕了。所以，總有人這麼說：

「珍妮愛北平的人們？那纔是騙人呢！……大概她是要走遍天下，追求她的理想。」

不管人家怎樣評定，珍妮還是珍妮，珍妮還是對大家保持着該說就說，該笑就笑的一種和靄作風。但是，因為以後她和白華要好起來，人們覺到這也許正是證明了她自己的話，而且又相當地證明了別人對她的評定。

一切都是正常協調的，他們由友情而進入了戀愛，由戀愛而在大學畢業典禮舉行後的第五日結了婚。白華和珍妮結婚的日子，有着一個晴朗的天空，氣候相當炎暑，但是炎暑的氣候更增加了賀客們的熱烈情緒。白華事先請我做伴郎，我却堅決地謝絕了。我知道我只够作一個賀客，我不願因為有我在內而減低了他們的婚禮照像的美好。



婚禮的熱鬧是難以形容的，因為難以形容，所以這裏我也寫不出什麼了。珍妮的父親沒有到場，可是應期發來了一封長的賀電。電文中對珍妮說了這麼一句話，使我當時百思不解：

「……妳應該注意妳自己的缺點，時時警惕，對白華君善為體貼纔是！……」

讓珍妮注意她自己的缺點，那真是不可思議的話！不論一般賀客，就連白華本人，誰也根本找不出珍妮有什麼缺點，以致大家都這樣說：

「老年人對子女真是太勞叨了！」

婚禮後的一個星期六晚上，白華和珍妮特別以豐盛的筵席招待我。席間我們閒談着，真個是無話不說，白華好像打趣珍妮似地告訴我：

「老×！珍妮在我們結婚那天的晚上，像一頭受了氣的小綿羊，伏在我懷裏哭了一大頓……」

珍妮急忙攔住白華，用手去掩白華的嘴，神態是忸怩的。

在這次歡宴後不久，我接到層峯的命令，離開北平到南方N地來工作。行期的前夜，他們又爲我開了一個盛大的餞行會。起程的時候，白華珍妮和幾位別的朋友，還誠摯地送我到車站乘火車。我特別對白華和珍妮說：

「你們都是天之驕子，願上帝賜你們以永恆的幸福！」

到南方N地以來，屈指算算已經六個多月了，

環境的限制，工作始終難以如期地展開。閒暇無聊，只有一封連一封地和白華通信。

白華是接信必回。我喜歡知道他和珍妮的幸福情景，白華也願意坦白懇實地告訴我。從白華的信裏，字字行行流露出人間的幸福的極峯——怡洽的夫婦之愛。上月二十日，他有一封長信給我，信尾還簡單地寫出下面一行小字：

「珍妮有孕了，願你也替她祝福！」

當然！我當然要虔誠地替她祝福！爲我這未來的小姪兒或小姪女的降生，我真有心立刻就去買禮物了。我急忙回信說：

「消息知道了。高興的不止你和珍妮，還有我；其實也不止我們三個人，而是所有知道你們夫婦的人。……我準備第一個送上賀禮！……」

萬也料不到，最近白華會寫給我這樣一封令人驚異的信。

老×：

我真痛苦極了！我不知寫什麼話告訴你！我的一生，也許要因爲這致命的打擊而頹廢下去。我不想再停留在家裏了，事實上目前家裏一刻也不適於我的停留。

珍妮的缺點是此生難以彌補的！她說她早想告訴我，可是沒有勇氣；我現在認爲她凡此全是騙人的鬼話。她簡直是想在欺騙裏找得一生的幸福。



我是無辜的！我不能受任何牽累！不是她迅速離開我，就是我迅速離開她！

請爲我準備住所！我也許要到你那裏去！

白華草上十月十二日

到底是什麼事嗎？珍妮的缺點是什麼呢？——珍妮有過愛人嗎？珍妮有肺病嗎？珍妮和白華的家庭處不來嗎？珍妮……

我腦中的問題太多了，我不得不冒然地寫信去問珍妮。

今夜，珍妮的航空掛號信來了，我拆開了一遍，對珍妮的評價是一些不因爲她的不治的缺點而減低的，並且十分原諒她的苦衷。但是，白華的個性我很瞭然，他是寧可一生孤獨下去，在婚姻上也必期達到一種『眞善美』的臻境。所以，我對珍妮的主張，也實在不便說些什麼。珍妮的信是這樣寫着：

X先生：

謝謝您的關心！謝謝您的善意！但是我已經決定離開白華了！我已經洞悉了勉強着作事是幸福的最大的障礙。我恨我自己，爲什麼一直沒有勇氣把我的缺點事先告訴給白華；婚禮那天晚上，我想告訴他，可是我的勇氣却只能達到使我哭了一場的程度。

我愛白華，白華是我理想中的人物！這愛心，是鑄成了大錯的禍根。

我在中學時代是很好體育的，不慎有一次在球賽中撞壞了左眼。父親焦急得很，送我到國內外各大城市訪求各醫診治，結果還是不能治好，後來就瞎了。在倫敦配上一顆假眼，技師的手藝真個會以假亂真了，我心裏纔安慰了一點。但是，每隔相當的時日，是必須從眼眶中取出來洗拭的。

這是我此生的恨事！終於在前數日的一個夜晚，我開了燈挖出假眼來洗，却被白華無意中醒來發現了。——白華着實地嚇了一跳，隨之而來的是氣憤與詛咒；我也着實地嚇了一跳，隨之而來的是傷感與懺悔。

幸福的世界裏不會再有我！我現在只覺得對不起白華；白華沒有錯，錯的是我。我決定很快地辦完離婚的手續，返回新港家裏去，抑鬱以了今生。

孩子生下來之後，在我活着的日子中，我將予以精心的培育，以免重蹈我的覆轍。

珍妮十月二十八日

慨歎中帶了憐惜，我無言地沉默了。點起一支烟，在室中踱來踱去。倚坐在沙發上，抬頭凝視着屋頂上懸掛着的 Davy-light lamp，口中一縷一縷地噴出濃重的白煙。

白煙起初是輪廓顯然的，但是逐漸就都消跡於無形了。





白渡橋上

胡惠峯

黑夜將一件大氅把都市中的騷音漸壓蓋漸低了，濃重的霧靄浮懸在黝黑的蘇州河上，百老匯大樓猶如一尊掙掙的煞神，超越在霧氣上以數百支威脅的巨眼俯瞰這襁褓的江面。偶或有數盞原始的油燈點綴這悽鬱的水上人家，一切都沉寂了。

一聲怪叫，內河的小火輪魯莽地駛過，帶給小破船以搖幌的不安，控訴地撞擊水面，發出拍拍的聲音和水花。零落的進廠電車從外白渡橋上馳過，依舊發出一片轟鬧聲，要人似地傲視闊步着回去了，絲毫沒有疲倦的樣子。鬆脫的路燈在冷氣裏搖盪，寒冽的水點子駕着微風輕飄。

突突突地，一輛大卡車惡狠狠的竄突過來，可恁地也衝不出夜霧，二條嚴厲的光柱依舊飽含着水份，這是個寂寞的寒夜。

威狗子，他曳着疲憊的身子在這樣的情景下回家。手裏一盞風燈是他早上帶出來打油的，昏黃的光線在白渡橋的大罩燈下顯得寒蠢而猥瑣，羞黃着臉子連光線也發射不遠。

威狗子站在橋上，深深吐出一大口乳白色的水氣，

睜細着眼睛從破氈帽下望過去，似乎在欣賞水面上浮盪的船隻，他心裏却這樣在說：

「家，他媽，就在這冰冷的水上。」威狗子不知從那一天起，越變越不滿意現狀了，這竟是個家嗎，相隔一些木層就是水，睡在船上搖呀幌的，同白天在運輸卡車上沒有兩樣。

他習慣地摸索着橋檻杆上的繩結，一手拾起風燈，熟練的騎上橋檻杆，翻身越到檻杆外面，右脚踏在橋邊上，左脚伸探下去，踏到一根繫在繩索上的梯橫木，於是，左手拿燈，右手握住繩索，一步一步搖盪着走下去了。他把風燈向河面閃照，踏上梯底的小船，那小船給沉重的身軀一登，不免前後傾擺起來。

「誰？」船內發出啞澀的問話。

「我威狗子。」

「來得這麼晚呀，你老子火都沒得亮呢。」

威狗子不回答，將脚踏上另一艘船，那船也幌動起來，跨過第六隻船，威狗子的家到了。

那是艘蘇州河上最普通的破爛小舢舨，新的時候也在黃浦江上來往過一陣子，現在，風雨和江水已將它剝

蝕，猶如一個生疥瘡的老娼妓。縫補過不知多少次的破
蓆片和葦片蓋覆成一個拱形船頂，木製的艙門上依稀還
辨得出一個退色的紅底福字，二邊的對聯則早已失蹤了
。船尾放的是柴井，木片，破布，泥風爐，鐵鑊子，小
罐頭，黃菜葉和許多瑣碎污穢的另件，船頭養着一頭老
母雞，堆了一些U. S. A.的紙匣子，大木箱等。

威狗子踏上船頭，一脚踢翻了瞌睡着的母雞，把身
子變成一頭蝦米那樣，脫去跑鞋，提着風燈鑽進充滿了
混雜腥氣的黑船艙。

「狗子，你來得這麼晚吶？」

威狗子的燈光照醒了他年老的父親，那老頭子說了
這句話便嗆咳着從膩黑的被窩裏支撐起來，將手指揉擦
他紅絲攀滿的老沙眼，威狗子放好風燈祇顧往被絮裏鑽
，一句話都不回答。

那老頭子拉過一件棉襖來披在身上，指着他老妻頭
畔的一大團棉花，裂開嘴唇呷呷地笑起來：

「狗子，你看我今天拿到這許多。幸虧車子上祇有
你一個人押車，每天他媽媽的拿到這許多，這日子就好
過了，你說是不是！」

狗子勾起頭頸看看它，再看看那枯顛的老臉，不禁
露出一陣敷衍的苦笑。接着是一刻沉默，最末一輛電車
轟轟着走過去了。

「噯！他媽的就怕不能。」狗子終於吐一口白霧說
有人要敲我的飯碗！
他的父親忽地張開了缺牙齒的嘴吧，像一尾賤價的

黃魚頭，呆在那裏不動了。他母親也驚愕地轉過身來，
什麼都不說，祇用污黑的手指拭抹眼屎。

「誰？」狗子的爸顫抖着嘴唇吐出這一個字。

「十六舖的小癩子。拉媽的，他同我對扛過好幾次
了，我跟他吵過架……」

「我叫你別同人鬧翻，你這性子，就……」狗子爸
咕嚕着抱怨起來，威狗子煩燥地瞥他們一眼，繼續說下
去：「這又不是我的岔兒，我多做工也是為吃飯養家呀
！這小子拉媽的到孫先生那邊說我的壞話，孫先生說我
押的貨色少的頂多，孫先生當着衆人面開我。」

船艙外的夜霧更見濃厚了，水面上的燈光就剩下威
狗子家微弱細小的一盞，憧憧跳躍着好像黑森林裏的一
簇鬼火。

威狗子把冰涼了的雙手塞進被窩，囁嚅一會，沮喪
地說下去：「孫先生要我們每人帶一枝細鞭去，看見有
人來搶花，不客氣，要拚命的打，不打就停職，孫先生
說這年頭小工要多少，每天有幾十個難民上門呢。公司
裏說我們幹事不出力，一路上搶失太多，客商已在說話
了。」威狗子一口氣說完這些話，便把嘴角閉得緊緊的
，向下微垂。

狗子爸噴出一大口水氣，它久久不散，飄昇上去，
撞到艙頂，給彈回來，在一瞬間便消滅了。他也把他的
黃魚嘴緊咬起來，不知是感到絕望還是由於眼病，紅攀
攀的老沙眼裏湧滿了朦朧的淚水。

「船到橋頭自會直，」狗子媽疲倦地打了個呼欠，

拉拉被子睡下去：「別想得那麼遠，狗子爸，天無絕人之路，明天你就不去找狗子的車子不是好了嗎，狗子一早就出門的，還是睡吧。」

威狗子欠身將油燈吹熄，一家人給遺留在沉鬱的黑暗裏。

黎明的第一絲光芒還沒有透出，威狗子便拉開被子起身了。濃重的霧氣瀰漫在江面，威狗子走出艙房去習慣地接受那陰冷的感覺。

他臨走的時候，到船梢去檢出一支竹幹，再找一條不粗不細的繩子，用來繫上竹竿，在繩子的另一端打出一個重甸甸的結子。轄轄地在船篷上輕試。

憂鬱似同這陣濃霧，使威狗子壓抑得直想抓住一個人用細鞭盲無目的地痛打，可是他不能發洩，於是任他深鑽入心底，嚙咬他孤寂的靈魂，威狗子的心地是善良的，但一個拚命想抓住生活，而終於給生活諷嘲了的人，很可能一下子轉變為邪惡，威狗子，就在這兩重勢力的鬥爭下更顯得抱鬱了。

到達公司，王小癩子陰陰地向他一笑，皺起了生來緊繃的臉子，曖昧地說：「我的兒呀，昨夜你睡在那裏？怎麼臉子青青的，別給……」

「滾他媽的！」威狗子不等他說完便吆喝起來，王小癩子受創地感到了沒趣，背轉身去咬一咬牙齒，又轉過身來詭笑着：「你哥哥算是什麼呢，講講嘛，大家笑笑，正經的時候正經，玩笑的時候玩笑。是嗎？」威狗子不答腔，隨着別的工人翻身跳上卡車。

卡車奔馳到碼頭上，駁船方面已在催促運貨了。江邊的寒風比蘇州河上的更為峭利，小工都哆哆嗦嗦着，快些到蒸氣蓬勃的攤子上塞些食物，暖暖氣。

今天的貨物特別多，江面接二連三的都停泊着大駁船，並且都是祥華公司的巨頭。車子和人感到不夠，祇得多來往幾次，駁船方面因為須在落潮之前駛回去，運輸公司的工人便先忙着將各種貨物卸到岸上來。

威狗子，將繩鞭插在腰帶上，隨着衆人上下顫動的跳板，肩荷貨物。

江水在同堤岸搏擊，汹涌過來，衰退回去，再一鼓作氣的竄衝上來，但它還是要退回去的。

荷海荷海的呻吟，使悽冷的江岸熱鬧了。這不是個大碼頭，雄壯的荷海交響曲在冷風下所以顯得很單調寂寞，要是在熱天，準有人會聽了這聲音而睡去的。

太陽在這片轟聲中衝散陰冷的霧靄昇上來了，他在昇至正中時，駁船正好因貨物的卸空而升出水面。

威狗子他們疲乏地喘着白色的熱氣，好像肚子在冒烟。吃過中飯之後，便是祥華運輸公司的運輸工作了。

威狗子，王小癩子，陸振天，金阿毛，這四個小工同押棉花車，從碼頭運到棧房，來回要近二小時一次，包括裝貨卸貨的時間和路上的耽擱。

第一批貨物裝畢，威狗子他們爬上危高的棉花堆，先向都市馳去了。

卡車在楊樹浦路上拖拖曳曳地前進，威狗子他們各自拿了簡陋的鞭子，兵士守崗一樣地守護着棉花。善良

的威狗子狐疑着要不要爲了自己的飯碗，而向同樣在苦難的生活裏打滾的貧民施出奴婢的威嚴。他在搬運貨物時的心思是空白的，現在，身子在暫且得到休息時，腦子裏起伏着原先隱埋了的思慮。

車子馳近東大名路時結前面的擁塞逼停了，一羣穿着擁腫破棉絮衣的人類的渣滓，自牆角裏竄奔出來，猛地地跑近卡車拉扯包內的棉花。

「豁！——豁！——」王小癩子和陸振天的鞭子在寒冷的空氣裏飛舞，金阿毛使着他一貫的吆喝。一個戴虎頭帽的小孩子哇的哭了。威狗子呆着沒有動，蹙緊了眉頭，蹙住他腳下搶花的年輕小伙子。

車子開了，王小癩子皺縮了緊繃的面孔，冷冷地笑着忠告金阿毛：

「阿毛哥，不是我說你，在這年頭，你要心腸軟先得拚住餓肚皮，昨天夜裏孫先生說要「調整人選了，我們弟兄都不願看誰失業。是嗎，是嗎？」

王小癩子看着威狗子笑起來，將鞭子敲擊棉花，發出一陣灰塵，威狗子一陣噁心，繩鞭在空中一揮。

「你要是方才揮，便好了，」王小癩子對威狗子說，「我們做小工的正經時候正經，玩笑時候玩笑，慢點孫先生知道了，脾頭是大家喫的，是嗎？」威狗子還是不說話，王小癩子又說一句「這叫做吃人的飯，受人的管呀！」歇歇地又獨自笑起來。

車子馳過外白渡橋，威狗子看見他的父親遠遠坐在水門汀上支起了頭望百老匯大樓，威狗子也抬起頭來，

想起了晚上在橋邊對百老匯大樓的幻想，又想起了，目前的悽苦境況，不禁咬一咬牙齒，心裏冒上一陣酸楚。他要做人，他要吃飯！

「豁！——」鞭聲驚醒了他，威狗子立刻不再思索地舉起鞭子來揮舞。

「豁！——」繩鞭捲在一個中年窮人的頭上，在寒冽的天氣裏，那中年人的前額浮起了一條白痕，忽然痛得哭喊起來了！

「媽喲！我拿都沒有拿到，你打什麼呀！一樣是窮人你的手段太辣呀！……」

威狗子正感到歉仄和不安，王小癩子爬過來拍拍他的肩膀，詔笑着：「這才叫幹事！」威狗子，拼命想着晚上在橋邊幸福的幻想，咬咬嘴唇，歇司的里地笑了。

在幾次來回的路上，威狗子的心內充滿了傲慢的勇氣，不顧一切地揮動繩鞭，嘴裏不斷的咒罵和叱責。他覺得這工作是吃人的飯的分內的責職。不打別人，自己就沒得飯喫了。

天又夜了，祥華運輸公司的卡車還在路上奔馳，威狗子的這一輛花車恰巧裝畢了碼頭上剩留的棉花。在昏騰的黃昏裏向棧房奔去。

狗子的父親現在沮喪地慵倚在白渡橋的腕架鋼柱上，他身前的叉袋裏祇有三五大塊的烟葉子，棉花，是連一絲塵星子都沒有。花車他是看見的，威狗子他也是看見的，可是他趨都不敢趨前，畏怯和貪婪在他的心裏交戰，而貪婪的一邊還有貧困的生活在協助，狗子的父親

決定了：不論有什麼花車開過來，他一定要上前去試試，狗子是他的兒子，無論怎樣總不會來打他的，他確信有這個把握，懊悔方才的沒有動手。

可是威狗子在一路上發作了他的奴性和狂野的獸性，竟打出勁道來了，王小癩子找不到他的岔處，陰沉地反而緘默了。

車子馳上白渡橋，前面是紅燈，並且還塞着一長列電車，百老匯大樓又張開了他的魔眼，屈尊似地俯視底下的檻樓破船。

狗子的爸眯着紅攀攀的老沙眼，看清楚橋上停着一輛棉花車，急遽地竄上去，貪婪而拚命的拉扯棉花，黃昏的弱光照着他抽動的黑影，眼內冒火的威狗子一看見那黑影，立刻覺得他在抽去自己的生活的基石，由於一路上新養成的習慣，猝然舉起鞭子一下子抽過去，又一下抽過去。

那黑影猛然向後一退，手捧着被打的面孔，棉花掉落地，哇哇地哭喊了：「啊喲，你辣手的雜種呀！」

忽然，兒子看清了老子，老子看清了兒子。

「喪盡天良的兒子打老子呀，喪盡天良的兒子打老子呀！……」狗子爸退在橋邊哭喊着詛咒。

威狗子的頭腦裏也轟轟地，手足無措起來，他一路上偽裝的勇猛和茁長的卑劣的奴性，給他父親的哭喊剝削殆盡了，心底湧着善良的天性，不安，忿怒。

他加不加思索，遽地跳下卡車，將落散的棉花拾起來走向痛哭的父親。

編後記

汪波

這一期「小說特輯」是應很多讀者的要求而特載，單以三個中篇論，即可表現本期內容的充實，劉以鬯先生「露意莎」深得讀者讚美。蕭羣先生久未有較長之作品問世，「海洋，土地，生命」可謂近頃力作，石琪等集體創作長約三萬字，破例一次刊完，描寫敵偽時期的一個故事，淡而深刻，鄭重推薦，枋君先生小說富人情味，歌收先生文筆依舊從容，而紹先之作品更見煥發了，含草女士也是個中學生，「重逢」當令人讚賞。

下期是本刊出版兩週紀念，內容上將有絕大的變動，除原有的陣容外，另邀名家撰稿，事先不必宣揚，且看事實。

這次突然增加售價，實在是出於不得已，白報紙飛漲，幾乎令人咋舌，我們何嘗願意使讀者加重負擔，我們辛辛苦苦使幸福出版，讀者出高價購買，結果真真賺錢的是紙老虎，誰叫我們生在這個時代，誰叫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又幹文化事業，但我們全知道這祇是個世紀末的現象，一定會過去的，我們苦幹也無非希望着將來！

幸福出版至今快整整兩年，承讀者們熱烈的擁護和幫助，我們深深感動，在今天出版刊物是艱事，但我們都不忍使自己隨這惡劣的環境向下沈陷，能經常讀到本水準以上的刊物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但有很多刊物在本成本飛漲中全停辦了。「幸福」不會停！我們一直出下去，一期接一期，我們不能勝利也不該屈服吧！但希望的是能得到讀者——你們真誠的協助，假如幸福的定價每期增加，這不是我們的過失，也不是我們在向讀者開玩笑，是印鈔票的在同我們開玩笑！



知道嗎！我在等待。

瞧，他在遠遠的來了，槐梧的身材，闊寬的雙肩，近了，他站在我的面前，我抬頭望着他神祕的眸子，沒有一雙眸子比他更會傳情，微笑帶在薄而有決斷性的嘴角上，鐵般的手腕緊緊的擁抱了我，他的雙肩重重的親吻了我。

一瞬時夜是那般的綺麗，生命是多麼的可貴，我聽見他激動的心跳聲，他輕輕的在耳邊向我訴着情話，心意隨着情意陶醉，我的手足都軟了。

他輕巧的抱起我，向叢密的森林裏走去，所乘餘的最後一分理智在他熱情的目光中消去，他的青春熱力流入我的血液，他同時溶化了我刻刻欲守的處女貞潔，他露着佔有慾的目光輕輕的說：「你必需屬於我。」

我像一頭自願奉獻的羔羊在憑宰割，他將我放在樹林隱暗的一角，結實的身體壓在我的身上，我不但嗅到了男性的氣息，更嗅到了原始動物的氣息。

x x x x

夜色是無盡的綺麗生命是難言的可貴，且顯得萬分的寂靜，我似乎聽得自己輕輕的喘息聲。和他的心跳聲，他將我抱到清澈冷寂的溪邊，日光傾瀉在我的臉上髮上。他輕輕撫着我頭髮，面上露着莫明的表情，口中喃喃的吟着。

「我毀了你的童貞，怨我嗎？」

我問非所答的對他說：

「難道你不滿意我的童貞？」

他困難的搖搖頭說：

「我不知怎樣能使你感到幸福和快樂。」

「愛。」我所能吐出僅有的一個字。

他點點頭在我額上輕輕的印上一吻，小心的扶起了我，我們走出了叢密的森林，在分別的時候他將一枚有着藍寶石的戒指，套在我左手的中指上，一面莊嚴的注視着我說：

「這是我去世母親給我的，我曾經答應她，將這戒指給我所最真實執愛的姑娘，套上了吧！雖然不是訂婚戒，對我且有更大的意義。」說完在藍寶石用嘴吻了一下，潤濕使藍寶石外的晶瑩。

「我向你告別，他微微的彎了灣腰，回身在黑暗中消失了。

x x x x
太陽帶來媚人朝光，我感到說不出的愉快，柳絲在搖蕩。小鳥在歌唱，可不是在頌讚世界的善美我愛戀着生命，我愛戀一切。

門鈴聲的響着，她打動了我的心，預料這一位來臨的客人，定是最受歡迎的他。門開了，代替槐梧身材，是短而又小約摸十歲左右的一個

黑皮孩子。他瞪着圓圓的眼睛對我呆視了一層兒說：

「你可是G小姐？」

「正是我，你怎麼會知道。」

那過路客說：「G小姐有烏黑的長髮，烏黑的眼珠」所以我知道一定是你。」孩子得意的說着。

「可有什麼事？」我會意的問道。

那孩子吸了長長的一口氣說：

「那先生給你的，一面將一封信給我信封上是草率粗野的字跡寫着我的名字，我急急的折着信，口中便問「誰叫你送來的，是那黑高的過路客嗎？」

他點點頭。

信上寫的是，——

姑娘：

你是純潔無邪的聖處女，我很懺悔昨晚毀了你高貴的姑娘，憑着這流浪人的一雙手，定要使你幸福，快樂三年，不太長你務必等我消恕我的不辭而別，因為怕你目光使我留戀。

你永遠的僕人

我看完了信立刻便問，

「他呢？」孩子莫明其妙的反問着，

「誰？小姐」接着，「嗯，過路客他在太陽未出山前早已去了。」

「追不着？」

「追不着，」他一面搖搖頭一面似煙般的溜去了，

我無力的依着門框，心中空洞洞的目前一片依稀的白霧，彷彿宇宙間褪去了固有的色彩。

三年像在邊疆的喜瑪拉雅山一般，有怎麼雄壯的一座山，但是遠遠的，有怎麼可愛的一天，但是遙遙的，疲乏待安息的

身心，可能走完這旅程？

看天，秋天，秋天春天，二年，三年，三年，二年，整整的十年。

我的眼珠漸漸的變得昏沉，面容失去青春的滋潤，白髮似擦爛之花在我頭上開，心一天天衰老了。生命對我已失去了留戀；我願將我雙手來毀滅我自己，但是我不甘心，我尚有熱烈的冀望，冀望你再來的一天。

你來，你來，快來，趁我青春戀火尚未熄滅的時，我空虛，我須要你東填滿我的空虛……在我生命告終熄之前，你再來一次，僅僅一次，讓我含笑離世。一切的一切我都不要，我要的是你鐵般的手腕，熱情神祕的眸子。

春天，秋天，秋天，春天，二年，三年，三年，二年，又是十年，我奇怪我為什麼仍舊活着，是在冀望中生活嗎？不，雖然藍寶石依舊晶瑩如昔，而我的心且似黃昏的夕暮，灰黯疲乏生命的旅程對我太長了，太長了。死神為什麼不向我伸手？

近年來我心境似乎平靜得多，於其說平靜不如說麻木，似久久不波的枯井，我怕回憶，青春的某一天，所以讓事情來佔有一天的時間，每天在附近的小學校教書，五時後在本地的地方牢獄義務教囚犯們書。

我所教的，大都是無期徒刑和死刑的囚犯，共有五男二女，一人關一間，每扇門上有着小小的窗洞，裝着鐵柵，在鐵柵後面的每一個頭就是我的學生，女的是蓬頭散髮，男的長長的鬚髮，在昏黑的牢獄中，我辨不清他（她）們的面目，一個個似鍊獄中的魔鬼，為什麼人犯了罪，就會失去本來的面目，我疑

感？

二個無期徒刑的女犯都是犯了謀殺罪，五個男犯中三個是判無期徒刑，殺人的大盜，餘下的一個，終日喃喃自語，至於他的罪狀我至今不明白，剩下最後的一個。據說：是煤礦中的工頭，因為礦長要吞沒他三年辛動的積蓄，和礦長起爭執，自己折斷了右臂，殺死了礦長，在重重的公案下被判了死刑，他該是我最好的一個學生，因為每一次我教書時他的頭終在鐵窗中出現，所奇怪的是從來不開口。

雖然我的心情之近乎麻木，但可感激的我對於這幾個失去自由者，仍有幾分同情，當我白天在小學中教書時所感到明爽的空氣，我就更同情囚犯們永遠陰暗不見天日的的生活，世界的模樣，希望的意思，對他們無異已成了歷史上的名字，我願將僅餘的一點精力來溫暖他們的心，教他們忍受一切的困苦，因為這是犯罪的代價，另一面告訴他們肉體毀滅後，還有靈魂，雖然有時我覺得是一個綺麗的大謊，但是依舊每天分外綺麗的描摹着，綺麗的描摹常常刺痛我的心，綺麗的世界在我的生命中，就是青春時的某一天，某一天是快樂的開始，也是快樂的結束，更是終生痛苦的源流。

死在復燃的痛苦，雖然折磨着，我且更綺麗的描。

犯人們似乎被我感動了他們每天聽着，每月聽着，一月：……二月，……第十六個月的一天，當我進去時，牢獄管理者，告訴我，今後不必來，因為明天判死刑的須到A地執刑，無期徒刑亦須移往C地的大牢獄中。

我心中彷彿有點痛措，今後綺麗的誰對誰訴說？模模糊糊的不知在講些什麼，在我說出最後一聲再會回身時我聽見有一個聲音叫。

「姑娘，……」

這聲音我好似曾聽見過，很熟悉，是我二十餘年來所冀待的聲音，喚我的正是從不開口的斷臂犯人。

他說：「這是一個垂死犯人最後的要求，姑娘謝謝你一年來的盛意；讓我在你的左手吻別。」雖然是澀啞的，且是我年年渴望的聲音。

在鐵柵中我伸入了左手，嘴脣的暖氣接觸在我的指尖，我的心跳了，幾乎不能支持，右手緊緊的握住鐵柵。

「你……」喉中似乎有物梗塞着什麼也話說不出。

他放鬆了我的手說：「寬恕我忘了我，再會！」他的頭在陰暗中漸漸垂下，我縮回了手，無言的走出牢獄，外面的燈光不太亮，且非常刺目，我抬起被吻過的左手，藍寶石多了點潤濕——淚——顯得分外晶瑩，滋潤了寶石，也再度的滋潤了我的生命。

今天是暮秋的清晨，以一年來教師的資格，我被允許站在海邊向囚犯們送別，依稀的晨光使我見到他的面目，身材。

船動了，他舉起左手，似乎向我借別，似乎向我招手。船身漸漸的小了，她戴去了我生命之泉，我需要滋潤，我需要他。

海給我智慧的啓示，惟一能將我帶到他身傍，永遠依着他的是海水和白浪。

「可頌讚的海！求你先收留我，給我片刻的安息，在C城鎗聲響後，你將使我們在綺麗的靈世界中重逢。」



立興祥

綢緞·呢絨·布疋

口路南雲路京南

薦推致一醫名西中

血壓減低

標商册註



預防中風

晶藻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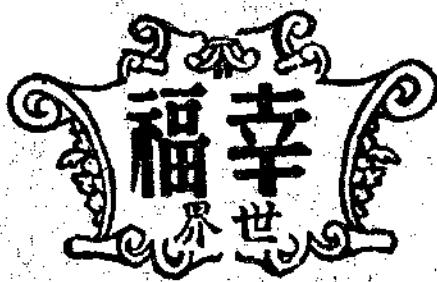
本品行銷國內外，已歷二十餘年，為預防中風，減低血壓之第一良藥，服後莫不奏效如神，一致公認為現代治療高血壓之內服特效藥也。

主治：中風（腦溢血）、口眼歪斜、言語不清、動脈硬化、血壓亢進、及半身不遂等症。國內外藥房均售。

上海佛慈藥廠出品

西藏中路三十九號

電話九〇六三一



• 期四第 • 卷二第 •

號專說小

版出日五十二月三年七十三國民華中

者輯編 •

波 汪

人 行 發
善 祿 馮
斌 羅

者 版 出

社 版 出 球 環

大淑慈路京南(區一十)海上
四三三二九話電號八二五樓

• 〇六三七號掛報電 •

九照管上新爲政經 號字發內核及奉本
六第理海聞第登中 登三警政准內中刊
號二局郵紙一記華 記〇京部登政宣已
六教政類類認郵 證八滬頌記部部星

式樣：勞倫斯式
尺度：美國制
木料：畢直不曲

賽璐珞做的「指
示推」上有細如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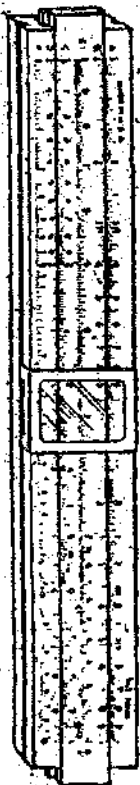
髮的線

八吋長有 A.B.C.

D.CI和尺度

施用方法，印在

背面，絕對正確。



本社代售 • 美國
算尺每把僅售六
十五萬元

• 價定 •

每冊九萬元

全年定戶「十二期」一百另
二萬元，至民國卅七年四月
十日截止。郵費在內。

• 廣告刊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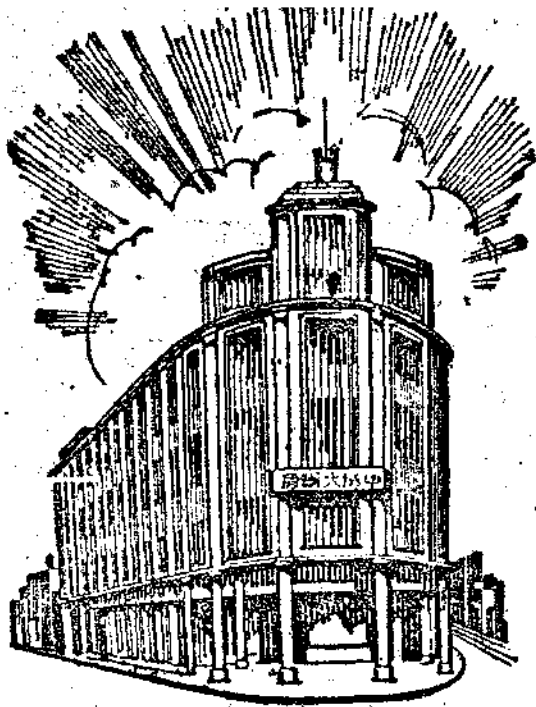
底封面一每期：四百八十萬元

普通全頁一每期：二百六十萬元

普通半頁一每期：一百四十萬元

底封裏一每期：三百八十萬元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長	總 經 理	廠 長	副 廠 長	主 任 藥 師
-------------	-------------	--------	-------------	------------------

趙 棟 華	許 曉 初	周 夢 白	沈 濟 川	吳 冠 民
-------------	-------------	-------------	-------------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一……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驗豐富。

分店分廠

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著名出品

賜爾福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康肺藥，羅威健身素，九一匹藥膏，克嗽伏，胃寧，果導，滅痛，羅威沙而，及百吉牌出品各種應用針藥化學合成劑劑，暨孩兒面等藥品化妝品不下五百餘種。

創設簡史

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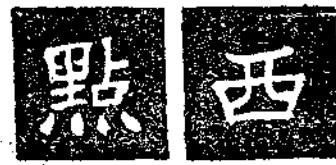
聯繫事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法油脂製造廠，中法血清菌苗廠，中華製藥公司，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發行者 四大雜誌



訂閱本刊全年「二十期」國幣
一百零二萬元另加郵費十萬



訂閱本刊全年「二十期」國幣
幣七十八萬八千元另加郵費十萬



訂閱本刊全年「二十期」國幣
幣二十七萬二千元另加郵費十萬



訂閱本刊全年「二十期」國幣
幣十六萬八千元另加郵費十萬

• 四種雜誌同時訂閱各「十二期」者，祇收國幣二百八十萬元。另加郵費四十萬。

西點
介紹西方文化
灌輸國際知識

電影
最新中外影訊
巨型電影畫報

優待長期訂閱；續收
基本定戶一萬戶！
辦法與眾不同

幸福
生活知識
家庭趣味
理想月刊

藍皮書
內容神祕
故事驚險
刺激離奇

地址 上海南京路(11) 慈淑大樓五二八號
電話 九三三二四號
電報掛號 七三〇六號

上項訂閱價格至國民三十三年七月十日截止以郵戳為憑